

香港男同志社群的 **ChemSex** 行為研究

目錄

引言	3
文獻回顧	4
研究目的	5
研究方法	6
研究結果(問卷調查)	6
1. 基本資料	6
2. 參與 CF 的原因	6
3. CF 途徑和對象	7
4. 用藥情況	7
5. CF 過程中的高危行為	7
6. CF 出現的後遺症	7
7. CF 成癮、戒除或減少	8
8. CF 男同志對於 CF 行為的看法	8
9. 非 CF 受訪者和只曾用芳香劑的受訪者對於 CF 行為的看法	8
研究結果(深入訪談)	9
1. 受訪者初次接觸 CF 的原因和反應	9
2. 持續進行 CF 下受訪者面對的不同處境	14
3. CF 為受訪者所帶來的快感(得)與風險(失)	20
4. 受訪者對 CF 與 HIV 關係的看法	33
5. 受訪者對 CF 的(用藥)控制和戒除	36
6. 受訪者在非政府團體的服務使用	48
7. 受訪者對現時禁毒宣傳的看法	57
8. 受訪者對同志、濫藥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三重身分的看法	59
總結及政策建議	61
附件一：深入訪談問題大綱(只有英文版)	69
附件二：15 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72
附件三：研究結果(問卷調查)(詳細數據圖表)	
參考書目	

引言

全球各地的研究均指出藥物使用是愛滋病病毒(HIV)感染的主要傳播途徑，當中男男性接觸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other men, MSM)是屬於高風險社群。在美國、澳洲、英國、非洲和西歐等出現派對藥物(party drugs)的地方，藥物使用和 HIV 感染在 MSM 社群中呈現一定程度的關係(Stockman and Strathdee 2010)。

在香港，男同志社群使用藥物是近年新興的現象。雖然部分男同志早於 1990 年代末期已經參與以異性戀為主的大型狂野跳舞派對，但直至 2000 年初期以男同志主打的狂野跳舞派對才正式出現。與前者的發展相類似，由於政府部門和警方大力打擊毒品和掃蕩用藥場所，男同志派對在 2000 年代中期轉趨地下化和私人化，亦在這時期衍生與跳舞形式不同的 Chem Fun (Chem 是指 Chemicals，即毒品；Fun 是指性愛玩樂)，即將性與毒品連在一起。他們主要在家裡或酒店舉行私人的 Chem Fun 派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有別於過往酒吧、的士高或桑拿的同志用藥空間(Chem Fun Space, CF 空間)，而在藥物使用上亦出現重要不同時期的轉變，如在 2000 年中至 2010 年，男同志主要使用的藥物是搖頭丸(Ecstasy, 俗稱 E、E 仔或糖)、氯安酮(Ketamine, 俗稱 K 或 K 仔)、勃起功能障礙藥物(Viagra, 俗稱 V 或偉哥)和芳香劑(Poppers), 統稱 EKVP Fun，但在 2010 年開始，安非他命或冰毒(Crystal Methamphetamine, 俗稱 Ice 或冰)和 G 水(Gamma-Hydroxybutyric Acid, GHB, 俗稱迷姦水或 G)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搖頭丸和氯安酮成為主要 CF 藥物(Lau 2014)。

根據衛生署轄下衛生防護中心的 2016 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男男性接觸者，有 10.7%的受訪者(總共訪問了 1989 名 MSM)在過去六個月在發生性行為以前或正在進行期間使用藥物，最常見(62.3%)的是芳香劑(poppers)，其次為勃起功能障礙藥物(47.6%)及冰毒(32.5%)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7)。香港小童群益會在 2015 年所進行的研究也顯示 21%的年輕男同志曾經在過去六個月內受到朋友邀請在性行為過程中使用藥物。此外，不同機構的研究報告均指出 MSM 社群中的藥物使用比率為 9.4%至 30%不等，MSM 的藥物使用者成為高風險群體(AIDS Concern, Healthy LGBT Community Project (BGCA), Project HERO—MSM Support Service (HKCS) and SACH-IV Project (TWGHs) 2017)。Lau (2015)亦在香港年輕男男性接觸者感染愛滋病病毒後的生活質素研究報告中說明多種藥物使用(polydrug use)的情況在年輕男同志愛滋病感染者的社群並不罕見。

事實上，進行 CF 行為的男同志成為遊走於濫用藥物和社會衛生框架下的「新型」藥物使用者，有別於早期以工人階級為主的男性海洛英吸食者和後期年輕異性戀者的軟性毒品使用。對於男同志而言，精神藥物使用的動機和情況與性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而由於在 CF 空間裡有較多機會發生不安全性行為，故他們較非

CF 男同志承受更高風險(Xu et al. 2014)。自 2004 年起，MSM 的 HIV 感染情況有上升趨勢，由該年新呈報個案的 24% 升至 2014 年的 57%，增幅較異性性接觸的傳播途徑為高(由 2004 年的 42% 至 2014 年的 20%)¹。在 2016 年，MSM 的 HIV 感染者佔總呈報個案的 60%，當中 30 歲以下的在 2012 至 2016 年期間由 24% 增至 43%，有關部門並估計全港 MSM 中有 5.86% 是 HIV 感染者，而 MSM 將佔 2021 年的所有新增個案中的 74% (Advisory Council on AIDS 2017)。

就著上述情況，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個「新型」的高風險群體？尤其是在現存的禁毒政策和愛滋病政策下，他們似乎是處於這兩項政策的盲點，故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的方法，嘗試向政府相關部門和非政府團體提出政策、社會服務和個人三個層次的建議。

文獻回顧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人等性少數(特別是 MSM 社群)與藥物使用的關連性在全球學術界已有廣泛討論，而在主流的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和流行病學(epidemiology)的研究框架外，社會科學界別傾向將整個分析置於社會政治的脈絡之中，而以文化觀點(cultural perspective)的角度去探討 MSM 社群中的用藥行為。Patterson and Wolf (2010)指出針對 MSM 社群的濫藥和愛滋病防治計劃大多以個體化的治療模式為主，而忽略社會文化等對他們可能影響甚大的背景因素。Green and Halkitis (2006)也主張脫離公共衛生觀點以研究 MSM 社群使用冰毒的重要性，認為可由個人面向轉為將重點放於大社會環境之中。事實上，社會及歷史文化的探究有助我們了解藥物使用模式的轉變和思考禁毒的策略，從而使公共衛生在濫藥處理方面得到啟發(Braine et al. 2011)。

現時全球已有不少研究嘗試以社會文化角度去研究用藥行為，有些指出男同志對藥物的使用和理解均與其他群體有所不同，出現一種用藥的獨特性，故必需以男同志次文化的角度去審視其用藥行為。Green (2003)認為都市男同志以「性」作為社交聯繫(urban gay sexual sociality)使他們希望透過藥物來提升性表現，因而營造一個藥物與性的社交空間。Green and Halkitis (2006)也提到男同志和男雙性戀者是策略性地使用毒品來建立社交中的性和增強性快感，從而指出用性來建立社交生活的同志次文化。不過，這種關係很可能讓男同志置身於藥物成癮和 HIV 感染的風險。因此，男同志次文化的理解對於研究 MSM 社群日益流行的用藥行為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身體(性)快感的重視、性與愛的模糊界線、同性戀關係中的信任問題和對開放性關係的看法等。

另外一些研究著眼於同志空間的運用方面。它們指出男同志社群的藥物使用構成

¹ http://www.info.gov.hk/aids/english/surveillance/sur_archives.htm

一個獨特非常的「男同志空間」，例如性愛跳舞派對(circuit party)、性愛派對、男同志夜總會，以及狂野跳舞派對等(Halkitis, Parsons, and Stirratt 2001)。性愛跳舞派對是英國和美國等地年度大型的狂野派對活動，圍繞著音樂、勁舞、毒品和性愛(Westhaver 2005)，為男同志提供一個彼此互相認識和享受性愛與毒品帶來感官刺激的社交歡愉空間(Maxwell 2005:1211)。至於性愛派對就是相對規模較少的空間，而以吸毒和持續性愛為主(Hurley and Prestage 2009)。此外，男同志夜總會、同志狂野跳舞派對和私人住所等也成為男同志用藥、結識朋友和發生性關係的平台(Slavin 2004; Klitzman 2006; Boeri, Sterk, and Elifson 2004)。Lau (2014)對於香港男同志 CF 空間的用藥和性愛現象提供了一個豐富詳盡的分析，認為 CF 空間是早期同志狂野派對的延伸，讓男同志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同性之「性」、「愛」和「社交」空間，體現不同的男同志次文化用途(subcultural uses)，例如感官轉變的自我決定、性幻想的自我實現、身體界限和性角色的自我發現、壓力的自我治療、自我存在感和自我學習等，因此 CF 並不只是一個純粹性愛與毒品的空間。以上這些討論為我們建議有效針對香港男同志用藥行為的防治計劃或緩害策略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除了上述社會文化脈絡和空間的分析外，其他研究亦有討論男同志社群和個體對藥物使用的反應。例如 Kubicek et al. (2007)闡釋男同志社群用藥與否的思考過程，以及其用藥的態度、觀念、動機、慾望、意義、後果和模式等(Maxwell 2005; Sterk, Theall, and Elifson 2006; Kubicek et al. 2007; Moore and Measham 2008; O'Byrne 2011)。Westhaver (2005, 2006)進一步指出這些追求(性)快感的男同志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透過藥物使用以達至自我肯定和自我充權。除了快感的運用之外，Lau (2014)也討論男同志如何面對因 CF 帶來的健康、日常生活、道德和法律風險。由此可見，「快感與風險」(pleasure and risk)是男同志用藥過程中非常重要的體驗，為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服務提供者制訂針對男同志 CF 的策略帶來重要啟示。

研究目的

1. 將香港男同志社群用藥行為的討論置於一個較為宏觀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脈絡。
2. 將香港男同志社群的用藥行為理解為獨特的男同志次文化。
3. 將香港男同志社群的用藥行為連結到一個獨特的男同志空間。
4. 審視香港男同志社群在藥物使用的看法。
5. 探討香港男同志社群的用藥原因、動機、態度、觀念、模式、快感、風險因素、保護性因素和後果。
6. 提供針對香港男同志社群用藥行為的政策建議予政府相關部門和非政府團體的服務提供者。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量性研究中的問卷調查和質性研究中的深入訪談兩大方法，前者呈現不同背景的男同志在用藥方面的一般情況和看法，後者分析 15 位男同志在 CF 行為的心路歷程。

在問卷調查方面，我們以網上形式蒐集了 340 份問卷²，日期介乎 2017 年 2 月至 12 月，題目包括男男性接觸者參與 CF 的原因、CF 模式(例如年期、藥物種類、頻密程度、對象等)、CF 帶來的身體和精神影響、因 CF 而尋求協助的取態，以及對 CF 的整體看法等。

在深入訪談方面，我們以面對面傾談的形式(會面進行兩小時至三小時不等)訪問了 15 位 CF 男男性接觸者(其中一位是男雙性戀者)，日期介乎 2017 年 4 月至 8 月，受訪者來自香港小童群益會和研究人員的網絡，訪問地點為香港小童群益會位於鑽石山的會址和香港大學。受訪者於事前得悉研究的目的，並且簽署了訪問同意書，明白所搜集得來的資料只會作研究用途，並會保密處理。整個傾談過程為錄音訪問，之後將其編成文字檔案以作進一步的分析。訪問內容涉及 CF 男同志初次用藥或接觸 CF 的經驗、持續 CF 所面對的不同處境、CF 帶來的快感與風險、CF 與 HIV 的關係、CF 的(用藥)控制和戒除、在非政府團體使用服務的評價、戒毒宣傳的意見，以及他們對身分(男同志、藥物使用者和 HIV 感染者)與人生的整體看法，訪談大綱可以參考附件一(只有英文版)。另本報告所提及的 CF 男男性接觸者均為化名，以保障其私隱，他們的基本資料可以參考附件二。

研究結果(問卷調查)(詳細數據圖表可以參考附件三)

1. 基本資料(Q2, Q3, Q9, Q10)

是次網上調查共收回 340 份問卷，主要年齡分佈為 21-25 歲(34.12%)、16-20 歲(22.06%)、26-30 歲(16.18%)和 30-35 歲(14.71%)，當中 323 人(95%)曾發生過男男同性性行為，而其中的 55 人(17.03%)有 CF 的經驗(當中 32 人[58.18%]的首次接觸年齡介乎 16-25 歲，而在三年前或以上開始 CF 的有 34 人[61.82%])。

2. 參與 CF 的原因(Q26)

受訪者認為自己參與 CF 的原因主要與性有關，例如提升性快感(74.55%)和加

² <https://zh.surveymonkey.com/r/memberhealth>

強性能力(52.73%)，其次是一些心理因素，例如減壓(40%)、好奇(38.18%)和
解悶(30.91%)，最後是社交方面，例如找尋伴侶(10.91%)和認識朋友(9.09%)，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受訪者已視 CF 為一種習慣(23.64%)。

3. CF 途徑和對象(Q15，Q16)

受訪者最常尋找 CF 的途徑是透過同志手機交友程式如 Grindr、Manhunt 和
Hornet (72.73%)，其次為受朋友或別人邀請(45.45%)，第三為自己主動邀請朋
友或性伴侶(27.27%)，也有少部分是在同志桑拿(12.73%)尋找 CF。在對象方
面，大部分都是新的性伴侶或非穩定性伴侶(67.27%)，其次是穩定性伴侶
(50.91%)，第三是在性派對中認識(49.09%)，而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受訪者會
在有性慾時(如看色情片自慰)獨自使用藥物(29.09%)，甚至可以是跟性完全無
關(10.91%)。

4. 用藥情況(Q11，Q12，Q17)

受訪者最常透過朋友或性伴侶(83.64%)得到藥物，其次是自行跟毒品拆家購
買(29.09%)，第三是來自 CF 性派對(18.18%)；在 CF 的過程中，最常使用的
首四種藥物依次為冰毒(60%)、偉哥(54.55%)、Poppers (52.73%)和 G 水
(49.09%)；而在進行 CF 頻率方面，54.55%為少於一個月一次，20%為一個月
一至兩次，10.91%為多於一個月四次，7.27%為一個月一至兩次，另外 7.27%
已經戒除 CF 習慣。

5. CF 過程中的高危行為(Q18，Q19)

50.91%的受訪者在 CF 過程中通常不會(少於 25%)使用安全套進行肛交，
23.64%是一半半或多數不會(25%-75%)使用安全套，只有 23.64%通常會(超過
75%)使用安全套；而在 CF 過程中注射毒品(slamming)的情況方面，56.36%
的受訪者從未自行或目睹其他人注射毒品，29.09%從未自行但曾目睹其他人
注射毒品，最後有 14.55%曾經注射毒品。

6. CF 出現的後遺症(Q20)

受訪者因 CF 而出現的後遺症依次為：首三項是食慾不振(63.64%)、失眠
(52.73%)和記憶力或判斷力衰退(50.91%)；接著是抑鬱或情緒波動(47.27%)、
容易煩躁(47.27%)和嘔心或嘔吐(42.27%)；最後是昏睡(43.64%)、說話含糊
(40%)、脫水(38.18%)和患上性病(32.7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分別約有三成
(29.09%)感染 HIV 和出現幻覺或幻聽的情況。

7. CF 成癮、戒除或減少(Q23, Q24, Q25)

在 CF 或毒品成癮方面，60%的受訪者自覺沒有出現成癮問題，而確定和不確定的分別有 23.64%與 16.36%；在戒除或減少 CF 方面，超過五成的受訪者是希望可以完全停止(27.27%)或減少次數或用量(25.45%)，而有 16.36%是想繼續現時的頻密程度，但亦有很少部分(7.27%)欲增加次數或用量；而當受訪者因 CF 致使身體出現問題或想戒除 CF 習慣時，他們最先考慮的是同志濫藥支援服務計劃(43.64%)，其次是一般同志服務機構(40%)，第三是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18.18%)，至於與性病和 HIV 有關的社會衛生科(10.91%)和愛滋病機構(7.27%)則較少人選擇，另外有 36.36%是不打算向任何單位或機構求助。

8. CF 男同志對於 CF 行為的看法(Q28)

綜合十一項 CF 受訪者的選擇，得出他們以下五個方面的看法：第一、(性)快感方面，高達 81.13%同意或非常同意 CF 帶給他們一種愉快的感覺，並且有 30.19%同意或非常同意在沒有毒品的情況下便已沒法享受性愛；第二、行為方面，超過五成(54.72%)同意或非常同意 CF 時不會使用安全套，而有 64.15%承認自己在 CF 時會做出一些平日不會做的事(例如性愉虐，BDSM)；第三、控制方面，大約七成(69.81)知道自己如何避免過量服用藥物和自覺有能力控制每次 CF 使用毒品的份量及次數；第四、影響方面，超過六成同意或非常同意毒品對自身的生活構成負面影響(64.16%)，包括因為濫用藥物而感到內疚(60.38%)，以及持續 CF 會對工作或學業有麻煩(66.04%)；第五、求助方面，約有五成(52.83%)同意或非常同意當需要一些有關 CF 的專業意見時，自己會知道去那裡求助，但同時亦有接近七成(66.04%)同意或非常同意同志社群的 CF 資訊不足。

9. 非 CF 受訪者和只曾用芳香劑的受訪者對於 CF 行為的看法(Q29, Q30)

綜合十一項非 CF 受訪者和只曾用芳香劑的受訪者之選擇，得出他們以下四個方面的看法：第一、普遍程度，大約四成(40.1%)同意或非常同意 CF 在男同志社群是一個很普遍的情況，41.59%指出自己曾被朋友或在同志交友程式被邀請 CF，並且有接近三成(28.5%)知道朋友有 CF 的習慣；第二、負面影響，他們大部分認同 CF 會帶來害處，例如接近七成(67.63%)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偶爾的 CF 不會對身心構成不良影響，73.43%同意或非常同意 CF 會使工作或學業出現麻煩，86.47%同意或非常同意吸食冰毒會導致冰瘡等皮膚病，

88.88%同意或非常同意吸食某些毒品會導致精神錯亂，甚至精神病；第三、自我控制，少於兩成(15.94%)同意或非常同意自己可以好好控制 CF；第四、求助資訊，不足五成(46.86%)同意或非常同意當需要一些有關 CF 的專業意見時，自己會知道去那裡求助，並且接近七成(68.6%)覺得同志社群的 CF 資訊不足。

研究結果(深入訪談)

1. 受訪者初次接觸 CF 的原因和反應

1.1 部分受訪者在正式接觸 CF 之前其實已有一些用藥經驗，當中最為普遍的是因為早期(大約在 2000 年中)參與狂野跳舞派對而初次接觸如搖頭丸和氯安酮等的軟性毒品，他們表示這些同志「party」都只是在跳舞期間用藥，而與性行為未必有連帶關係。

「因為啲朋友帶我去 disco，咁個陣時真係為咗跳舞消遣，就同 fun 冇關...take 咗 E 仔...仲有 K 仔，索 K。」

(Stephen, 35 歲)

「其實第一次接觸應該係去 party...純粹跳舞...之後冇話攞嘢...take 咗 E...好奇囉...我同啲 friend 一齊去 party，你可以當係好奇或者 social activity，咁始終我個陣時啱啱入呢個 circle，好多嘢都好奇，都會想去睇下係乜嘢事。」

(Cyrus, 31 歲)

1.2 普遍受訪者在正式接觸 CF 之前均對毒品沒有深入了解，只是從學校、政府廣告、互聯網和朋友之間聽聞過相關名字，故基本上對毒品的藥性和用藥後的反應並無太多認識。不過由於 Issac 曾經在戒毒機構工作過，以及 Cyrus 自行到網上找尋相關的資訊，故他們兩人算是對毒品有一點認識。

「因為好耐之前係戒毒機構做...但係純粹做啲 operation，做文職呀，到後期又會幫手帶啲活動...咁聽啲啲過來人講，又會認識多啲...以前就係白粉，海洛英之類，而家就軟性毒品多啲...咁對軟性毒品就真係唔係咁熟悉。」

(Issac, 35 歲)

「其實睇電視會有政府 information 彈出黎...咁另外其實自己都會睇相關嘅資料...所以其實對於依樣野都有一個概念先至去試囉...好 informative 嫁喎，即係個樣嘢可能有啲乜嘢 effect 或者有啲乜嘢要注意...可能係 Wikipedia 度睇啊。」

(Cyrus, 31 歲)

至於在青少年時期已從家庭和學校接受有關毒品禍害教育的 Clement 和 Ivan，就更加一直認為毒品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最終會與毒品沾上關係。

「開頭自己有啲憎的人去 take 野...我嗰陣時自己叫做抗拒既...可能受屋企人影響掛，即係屋企人由細到大灌輸既都係話你讀唔成書唔緊要但唔好掂毒品嗰啲囉。」

(Clement, 34 歲)

「其實以前嘅認識就學校講嗰啲囉...淨係知道 fing(搖)頭丸啊，冰啊...大麻呀...其實學校都係講座形式，話有邊幾類呀咁樣...有啲相...跟住講下有啲乜嘢害處...其實嗰陣時個諗法係好似同自己完全唔關事，自己一定有機會試...因為嗰陣時諗就應該有乜機會喺我生命中認識到呢啲人。」

(Ivan, 24 歲)

1.3 受訪者初次接觸 CF 的普遍成因有三：CF 在男同志手機交友程式(gay smartphone apps 如 Grindr、Jack'd 等)中被廣傳、心態使然如好奇心和及時行樂，以及面對工作、財政、家庭和戀愛等負面壓力因素，但我們不應獨立看待這三大成因，它們彼此是互相扣連的。

1.3.1 近年不少香港男同志使用手機交友程式來認識朋友和找尋性伴侶，這些程式成為一個既方便又快捷的平台讓他們互相邀約 CF，一些 CF 的字眼例如 high fun、wild fun、bbcf (bareback CF，即在 CF 中進行無套肛交)、玩 hi，甚至✳️🍷🍷等圖案均會經常出現在他們的帳戶，手機程式開啟了男同志認識 CF 的大門。

「其實都係 apps 呀搵 sex...咁機緣巧合個人又覺得 ok 啲...佢提出要 chem fun...開頭我都抗拒嘅...佢就話通過吸食一啲毒品跟住之後會有性行為...開頭我都問佢 CF 係乜嘢嚟添！我都抗拒嘅，跟住佢話你未試過你點知，同埋嗰陣時又覺得個個人又幾 ok 啲...佢又提供埋(chem)咁樣...好機緣巧合就去咗...佢話用偉哥，用冰咁樣...咁我就話冰就唔試啦...開頭我都拒絕佢嘅，後尾知係毒品囉...咁冰點樣用係 chem fun 嗰度，或者點樣有助於 chem fun，咁真係唔知嘅...就純粹知道話 take 咗之後就會 high 啲，high 啲之後個 sex 就會更加精彩。」

(Issac, 35 歲)

「apps 有人問我要唔要試下...一係 Grindr 一係 Jack'd...just for fun 咁樣囉，大概知道有一樣咁嘢(CF)，但冇深入了解過...嗰陣時只係知道有人會吸食毒品跟住性行為獲得快感，就會 high 啲...嗰陣時佢有問過我有冇試過玩 chem fun...佢有問我要唔要試下，我就話試下啦...或者可能講左 VIPG 咁但係我當其時唔知係咩意思，我嗰陣時應該唔係咁清楚就快快手手就上左去...跟住好似叫我除左件衫呀，教我點食呀，食完就叫我沖涼，跟住正常磨合呀，熱下身嗰啲囉...佢叫我吸就吸，叫我停就停，叫我呼就呼。」

- 1.3.2 部分受訪者雖然對毒品已有負面的認知，但 Calvin 和 Michael 在強烈的好奇心驅使和信任對方的情況下(甚至認為對方絕不會無顧加害自己)，他們仍然不理後果而願意一試，終走向 CF 生涯的第一步。至於 Stephen 就更加抱著及時行樂的心態，認為應該趁自己還算年輕時盡量嘗試不同的事，否則到年老時便難以成功找到對象。

「嗰個情況就係一對一既場合...係佢個住所裡面...將會發生性行為...咁就係佢既廁所裡面呢發現左一個冰壺，嗰陣時我就唔知係咩黎，咁就係好奇心驅使下呢就想嘗試下...好危險架呢樣野，有好多既標籤係毒品上面...但係同時我都好好奇究竟係咩黎呢，即係香港教育下都話係唔好，咁同時都驅使左一個好奇心...好強烈...咁就想去嘗試一下個感覺究竟係點樣...我好奇問佢係咩黎...跟住佢係咁話唔係咁想我去食嘅...但跟住之後都係食啦。」

(Calvin, 25 歲)

「我問佢 what is chem fun，佢就話用一啲 chemistry 既嘢...但係佢又唔詳細講話即係其實用咩野，佢就叫你過嚟就會知啦...之前我覺得呢樣野同我好遙遠，我覺得唔會有機會接觸佢，唔覺得係身邊咁近...我有諗過自己會接觸囉...之後我就好好奇上左佢屋企，睇下係咩黎...我覺得我想見識下睇下係咩嘢黎...咁之後就拎左個玻璃既野出嚟，我唔知係咩黎既...佢就做左一次比我睇...我心諗都唔知咩，好似吸煙咁，咁我跟住吸既啫...我知我係好奇心害死貓嗰啲嘅...因為我對於新奇嘢我會想知囉，知道咗之後就會有個安全感...或者想深入了解呢個圈，或者我驚比呢個圈淘汰...[點解你咁快相信嗰個人?]因為我心諗如果嗰個人想害你嘅話，佢唔會喺佢屋企殺死你囉...咁嗰陣亦都係好幼稚啦代表我自己...為左嘗試一啲嘢而用自己嘅身體去嘗試嗰種感覺，嗰陣時有諗過自己個身體會唔會承受唔到啊，呢啲冇考慮架。」

(Michael, 27 歲)

「因為嗰陣時諗住人生咩都試下，同埋我會覺得自己老左跟住又死唔去既話，咁就都係喺度獻世...當你六十幾歲嘅時候，唔通你仲會用 Grindr 同啲嘢傾計咩，唔通你用假相約咗人出嚟見到真人係一個老人家嘅時候，咁即係等於你去約人嘅時候，你會唔會想嗰個人係用假相跟住係一個老嘅人出現呀？唔會嫁嘛...因為已經 foresee 左...[想趁後生及時行樂?]係喇。」

(Stephen, 35 歲)

- 1.3.3 至於在負面壓力因素方面，受訪者均希望透過 CF 來讓他們逃避現實，務求在過程中得到心靈和肉體的釋放，暫時忘記一切煩惱。Keith 提到自己在 2015 年時因為在財困壓力下，希望藉著 CF 來舒

緩壓力，但他事後亦很清楚這個方法是於事無補，藥力過後負面情緒只會進一步擴大。此外，戀愛在男同志世界裡是很重要的一環，部分受訪者是因為失戀(例如 George 和 Hugo 分別想利用 CF 來麻醉和刺激一下自己)，或者是因為希望找尋男朋友(例如 Angus 以為可以與對方發展關係，但在誤以為冰壺是用來吸水煙的情況下嘗試了第一口冰毒；Calvin 則期望 CF 的空間可以找到另一半)而初嘗或主動找尋 CF，而 Unicorn 就更加為了向一直有用藥習慣的男朋友證明毒品並非如他所形容般很「好玩」而主動接觸 CF。

「去到 2015 年...嗰輪心情好差，好大壓力既時候，就會好想試下 chem fun 係啲咩野黎，聽聞話可以舒緩壓力，或者心情唔好既時候可以試下，咁跟住就去搵，我當時時又有班人出現係我身邊係玩呢啲，咁佢問試唔試，咁我話好呀好呀，試下啦...咁就因為佢地有地方就 join 佢玩...其實我係完全冇興趣去玩呀，因為我覺得係普通野...2015 年既時候個壓力太大，有人叫我玩就去囉...嗰陣時識落既朋友不斷問我借錢，我亦都要幫佢手周圍借...自己個債項好高既時候，佢又有還返錢俾我...我就完全爆煲，想死呀...就要搵地方去發洩...就想試下...但當我用完之後...你問我係咪好舒緩壓力呢？我話比你聽係唔得，真係唔可能係舒緩壓力既作用，你玩嗰刻係開心，但當你玩完之後，你所有唔好既精神狀態就會走出黎...你劫既時候問題就會走出黎...你既忐忑會出現...你啲唔好既情緒會再次浮現...更加大既時候你會頂唔順。」

(Keith, 40 歲)

「因為網上面好多人都講，點都有心思思想試嘅，咁我又啱啱同個 ex 散咗，所以有少少呢啲心態諗住畀個藉口自己試下一啲未試過嘅嘢，[咁你同個 ex 拍左幾耐呀？]七年，[咁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嗎？]係呀，[咁你覺得有啲唔開心？]當然有嘅，變咗有少少嗰刻想麻醉自己又或者叫做想試下一啲自己未試過嘅嘢，咁樣就開始左囉。」

(George, 32 歲)

「有一次係分手，好唔開心，所以就想搵啲嘢刺激下自己...嗰時我好唔開心，跟住食煙啦，飲酒啦，都已經解決唔到我既問題，我想令到自己開心啲囉，想搵啲嘢刺激下自己...我已經有咩希望再拍拖架啦，同呢個人之前已經係咁諗...總之就有希望啦...希望有返呢個希望啦，所以(佢)俾好多信心我，點知原來到頭來都唔係咁樣，[你兩個拍咗幾耐呀？]識咗半年囉嗰陣時，不過拍拖就係三個月到啦...我未玩 CF 之前呢，我係唔知道原來玩 CF 係要玩 BB(無套肛交)，咁但係我既意識仍然好強，所以我制止咗佢囉...不過佢好似想有啲夾硬咁樣，我覺得好委屈，跟住我就諗返起同我 ex 分手嗰啲片段，我就喊左出嚟，跟住佢就唔敢再掂我，跟住佢就瞓咗覺，我就喺佢隔離抖氣抖得好辛苦同好 horny。」

(Hugo, 25 歲)

「我係透過手機 apps 去諗住識呢個圈既朋友或者搵 partner，無意中識到一個人

就係玩呢啲野...[佢喺 Grindr 傾都係用朋友形式？完全冇話要搞野？]係呀，純粹諗住可以發展下，見過兩三次之後先邀請我上佢屋企，我諗住有機會發展就發展，都係呢啲心態...咁自己對佢有好感既，所以就上左去佢屋企...佢初初就擺啲 ice 黎食，我唔知咩黎，我以為係水煙，之後佢話試下...試完第一次，我自己感覺有 feel 既...咁你自然既感覺係有 feel 咁自然會有第二第三次，佢之後叫我去都開始有繼續食，開始同佢有 chem fun...初初就有咁密既，但後期就差唔多一個星期兩三日上去佢度。」

(Angus, 26 歲)

「Chem fun 會唔會搵到另一半呢...因為以前好渴望戀愛...但係一直都搵唔到，不如轉下場地會唔會有機會呢...[你曾經諗過 chem fun 呢個空間裡面搵 lover?]係呀...曾經嫁...但冇成功過，曖昧過囉...同啲有拍拖既人曖昧過囉。」

(Calvin, 25 歲)

「點解佢(男朋友)會叫我試(搖頭丸)呢，其實係一個鬥氣，[嗰種鬥氣係咪證明俾佢睇我試左係冇反應？]係呀，或者試左，我都唔會好似佢咁...亦都有顯示出我會失控，失理智咁，我亦都好如常咁...唔係佢 expect 想見到嘅野囉...[咁之後邊一次開始覺得有料到呢？]我諗兩、三次之後啦，因為第一次其實係撩起左一個好奇心嘅...因為反而我會覺得，點解我會冇嗰種感覺嘅，其實係撩左我自己嘅好奇心出黎，所以咪再試囉之後都有。」

(Unicorn, 39 歲)

1.4 受訪者在初次接觸 CF 的過程中大致上會呈現四種不同的反應：一、就如 Bosco 般認為完全沒有任何亢奮(high)和性慾(horny)的感覺；二、就如 Hugo 般出現身體不適的症狀；三、就如 Issac 般能夠享受到 CF 帶來的性快感，但隨之而來也會有些愧疚的感覺；四、就如 Keith 般進入極端沉迷的狀態，最後身體承受不了長時間玩樂和藥物過量帶來的反應。但不約而同的是這些反應都不會令他們對 CF 卻步，部分受訪者會由於受到朋友邀請、遇到合適的對象(如對方條件不俗)、精神和身體回復「正常」狀態、希望可以「正式」享受 CF 的樂趣，以及再嘗 CF 帶來的性快感等原因而再次接觸 CF。

「三四口(ice)咋個陣時...又唔係話好大感覺，咁佢教話唔駛 take 咁多，其實吸三四口，有個 feel，係舒暢既，咁就 ok...嗰陣時我又唔覺有咩大分別...咁我覺得會唔會只係自己心理作用呢...又有話好想，唔會突然間對性需求大咗，又或者唔會突然間好興奮，無呢啲感覺...唔 high...其實只係覺得幾清醒下囉，唔係話好 horny 囉...咁因為嗰陣時我自己又要花時間去清潔，而個一仔又唔係好表現咩，即係一直都硬唔起，咁變咗無個 mood 呀...之後時間到我走，返到屋企，夜晚都瞓得著，我又唔係冇胃口...有啲傳聞中既副作用，好似有出現過咁。」

(Bosco, 27 歲)

「其實我嗰日好辛苦囉，我係用完(ice 同 G 水)之後呢，可能身體唔係好適應，跟住我手腳都好麻痺，成塊面都好似腫晒，跟住我起碼一個禮拜先消腫...我返到屋企好眼瞓，瞓死咗...總之離開酒店之後就有咁 horny，就開始情緒有啲負面，[有啲咩負面情緒出現?]可能覺得唔係咁如意，唔係咁好咁樣囉，可能嗰啲腦分泌唔同咗...食咗啲藥就即刻瞓到，瞓醒都係要返工，但係瞓咗好多個鐘都係好効...其實我第一次係可能用咗 G 水所以先腫囉。」

(Hugo, 25 歲)

「我不嬲對呢啲嘅反應好快...第一次就好暈，跟住又覺得好 horny...係有種好飄飄然嘅感覺...會覺得 horny 嘅...因為其實自己本身係想攞...咁就更加會有助性囉...我自己覺得開心囉...係咁屌...即係又硬...又可以係咁屌...跟住又有唔同花式...我嘅感官係真係刺激好多既...你 ice 左，就所有感官放大...同埋好快會有反應...即係好 high 好硬嘅感覺...同埋真係好持久！你平時 normal 嘅可能一入郁幾嘢已經高潮啦射精啦...但係 chem fun 之後呢，真係好犀利，你去到個幾兩個鐘都未有想射精嘅感覺...即係延長左...如果你話 sex 嘅程度來講係 ok 嘅...但係自己個心係內疚嘅，因為之前都係戒毒機構做過，知道呢啲嘢係唔啱，唔應該掂...但係因為我要 sex，咁所以就掂左...其實都係唔開心。」

(Issac, 35 歲)

「成個禮拜係到玩，真係五日，返工，放工，放工換完衫，食完晚飯，又過去，跟住玩到天光就返工，成個禮拜都係到...其實我可以叫做冇乜點訓覺，因為朝早返工出門口之前我就會吸口濃啲嘅，撐住黎緊嗰三十個鐘頭...頂到放工既時候就會散晒架啦，跟住去到佢屋企又玩過，就已經唔記得左個効字，好似喪屍咁...加埋隻 G 水落去之後就飄囉手軟腳軟囉...係幾 high 既，咁加埋 ice 就完全 ok...佢地補我咪補囉...咁有一日得我同佢，take 完野佢就訓左，冇理過我，咁我就坐係到自己 horny，睇手機都係搵唔到人，係到囉囉攞唔知點好...跟住我嘔...我問點解會嘔...佢話你應該係補多左，所以反胃所以嘔...跟住我就知原來多左 G 水會反胃會嘔既...中間仲有其他人上黎一齊玩...咁嗰個禮拜就玩左咁耐...都係玩 bb chem fun，所以嗰段日子入面真係幾亂...之後我抖左兩個禮拜。」

(Keith, 40 歲)

2. 持續進行 CF 下受訪者面對的不同處境

2.1 受訪者在往後的日子都會間斷地，甚至持續地進行 CF，而在過程中均會出現一些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片段，以下整理出他們曾經面對的五個不同處境：一、因緬懷昔日的「美好」回憶而出現負面情緒；二、當 CF 牽涉愛情時的複雜性；三、CF 過後產生的種種擔心；四、CF 過程中出現的「失控」行為；五、CF 呈現人性的黑暗面。

2.1.1 Bosco 和 Michael 的故事代表著一個類似鄉愁的處境，當 CF 令他們嘗到一些之前未曾遇過的美好經歷時，他們都希望下一次 CF 所

帶來的感覺可以「更上一層樓」，但奈何這種經常緬懷過去的追求往往會使他們墮入空洞、失落和絕望之中，又或者需要吸食更高劑量的毒品才可以追回以前的感覺，這樣很容易讓他們出現負面情緒和過度用藥的情況。

「嗰陣時玩真係覺得好正，諗返起嗰啲愉快經歷之後，就去咗個非常低落既狀態，因為我諗我以後都再搵唔返咁正既人玩...嗰種感覺好絕望...好似乜嘢都淘空晒...唔係叫做傷心，而係無感覺既空洞感...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身材好好既人玩...我對呢種身材既人係無可抗拒，但最驚訝係 **take chem** 既人身材可以 **keep** 得咁完美，咁我就覺得印象最深刻...到呢刻我都仲希望搵返呢種身材既人玩，咁但係我知道其實冇咩可能，知道以自己條件，冇可能會搵返個條件唔相稱既人嚟玩。所以話點解嗰次咁開心，就係可以搵到一個條件比自己好好多既人嚟玩。」

(Bosco, 27 歲)

「我懷念嗰種好舒服嘅感覺，覺得自己好似上左天堂...雖然我唔知天堂係點...係舒服嘅感覺...好似同呢個世界合一...可能我一直以來都係追求緊返去嗰個感覺，但發覺越追只會越跌，[似乎嗰次嗰粒糖既感覺真係好勁嗎?]係呀...舒服囉，成個感覺放鬆晒...因為你越追越多嘅時候你越得唔到，個感覺係你好難先上到嗰個感覺...你第一次 **take** 嘅時候我當你可能 **take** 一啖，你已經覺得好自信，好 **talkative**，好舒服，好溫暖，可以主動咁搞，但係去到後期你就變返...唔係好得囉...即係可能八啖先開始有少少想搞，或者淨係想搞，冇咗舒服啊嗰啲感覺囉。」

(Michael, 27 歲)

2.1.2 Angus 和 George 的故事代表著當 CF 這個表面上看似是只與性和毒品有關的玩樂一旦牽涉愛情時候的複雜性。欲與對方發展成為情侶的 Angus 認為一段戀愛生活不應只有 CF，而在考慮過對方是否因為過量吸食毒品而產生猜疑的性格後，便決定終止了這段「不健康」的關係，亦使 Angus 自此不太相信 CF 可以讓他找尋愛情，而只是一個用來發洩性慾的地方。George 則提到開放性關係(open relationship)中誠實(honesty)的重要性，他不介意與男朋友邀請第三方加入一起 CF，但大前提是一定要真誠地被通知所發生的事，否則嫉妒往往成為 CF 過程中一個非常負面的情緒。

「[其實你當佢係 sex partner、lover，定咩關係呢?]我都唔知 exactly 係咩關係，幾種都有，有好似 lover，因為佢有煮野俾我食，但你話似 lover 又唔會，因為之後發展到每次只係上佢屋企玩 chem fun，初初覺得冇野，但過左一段時間你會發覺咁樣既關係唔係好掂...我發覺我地既關係純 for chem fun，發生一啲事之後，佢話我平時對佢冷淡，因為我發覺佢疑神疑鬼都幾嚴重下，佢話自己發夢見到佢死鬼阿爸...我開始同佢 lose contact，慢慢唔理佢，我發覺佢都幾嚴重，

佢試過啲擺貨既人送上黎，佢就疑神疑鬼話咩啲人報警呀，嚇親呀，咁我就走左啦，冇再同佢 contact。」

(Angus, 26 歲)

「會有 jealous...記得有一次三個人去搞嗰時我覺得係 ok 既...但當我沖緊涼嘅時候，透明玻璃嚟喇嘛...[你見到佢哋兩個人好投入咁樣?]」嗰刻我就唔 ok 啦...我就會好火啦...嗰個 friend 佢啱啱識嘅...就咁佢唔開心想上嚟傾計...我心諗點樣上嚟傾下偈呀...你唔好玩啦真係...傾計傾咗兩個零鐘...我自己都唔知喺度做乜...跟住我開始覺得喺度 waste 緊大家嘅時間...我就話不如落去買啲嘢食，當係畀大家一個緩衝嘅空間...咁我落到去嗰陣時就 send 個 message 畀我 bf 問究竟佢想點嘢? 一係我走先啦...定你想 3p 呀? 佢又唔出聲喎...咁算啦你唔出聲...點知我開門嗰一刻，佢哋喺度搞緊啎...咁嗰一下我直頭話我走先啦...佢 present 個方法懶係迂迴曲折...而唔去坦白...你話上嚟傾計，你咪上黎傾囉...我 bf 你係想玩嘅咪出聲囉...但係你唔係等我走咗落去買嘢...之後我問你 whatsapp 你係咪想 3p 呀又唔出聲...跟住我開門嗰下你兩個又咁樣...我就覺得為乜呢...如果你真係搞嘅...咁你自己兩個第二日自己租間房搞飽佢。」

(George, 32 歲)

2.1.3 Hugo 和 Calvin 的故事分別代表著兩個層面的擔心，前者在服食完搖頭丸之後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跟對方進行無套肛交，雖然過程中感覺舒服，但完事後因害怕感染 HIV 而非常後悔，在等待血液測試結果期間的三個月令他產生焦慮的情況，而服用暴露後預防性投藥(PEP)亦出現嘔吐的副作用；至於後者的擔心是認為 CF 的空間已經有所變質，部分男同志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而在過程中進行偷拍行為。

「佢話不如一齊試(E)啦，跟住佢就搵開半粒俾自己食，再跟住就餵我食...好 high 囉之後...不過佢原來好 tricky...應承咗我係用套之後，佢最後都係除咗，不過嗰時已經反抗唔到啦，因為嗰陣時冇晒力，用完 E 之後，就玩咗成晚，可能俾佢魅力吸引咗...因為我成個人都鬆晒，所以反抗唔到，同埋覺得好似幾舒服咁樣，所以就繼續囉...玩完之後就開始識後悔，雖然嗰晚係玩得好開心，但係我真係後悔咗好耐，跟住我覺得自己一定會瀨嘢，因為呢個人俾我既感覺係一個花花公子，成日都係咁樣玩，佢應該同其他人都係咁樣玩...不過嗰陣時我醒唔起要七十二小時去食啲藥，我過咗差唔多一個禮拜先去睇醫生...我食咗一個月藥，嗰個月我都唔敢再去玩，雖然我知道啲藥過咗七十二小時都有咩作用，但係我都買個希望，食好過唔食...呢一次係一個好好既教訓...雖然嗰一刻係好開心，但係自己承受既後果係，如果真係中咗既話就一世...我日日好擔心開始有啲焦慮，連份工都辭埋，匿係屋企，唔想出街，就想等三個月之後睇個結果...食咗啲藥好辛苦...更加抑鬱...之後做啲咩都釋放唔到...我淨係諗啲唔好既嘢，同埋食

完之後又想嘔，有啲副作用囉。」

(Hugo, 25 歲)

「呢個圈子有啲文化就係偷拍...尤其而家網路咁發達...嗰啲朋友喜歡比自己性愛人哋睇...既然拍得自己，下一步再追求刺激啲呢...就係偷拍自己同擺埋人嘍上去...有啲好嘅就會唔露樣...有啲賤嗰啲咪出埋樣囉...即係約埋同一間屋去玩...隔離有啲 roommate 就算佢地唔參與性愛...但係都發覺佢哋好似有偷拍咁樣...嗰啲鏡頭呀...開一啲電子儀器嘅聲...感覺人既慾望係無窮無盡...愈想做一啲刺激嘅事情呢。」

(Calvin, 25 歲)

2.1.4 Michael 和 Angus 的故事代表著 CF 過程中過量吸食毒品後所產生的幻覺，讓他們在當時出現妄想被迫害的錯誤判斷而分別引致傷害別人和自尋短見的行為。Michael 在服食過量的氯胺酮之後隨即進入一個所謂 K-hole 的狀態(K-hole 是指在特定時間內出現身體僵硬 [physical immobilization]和社會抽離 [social detachment]的情況，並且缺乏時間感和空間感，同時腦海湧現不同的幻覺)，恢復知覺後的短暫性失憶讓他頓時產生不安和恐懼，最後情緒失控而意圖襲擊對方。至於 Angus 則是因為確定 HIV 感染後情緒失落而服食過量搖頭丸，他同樣地出現妄想被迫害、恐慌和焦慮的感覺，以致有自殺的念頭，最後因害怕被人傷害而自行報警，警察亦因他身上藏有冰毒而作出拘捕。

「我自己貪心吸多啲一啲 K...暈咗接近六至七個鐘...我 feel 到自己攤左係到...我郁唔到嘅...見到嘅幻覺就係佢同另外一個人傾計，嗰個人好似俾錢佢，好似準備要強姦我...咁我就好驚...我 feel 到我開始郁到啦，咁我就掙扎囉...我就問佢你係邊個...我唔識你...我點解會喺呢度...我完全冇晒記憶，呢度係邊度黎架...我真係唔知你係邊個...跟住我拎起條鐵鏈整傷左佢...佢捉咗我去廁所，之後拎凍水淋我...我仲更加驚...佢就丟低左我係廁所啦，我越嚟越驚，我 feel 到外面好多人，feel 到好唔安全...我覺得會比外面啲人強姦或者傷害...好恐怖...跟住我扑碎咗個玻璃杯，同佢講，我唔知我而家喺邊，如果你唔放我出去嘅話，我就捅死你...咁佢跟住就開門放咗我出去...我淨係知要搵警察救...我落到去酒店大堂...佢哋行過黎問我發生乜嘢事...之後開始 load 返出嚟嘅時候...oh my god...之後去返嗰個房，襟佢鐘...佢一見到我地之後，佢就話唔好意思啊佢飲醉咗，之後就話唔好意思呀我飲醉咗啊...哈哈...之後行返入房...跟住我咪不停咁向佢道歉囉！因為我啲記憶開始 run 返出嚟...(事後諗番起)即係有機會傷害到人，我唔敢再去將自己變返嗰個狀態...會擔心傷害到其他人。」

(Michael, 27 歲)

「我有少少接受唔到自己(HIV positive)...諗咗好多嘢...諗下邊個傳染畀我呀？

嗰一晚好唔開心...比起平時 take 多咗...去到最尾嗰陣...可能兩晚冇瞓...我就成個人身體唔得啦...直頭斷咗片嗰晚...有好多精神上嘅徵狀,例如畀人迫害、恐慌症、panic attack...去到第二日我唔記得發生咩事...但係嗰陣時嗰啲焦慮呀畀人迫害呀仲係度嘅...咁我嗰陣就好驚啦...擔心佢拍咗片...喺佢屋企走咗...喺街度流連...好驚佢拍左片 send 比我屋企人...咁我就諗住尋死啦...想搵人幫手嘅...打左好多個電話...撒瑪利亞嗰啲...睇下會唔會幫到手...但係冇一個電話係通既...最後有一個叫香港心理衛生會...佢就建議我去報警...去急症室...最後我輾轉冇理佢...最後就去咗自殺啦諗住寫遺書...喺個公廁度門埋道門寫遺書...咁就打咗畀我一個中學同學講曬所有嘢畀佢聽...chem fun...AIDS...話畀佢聽發生咩事呀...話畀佢聽我吸毒呀...同埋我嗰陣 suspect 嘅嘢...佢同我講不如你去報警啦...最後尾我報警個原因唔係佢叫我報...係以為有人想迫害我...隔離望我...淋我強水...因為咁我就報警...同啲警察講發生咩事,所有嘢都講曬...所以最後尾畀人捉咗囉...charge 咗我藏冰毒...我等上 court 嘅時間...都諗住想去尋死嘅。」

(Angus, 26 歲)

2.1.5 Osman 和 Stephen 的故事代表著 CF 過程中人性的黑暗面,前者因為服用冰毒後出現肛門不潔和口腔有異味的情況而被對方兩度拒絕並勒令立即離開,這種被他視為冷酷無情的對待令其心情極度難受和無助,成為人生中一個只可以埋藏在心裡的鬱結。至於後者則認為冰毒很容易令人將自私自利的一面表露無遺,不會顧及其他在場人士的感受,又或者出現一種報復心態,目的是要離間他人的關係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他認為這些都是在 CF 中很不要得的行為。

「第一次用完之後太過興奮,肛門冇咁乾淨...咁就污糟啦,佢就話唔玩啦,趕左我出黎...當時喺條街度,呆下呆下其實都幾驚,手震呀,呼吸唔係好暢順,又唔敢返屋企,唔知係 overdose 定點...我有問過佢,佢話正常反應,我問多兩句就 block 左我...跟住我就問我嗰個 regular sex partner,佢叫我 call 999...後尾警察嚟到同我講話見你而家個樣都正正常常,我當你係食咗水煙...咁就同我講你呢啲情況返屋企瞓覺就有嘢嫁喇...由上完去畀佢趕走到 call 警察,等警察既時候又驚,跟住上咗警車同警察既對答,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黑暗嘅故事...唔記得半年至一年左右啦,同一個人又 add 返我,我好記得問自己點解仲要上去呢,我有啲似係想再試真啲 chem fun 係咩事,會唔會我洗得乾淨咗,成件事就可以享受返應該要有嘅...take 完之後個口咪會有 ice 嗰陣味嘅,佢就話唔得啦我覺得你個口太臭嗰陣 ice 味,跟住又畀佢趕咗落嚟...我一路以嚟都有同其他人講呢件事,我自己收埋喺心裏面好耐...對於我嚟講係好辛苦嫁嗰段時間...係我生命入面一個黑影嚟。」

(Osman, 24 歲)

「當你 take 完嘢之後...個人自然會自私左,只係顧住自己感受...而唔會顧慮其

他人嘅感受...因為你個注意力集中咗喺一點...咁你玩咪真係會掛住玩囉，而唔會理其他人嘅感受...你清醒嘅時候可能唔會去做某啲行為，而你 high 咗嘅時候就會做囉...例如個 group 入面...有一個人想報復...去煽風點火去離間一個人...咁你為咗跟大隊...就會可能將啲是非完全擺埋一邊...可能佢講嘅嘢未必係真心嘅...咁只不過我覺得有啲人全心黎嘅目的係為咗想報仇...所以我會覺得好冤枉...好似想離間其他人同我嘅關係...當你有一個人講...某幾個人話可能覺得嗰個人講嘅嘢係合理呀...其他人都會好容易跟大隊會信咁樣囉，[總之你就覺得有啲人全心黎報復?]好多呢啲咁嘅人。」

(Stephen, 35 歲)

2.2 受訪者最初進行 CF 主要是將毒品與性行為扯上關係，但往後的發展也可以是將毒品(特別是冰毒)與性逐漸脫鉤，而牽涉到工作效率、自我打發時間和變成賺錢工具等。例如 Bosco 發覺冰毒有提神的「功效」，讓他不容易疲倦而可以繼續工作，甚至提升工作效率；Cyrus 則認為自己的心態有所轉變，由原先打算透過毒品滿足性慾以至現在傾向自己一個在家中用冰毒來放鬆和打發時間，他指出母子關係不佳、社交圈子狹窄和失戀的陰影使他有時不太願意和別人打交道，寧願自己困在家；至於 Raymond 則逐漸由一個毒品「用家」變成「拆家」，在享受性愛之餘亦能賺錢。

「如果返工之前有 take 到 ice,咁我會工作效率高既...以前玩 chem fun 係為咗 fun 而 take chem, 但而家有時會用嚟提神去應付一日既工作...自從返新工之後，因為個工作時間唔係咁彈性...而且好多時都 OT...要嗰好多精力,咁有時劫既話呢...起身返工前我真係覺得劫...晏晝我會恰眼瞓既話，咁返工前就 take 三四口 ice, 咁我發覺跟住全日我就唔需要恰眼瞓，甚至乎食飯嗰陣時唔需要瞓晏覺，咁我察覺到呢個功效之後呢，就試過有一個禮拜係日日都 take 幾口 ice 去返工。」

(Bosco, 27 歲)

「咁你自己一個 take chem 做啲乜?」冇嫁...hea 咋...播 G 片上網啦，有時執下嘢，可能睇下卡通片...成晚流流長未必搞嘢，未必打飛機，可能玩玩具，可能執下房，都好嘅時間...呢排某程度上反而 prefer 自己一個...原因係你要搵人玩係好嘅時間...第二樣係可能自己有少少社交障礙，好似唔係好識同人溝通...同屋企人嘅關係比較唔緊密...尤其是我同阿媽越嚟越多衝突...呢段時間自己既社交圈子係少咗...咁一來係因為轉工冇錢喇...再之後係對上一段關係嘅後遺症，仍然持續帶個禍害到而家...呢幾年可能由我初初好奇心去 chem fun, 再之後可能提神呀 relax 呀...係 more than 我真係想去搵人搞野囉...即係嗰個 physical desire 係相對地少啲既。」

(Cyrus, 31 歲)

「[你擺貨幾錢?]如果大手買，最低(1 gram)\$200...其實有人\$2500 買 14 gram...[你 14 gram 可以用幾耐?]我唔係用曬嫁，[俾人用?]唔係俾人用...擺黎變錢...變相我做中間人...我所謂擺 14 gram 要\$2500，我搵佢地 cover 大部份...我可能會話同你夾份，咁就同

你講話\$2000 擺 7 gram，或者\$2500...[如果人地去你度玩會唔會收返人錢?]梗係要，[點計?]啲人有個 term 叫 share cost，咁咪\$200 至\$400 不等，即係成個 session 既入場費。」

(Raymond，34 歲)

2.3 一般而言，男同志的 CF 歷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萌芽期」，即他們在初次接觸 CF 後仍然會處於十字路口，出現一些內心掙扎和愧疚的感覺，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毒品可以是距離自己那麼近的一件事，在手機交友程式和朋輩影響的情況下難以抗拒誘惑，繼而選擇進一步參與 CF；第二個階段是「高峰期」，CF 帶來的性快感、刺激感和新鮮感讓他們持續地玩樂而使密度(例如一星期一至兩次或者一連數天)和強度(吸食毒品的種類和份量)都有所提升，甚至會進行更加激烈的性行為(例如無套肛交、拳交、雙龍和多人性愛等)，又或者將性與毒品脫勾，但在過程中同時會出現不少負面情緒，亦開始對其工作、家庭、愛情和社交等其他生活帶來壞影響；第三個階段是「理性期」，他們開始意識到 CF 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又或者對這些尋尋覓覓的玩樂有所厭倦，但不代表他們會遠離 CF，只是使其思考如何取得平衡和控制；第四個階段是「退卻期」，他們會因一些特別的事情(例如藏毒被捕)、承受不了毒品帶來的後遺症，接受相關的戒毒服務，以及思想上的轉變(例如想過另外的生活)等而選擇戒掉 CF。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代表一個男同志必然會完整地經歷此四個階段，只是反映他們在不同時期有可能出現上述的情況。

3. CF 為受訪者所帶來的快感(得)與風險(失)

3.1 當受訪者回顧自己 CF 的經歷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指出在過程中令他們享受和得著的地方，這主要見於性愛、社交和自我三方面，並認為 CF「豐富」了他們的人生閱歷，後兩者是遠超於性與毒品本身帶來的快感。George 以下的一番話最能概括 CF 為男同志帶來所謂「得」的地方。

「每一樣嘢係有佢好處有佢唔好處...在乎你點樣去取捨...究竟你要個好處而犧牲一啲嘢，還是你寧願犧牲啲嘢，而要啲一刻所謂嘅好處呢?我唔知中間會唔會有平行位...我到而家都未 find out 到，但起碼而家多咗個體會。」

(George，32 歲)

3.1.1 性愛方面

3.1.1.1 大部分受訪者均指出 CF 與正常(沒有用藥)性交(Normal Fun)最大的分別是在於時間的延長，尤其是吸食冰毒之後對他們來說具有提神、加強身體敏感度和延遲射精的作用，致使他們可以更能集中享受長時間的性愛過程，因而提升性快感。

「因為我覺得性愛...人只會越來越(追求)強烈嗰種感覺...尤其是玩 chem fun 呢, 令你可以更持久呢, 即係成個性愛過程長咗好多...所以我就會係更加鍾意呢個可以長時間享受性愛呢種效果, 所以約人玩都盡可能玩 chem fun , 尤其是我而家去做壹既話呢, 就更加需要 ice 去令我持久咁嘛...有時 take chem 令身體表現得好啲...可以話盡興啲囉。」

(Bosco, 27 歲)

「時間囉...normal fun 太快...快到你準備既時間仲長過你 fun 嗰個時間...[你覺得時間長短重唔重要呀?]重要嫁...咁你幾下就出左既話...但係你洗半個鐘...咁其實會唔會好似無玩過咁滯呀...唔一定要長時間...但唔希望係一個短時間。」

(Stephen, 35 歲)

「可以屌耐啲囉...[最耐可以屌幾耐呢?...]即係間斷間斷咁樣...可能話個零兩個鐘咁樣...之後停一陣再搞...[咁你而家通常一個 session 係玩幾多個鐘呀?]-一晚囉...一晚幾個鐘咁囉...[但有冇話幾個鐘之後就開始另一個 session 呢?]有時會囉。」

(Raymond, 34 歲)

3.1.1.2 部分受訪者指出毒品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潛藏內心的性幻想得以付諸實行, 例如 Keith 喜歡別人透過視頻觀賞他的性愛過程, 從而獲得滿足感和性快感; 至於 Osman 認為藥物可以讓他玩得更放, 並且能夠釋放自己「野性」的另一面。

「[咁樣對住個 camera 好玩既?]我會覺得 high 啲囉...[你係想俾人地欣賞?]係啦...滿足感同快感...我細個少俾人讚嫁...你鍾意擺嘢 like 既?]係啦...因為其實你見到個數不斷上升既時候...有陣時有啲人會俾一啲指令出黎既時候...我個對手又同我玩...會即場表演...我覺得好玩...開心既。」

(Keith, 40 歲)

「我覺得 on chem 之後呢, 我會將我平時自己收埋嗰啲嘢...想玩嘅一面...可以更加放啲...我會想有輕微嘅 SM, 例如綁住隻手呀...有 chem 嘅話感覺會玩得放啲...我會覺得係釋放自己另外一面出嚟有啲似...會好 horny...好姣人啲...wild 啲...同理好想不斷去取悅人啲呀...係咁撩佢...不斷 flirt 佢呀.. 不斷咁去撩佢呀咁樣囉...chem fun 就係好自然個 flow 就去咗咁樣。」

(Osman, 24 歲)

3.1.1.3 部分受訪者指出吸食毒品後會產生轉化作用, 使他們做出和見証之前在正常性交時不會發生的事, 例如 Clement 特別在吸食冰毒之後會由平時做壹仔的性角色變成零仔, 而 Ivan 在轉換角

色(由壹仔轉零仔)之餘也追求更激烈的性愛動作(例如雙龍和拳交)，至於 Bosco 和 Raymond 分別指出在這個 CF 的空間讓他們體驗到常人難以想像的世界和看見人性的另一面。

「可以話追求一種刺激...平時正常唔會有嘅刺激感覺...normal 可能唔會好放...但係 chem fun 就會好放...令到自己同平時嘅我有分別...如果係 normal 我唔會比人人...chem 嘅話我就會畀人人...我會好享受都唔出奇...轉咗食冰嘅話個人其實心態都轉咗...通常都係畀人人多...[就有人人?]好少囉。」

(Clement, 34 歲)

「嗰陣時本身做壹多，好少好少做零...咁但係吸完之後又 high 又 horny...咁自己都變到好似平時我自己對住嗰啲好 horny 嘅零仔，又捉住佢啊，又一路要佢再入啲啊...跟住仲玩到癲到係可能擺碌假狗啊，咁樣再粗啲，咁都唔夠呀，跟住兩碌一齊呀！跟住都仲未夠...直情用埋手啊，跟住成隻手入晒...玩到拳添...[即係拳交?]係啦...我要求架！咁可能嗰陣時真係吸左好多...總之嗰陣時就好 horny 啦，好想要咁樣囉！」

(Ivan, 24 歲)

「體驗到一啲常人世界根本估都估唔到既嘢...如果桑拿係一個都市傳說，我諗 chem fun 就係一個妖精傳說囉...大家好似化身咗做另一種生物，去入咗呢個森林度去覓食喇，獵食喇，去搵自己對象喇，即係大家平時想像唔到既形象都可以係 chem fun 世界出現...你點會諗到一個律師，西裝骨骨，放咗工之係一個好姣，好淫賤，好放蕩既人吖。或者一個老師為人師表，除咗衫就係一個婊子嚟既...平時作育英才...放咗工就係淫娃蕩婦。」

(Bosco, 27 歲)

「睇到好多人性嘅另一面囉...佢地會喺裡面受迫害啊，甚至自己諗唔通啊，痴線啊...同埋遇到啲精神有問題...古古怪怪嘅人成日覺得有人監視佢，懷疑佢，陷害佢。」

(Raymond, 34 歲)

3.1.2 社交方面

受訪者除了透過 CF 得到上述的性快感外，他們亦指出 CF 的特殊空間(the specific chem fun space) (例如長時間的相處、藥物影響下使人較為放下戒心等)營做了一種「同志社交性」(homosociality)，例如 George 認為 CF 可以滿足男同志在性以外結識朋友的需要，也使他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找到現任男朋友；Michael 覺得 CF 的空間是一個「大同」空間，可以頃刻將不同層次和階級的人連在一起；Unicorn 和 Calvin 也指出藥物有助他們變得放膽起來而願意與別人(這很可能是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分享自己的心底話，後者更

加認為 CF 的空間是一個「大愛」空間，在享受性愛之餘，亦可以與別人傾訴心事，使他能夠同時滿足肉體、心靈和關顧的三種需要。

「Chem fun 有佢某程度上既功能...係滿足到 memba 一啲唔單只性需要，或者識到人都係一個需要...咁變左一堆 peer...即係人介紹人咁樣我無端端識到好多人喎...當然 chem fun 帶畀我嘅好處就係識到我而家個男朋友喇...我亦都無特別去諗過話可以係 chem fun(識到男朋友)...我不嬲都係好隨緣呀...咁識到個亦覺得可以繼續發展既...亦都見到佢係有心繼續發展，咁我覺得條件好難得既事。」

(George, 32 歲)

「嗰陣時會突然間好傾得埋囉...例如講下某啲人...呢個人成日出嚟搞嘢喎...佢點點點...或者嗰啲內容已經唔再重要...[一個 chem fun 裏面傾計係好重要嘅?]對於我來講算係，即係同 sex 一樣...[咁同普通傾計有乜嘢分別呢?]因為你好難得呢...因為 chem fun 可以將一班另外一個層次，或者另外一個階級嘅人拉埋一齊。」

(Michael, 27 歲)

「平時唔夠膽講既野都會講囉...或者係一啲心底話啦或者係一啲唔適合對朋友講既野啦...例如講下啲感情煩惱呀，即係你對一個外人講係會舒服啲...作為一個旁觀者，兩個人我都唔識既，咁或者有陣時會俾到啲客觀分析，雖然嗰陣時既 mental 其實唔係咁清醒，但以為自己好清醒架嘛...因為係冇左好多隔膜同枷鎖既...你真係乜野都夠膽講...同埋你亦都唔介意去接收任何資訊既...你有咩咪講囉...你有咩我咪聽囉...[你有冇一次係一個咁既環境，連條仔都有講過，而同一個陌生人講到一啲完全未講過既野?]有...屋企野。」

(Unicorn, 39 歲)

「大愛...即係 group sex 既情況大家好尊重大家個決定同感受,host 邀請你,咁(你)買下啲野食...佢又煮野食比你...當然煮埋毒品啦...哈哈...互相幫忙...大家都想營造一個空間相處得好 relax, 當然配搭埋性愛...好似一個天堂係好滿足...即係肉體上既需要同埋心靈上既需要...尤其是 take 左 ice...咁就講左好多心底話...好放心去講大家既經歷...點樣認識...遇到既人同事...分享大家屋企...成長如何...拍拖拍成點...或者自己對感情既睇法..傾完一陣間又搞過囉...即係互相分享一下自己生活...毒品既幫助降低自己嘅心理關口...咁係一個 chem fun 既 setting 裏面就真係好長時間喎...大家好自由個感覺...想性愛就性愛...想 take drug 就 take drug...又有人互相照顧...係一次過可以滿足曬好多願望啦...就係同一個時刻...你可以做到性愛既角色...又有心靈既伴侶...就係呢一啲互動關係啦...呢個空間滿足曬我想要既 workmate 呀 playmate 呀 soulmate 呀。」

(Calvin, 25 歲)

3.1.3 自我方面

3.1.3.1 自我認同感：由於 CF 男同志被普遍認為是著重追求新鮮感，故 Bosco 和 Michael 遇到對方再邀約的話便會感到一種被認同的感覺。

「我察覺有啲人呢，應該淨係會同我玩一次...即係事後唔會再見，但有啲 chem fun 既朋友，佢地覺得我做壹仔 ok 啲...係想約我再玩多次...可能 chem 亦都令到有人識得欣賞我性愛既技巧，而可以 keep 到一啲 partner 囉...我係未玩 chem fun 之前係做零，我又冇印象有壹仔係會認同我做零仔既技巧嫁啲，但係我而家玩 chem fun 做壹仔呢，就反而有零仔係認同我。」

(Bosco, 27 歲)

「就係你當識到一啲朋友囉，或者啲人會繼續想同你 keep 返玩嘅...呢啲開心位可能係人哋欣賞你，想繼續同你玩，即係覺得你有個價值嘅度啊...對於我黎講，我都幾渴望人哋對我嘅認同...所以都好重要...呢啲位會令我更加想多啲去玩。」

(Michael, 27 歲)

3.1.3.2 自我釋放及存在感：Calvin 嘗試將 CF 的空間看成一個具顛覆性的地方，由於不少男同志在異性戀主流社會需要隱藏自己的性身分，故認為 CF 這個「地下」國度可以容許他們釋放自己以挑戰道德禁忌，進行逆向的(性)生活和在此確立自我存在感。

「我相信生活係一個異性戀主流社會下...我哋 memba 生活係唔可以講出去嘅...係一個禁忌...甚至乎唔敢同屋企人講...反而係 gay identity 上面...同志朋友先係屋企人...先至有嗰個信任去講...因為大家會明白大家...同埋人對規矩呀法律嘅一啲逆向性...即係想反叛既...memba 平時好束縛...好多我唔知點解要守既規矩要守...所以就好想係嗰陣時釋放...挑戰埋道德囉...道德標準黎講食毒品係衰人黎既...咁都願意去試囉係呢度...就係要釋放...就係要無規則...即係唯一既規則就係無規則...甚至社會上既存在感...即係日日都好似要扮主流社會既男性呀...gay 又要扮直啦...即係覺得好怪呢樣野。」

(Calvin, 25 歲)

3.1.3.3 自我逃避：CF 的空間成為受訪者暫時忘記煩惱的避難所，例如 Michael 認為 CF 可以讓他延遲生活上要面對的問題，而 Stephen 則自覺比不上妹妹而產生很大的家庭壓力，使他選擇透過 CF 來逃避現實，縱使他也承認這並不能有效解決問題。

「我為咗逃避問題而去做嗰樣嘢幫我消磨時間，將個問題推延，或者暫時忘記個問題，或者暫時將我自己抽離左呢個現實世界，咁就可以唔使再諗嗰樣嘢住...抽離自己對現實生活中要面對嘅問題。」

(Michael, 27 歲)

「間中可以有一個冇乜煩惱嘅時間...[你平時有咩煩惱呀?]」有啲屋企事...[你覺得 chem fun 嘅世界令你真係忘記日常煩惱?]係呀...真係 high 得好爆嘅時候咪會囉...[你承認自己逃避現實?]梗係啦...[但呢一種逃避現實唔持久嫁嗎，你都要回歸現實嫁?]係呀...咁咪一直去逃避囉...[有啲咩唔開心呀?]有啲嘢係唔使講出嚟都會有一個壓力喺度...佢(屋企人)冇話要求過我做咩...只不過我個妹其實係好叻嘅...我大佢四年，咁應該係我去照顧佢...佢細個嗰陣時...咁我從來都有照顧過佢...但係佢而家就好叻...佢可能買咗一樣嘢返嚟，冇話嗰樣嘢係幾多錢，但你知道係好貴，咁都會有壓力喺度...佢可以好輕易就得到一樣好貴嘅嘢...咁但係我就做唔到囉...可能係我自己去 compare，但係呢啲好難...唔通叫佢唔好講嘢咩...跟住佢男朋友又係好叻...[咁你同阿妹嘅關係係點?]冇兩句...[咁阿爸阿媽呢?]都係冇乜幾句。」

(Stephen, 35 歲)

3.1.3.4 自我認識及成長：部分受訪者如 Osman 和 Michael 認為雖然 CF 令他們經歷過一些黑暗和迷失時期(例如前者曾被同一人兩次無情拒絕而產生久久未能解開的鬱結和後者因過度用藥而出現幻覺和恐慌)，更因過程中的不安全性行為而感染 HIV，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完全否定 CF(雖然他們認為 CF 始終也是一件不好的事)，反而認為 CF 讓他們進一步了解自己，成為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成長經歷。

「Chem fun finally 對我嚟講係會見識多咗...或者諗嘅嘢睇嘅嘢會多咗...或者對自己了解多咗...或者經歷咗呢個對於我嚟講咁黑暗嘅時期...我覺得係一個成長嘅經歷黎既...我會畀其他人知道 chem fun 到底係乜嘢一回事...或者我會因為特登去睇多啲 HIV 或者其他性病嘅資料...當我見識過神智不清嘅人...我會更加識得點樣去 handle 自己嘅情緒...或者我 on high 緊，當我情緒最混亂...我點樣去放鬆我自己落嚟呀...其實到我正正常常嘅情況下...我可以同人哋講返呢啲嘢呀...當係一個成長經驗呀，我會話係成長既一部分囉...我覺得 chem fun 就係我人生既一個經歷。」

(Osman, 24 歲)

「我其實都係要多謝佢嘅出現，如果冇佢嘅話，我唔會有機會去了解自己多啲，同埋知道自己真正嘅問題係邊...我需要面對我真正嘅問題而唔係借助呢樣嘢去拖延返我個問題令到自己解決唔到...即係繼續沉溺嗰個活動(CF)入面...同埋佢引爆左我內心唔開心嘅嘢，無論家庭壓力，事業，自己人生，佢

係我而家呢個歲數爆嘅話，起碼我有機會去改變自己...我都唔想去到四十幾歲嘅時候先至爆...所以我都會好多謝呢樣野出現...冇出現 chem fun，我未必會了解到我自己嘅問題...我繼續可能自欺欺人咁生活落去...或者最後我自殺死咗！因為我嗰陣時其實情緒好低落...佢(CF)係呢個階段出現，令我做到成長呢個位囉...[如果叫你寫個自傳比自己，chem fun 係咪一個好重要嘅環節你一定會寫？]一定會寫...一定會寫...因為好精彩...好多人都會睇...打開本書，你見到全部都係字，但 chem fun 係突然間好似潑墨潑落去，你 feel 到完全唔 match，但係你會好 eye catching ...我覺得經歷過之後，我先至多咗感受人嘅嘅情感啊...而家呢個 moment 聽落去，所有吸毒都係壞嘅，但係好多呢啲咁嘅經歷，所以先至令我哋會成長，就好似我哋 gay 咁，我覺得如果唔係因為咁，我哋唔會成長得更加成熟啦！」

(Michael, 27 歲)

3.1.3.5 自我學習及轉變: 承接前述 Michael 指出 CF 的空間可以是一個「大同」的世界讓彼此接觸不同層面和階級的男同志，故使他們在長時間的傾談中接收新的「資訊」，又如 Cyrus 認為跟別人的相處使他心態上有所轉變，在一定程度上開展了不一樣的人生。

「同埋都會有個心態就係...有時我每一次去 chem fun，或者去啲聚會嘅時候呢，覺得會唔會有新嘅得着...[你期待擺到啲乜嘢新嘅經歷？]知識囉...因為佢哋每行每業都可能有啲好專業...或者一啲我唔會接觸到嘅...例如製衣上面嘅一個流程呀，佢哋點樣同啲公司商量啊，或者點排解啲...就咁得意嘅，係一種新發現...不停咁聽到一啲新嘅嘢同拎到新嘅資訊。」

(Michael, 27 歲)

「[你仲得到啲乜呀？]唔好太執著囉...個人生觀有啲變左...因為太多三姑六婆係我側邊...而佢地好不厭其煩地灌輸左我呢個思想...不斷係咁思想改造我...佢唔會直接地影響到我...但我既視野會擴闊左囉...我覺得一件事都總有佢好同唔好既地方既...咁不一樣既人生實有啦...咁始終因為除住時間轉變...你個身份亦都有轉變架嘛...即係多左一啲身份啦...總之人愈大體會會多左囉...你既經歷同眼界會話比你知...你應該唔會再咁低能既...又或者你係咪真係成熟左呢？咁就自己先知喇。」

(Cyrus, 31 歲)

3.2 但隨著 CF 的日子愈久，受訪者在健康(包括身體健康、精神健康和性健康)、日常生活(包括工作表現、家庭關係、個人興趣和社交等)、藥物成癮和性成癮，以及法律(包括被控藏毒罪和被判感化令等)方面均承受不少風險和用藥帶來的後遺症。Clement 以下的一番話最能概括 CF 為男同志

帶來所謂「失」的地方。

「你會因為 take 野失去左健康...失去金錢...失去朋友...如果你嚴重既失去家庭...又或者最嚴重既可能失去埋自由咁樣。」

(Clement, 34 歲)

3.2.1 健康風險

3.2.1.1 身體健康(physical health)：一、由於 CF 可以持續地由數個至十數個小時，甚至是一兩天，或者是大約一個星期地進行(特別是在吸食冰毒之後)，所以當完事或藥力散去之後，身心都會感到極度疲累，出現昏睡的情況，很多時都需要兩至三天才能完全恢復體力；二、皮膚問題，例如皮膚脫水和口唇乾燥、冰瘡和面容變差等；三、食慾不振(尤其是吸食冰毒)和體重不正常地下降；四、睡眠質素下降，例如失眠(尤其是吸食冰毒)，部分受訪者需要服食安眠藥幫助入睡；五、尿頻和鼻腔受損(尤其是吸食氯胺酮和冰毒)；六、反應遲鈍；七、腦部受損、集中力減弱和記憶力衰退；八、呼吸系統疾病；九、頭痛和暈眩。

3.2.1.2 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一、抑鬱，例如 Stephen 覺得自己大部分時間處於一個情緒低落的狀態，認為多年來的生活都是不開心的日子居多(他已有大約十年用藥的經驗)；二、脾氣暴躁，例如 Michael 會動輒向家人發脾氣，而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何無緣無故會這樣做，並且認為自己情緒起伏不定，很少時間會非常平靜；三、強迫症，例如 Raymond 吸食完冰毒之後如果見到附近地方很凌亂的話，便會不自覺地去持續執拾；四、焦慮及緊張，例如 Cyrus 會對事情想多了或者過份緊張，曾經因為擔心未能將地方清潔得乾乾淨淨而反覆糾纏著；五、內疚及自責，例如 Issac 每次 CF 之後都會認為自己是做了一件壞事，自問為何要這樣自甘墮落；六、精神錯亂，例如前述的 Michael 因產生幻覺和被迫害的感覺而引致暴力行為(在酒店房間內用鐵鍊和玻璃杯襲擊對方)；七、驚惶、例如 George 會有一段時間不敢直視其他人，很害怕會有人看得出他有吸食毒品的習慣；八、幻聽，例如 Calvin 曾經聽到有三把聲音同時由其背包傳出來並且認定是有人在裡面放了追蹤器而沿途跟蹤他。

3.2.1.3 性健康(sexual health)：部分受訪者曾經感染如淋病、衣原體和梅毒等的性病(經由 CF 過程中的不安全性接觸或共用性玩具所

致)；至於在 HIV 感染方面，在 15 個受訪者之中，共有 11 個是 HIV positive (其中一個不是因為 CF 而受到感染的；另當中有六個的病毒數量已經達到不能檢測的水平[undetectable])，3 個是 HIV negative，1 個是不知道(受訪者 Stephen 三番四次強調是因為想逃避問題而拒絕進行愛滋病毒血液測試)。[有關 CF 與 HIV 的情況將會在本節的第 4 部分另作探討]

3.2.2 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3.2.2.1 工作方面：由於 CF 通常的時間比較長、藥力散去後出現的疲倦、昏睡和缺乏意識、較長的復原時間，以及希望延續玩樂時間等因素，故不少受訪者的工作紀律和表現均受到影響，例如遲到、曠工、請病假和事假、不能集中精神工作、昏昏欲睡、工作效率下降、擔心被同事揭發，甚至被辭退等。

「唔知醒囉...直情係 center 搵唔到我...唔知我做乜事..咪就話唔舒服囉...但對工作係有影響嘅係有啲集中唔到嘅...最記得係...我喺庇護工場做嘅...記得有一次 take 完之後...我仲 feel 到自己爆緊...突然間有個仔走過嚟問我阿 sir 你係咪唔舒服呀？連個仔都睇得出我有唔舒服嘅話...啲同事冇理由睇唔到啦...嗰一刻我就覺得好驚...死啦...啲同事應該知道有啲問題出現咗...所以之前嗰個歲月係好專注喺寫字樓到做嘢...對住部電腦...咁樣去避一避啦...但係有陣時我做社工係避唔到...我都一定要見人...所以實係會有啲問題出現。」

(George, 32 歲)

「因為玩而間接令我有咗份工...又遲到啦...take 左野咪周不時請假囉...跟住又話屋企有啲事咁...咁事假某程度上大家都知咩事呢，邊又話屋企有咁多問題...[咁所以就炒咗你？]係呀，因為我嗰陣時係喺 client 嘅 office 做嘅...幫個 client 手做嘢嘅...咁個 client 就覺得我工作麻麻嘅...咁就對我同事甚至我老細提過呢個問題...咁咪揚咗上去 client 嘅老細度囉。」

(Raymond, 34 歲)

3.2.2.2 家庭關係方面：部分受訪者例如 George 因為將空閒時間放在 CF 之上，再加上不欲家人看見自己用藥後的樣子，所以甚少回家，使關係變得疏離。至於 Calvin 和 Cyrus 都是不約而同地因 CF 而影響與母親的關係，前者的母親因兒子生活模式有異而起疑和擔心，窒礙了他倆的溝通；後者的母親則發現了兒子的吸毒工具而知道他有吸毒習慣，令兩者本身已惡劣非常的關係雪上加霜，做母親的勒令兒子一定要戒除毒癮，而做兒子的認為母親沒有尊重他的選擇和了解他的困難。

「少咗返屋企嘅...因為驚住自己爆緊個樣...我又要 hold 住唔好亂講嘢...跟住佢哋又會覺得好奇怪...點解覺得好似有啲唔同嘅呢? 咁會少咗返去啦...咁我不嬲都唔講咁多嘢...費事講多錯多...有磨擦...嗰陣時真係潛咗水, 返屋企又少返。」

(George, 32 歲)

「我媽咪都有懷疑過我係咪食毒品...因為面貌變得好怪同埋嘅生活時鐘...習慣完全唔同曬囉...由好溝通變到好唔溝通... 成日鎖埋自己係房到...所以就同媽咪個關係疏遠左...佢最擔心我呢...點解成日唔番黎屋企呀? 其實呢樣野佢好傷心既...成日夜晚走左出去, 門埋門...佢個陣時好唔開心...聽到佢有啲喊聲既好似。」

(Calvin, 25 歲)

「[佢點解會知道你 take drugs?] 因為佢成日攞我房啲嘢囉...我覺得自己好冇 privacy 既...由細到大...我同佢嘅價值觀係完全相反嘅...總之撞到咁...咁佢係我呀媽呀嘛...點都要硬食架啦..咁係唔係有空間可以做得更好呢...我可能係 crave for 一啲 support 或者 respect...對件事你唔好咁 negative...可能我嘗試去令到佢明白嗰個觀點其實唔係咁樣既...未必係黑與白可能中間有灰色地帶...咁可能佢唔認同既時候...總之 take drugs 就係錯喇...無論你搵唔搵到工都好...總之你要戒左去先...我其實好 concrete 咁同佢講呢個 moment 我唔會 promise 你我一定會戒囉...因為呢個(CF)某程度上 support 緊我...你要我去到零等如有左一邊手腳咁樣...你會唔會嘗試去從你個仔既角度去睇下其實有啲咩原因...究竟點解佢咁多年都係咁樣...係佢有無尊重過我既選擇呢?」

(Cyrus, 31 歲)

3.2.2.3 個人興趣和社交方面：部分受訪者認為 CF 在一定程度上蠶食了他們的個人興趣和社交生活，他們都會盡量將工餘時間投放在 CF 之上，以致放棄了不少個人興趣活動，而長期用藥後所產生的外表變化(例如身形變瘦和面容憔悴)亦使他們害怕被朋友問起而逐漸疏遠，社交圈子開始變得狹窄，很可能只留下 CF 的朋友圈。

「可能會冇曬日常你有興趣做嘅嘢...因為本身你已經好叻啦...冇興趣再做返平時你有興趣做嘅嘢...例如游水睇電影呀...之前有玩開踩 roller, 但自從玩咗呢樣嘢之後都有乜點玩過...當你一得閒或者 horny 嘅時候就會去玩 chem fun, 之後可能再返工... 之後又再咁樣 loop。」

(Angus, 26 歲)

「其實自從 CF 之後基本上自己一有時間, 或者一啲可能唔需要工作嘅時間, 通常都係搵嘢玩, 就好少搵番啲正常活動...行街呀行山呀游水呀唱 K 呀嗰

啲活動就通常唔會去做...因為始終為咗想搞嘢...為咗想 take 嘢...就會變咗係一有空閑就會用咗啲時間去睇下有冇人...或者之前啲 friend 去搞嘢...或者冇地方冇人,咁咪所以好多時咗咗個假日囉...不斷係咁揸電話睇下會唔會搵到人玩...好多時間都會用咗啲啲動作上面。」

(Clement, 34 歲)

「一般社交個陣時完全無曬...我唔敢出去見人...呢個係唔好既地方,[因為驚自己樣衰得濟?]係嫁,同埋真係成個白骨精咁去見人咩...人地問起真係唔知點回應...點解咁大分別呀?...瘦到咁?嘩,你做過啲咩黎呀咁樣?」

(Calvin, 25 歲)

3.2.3 藥物成癮(drug addiction)和性成癮(sex addiction)

3.2.3.1 雖然 CF 在過程中涉及吸食毒品,但受訪者普遍認為他們並非純粹「吸毒」,因為 CF 較吸毒多了「fun」,即性愛玩樂的元素,他們覺得兩者在本質上是有分別的,故只有吸食毒品者算不上是 CF, Raymond 就更加指出毒品只是一個工具而非目的,「CF」或「Chem Fun」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個最為貼切的講法,又或者用較為軟性的字眼「take 嘢」來代替有負面意味的「吸毒」。

「吸毒又唔算係,chem fun 囉...如果你問我平時點界定...我只係進行 chem fun 呢樣野...如果你話有幾個名詞,即係 chem fun、take 嘢、吸毒...咁 chem fun 就一定係最貼切啦...chem fun 有個 fun 囉...咁咪更加貼切,即係 chem fun 一定起碼同 take 嘢同吸毒一定有唔同啦...chem fun 個重點係 take 嘢加個 fun 個度嘛...咁吸毒同 take 嘢咪就剩係著重係吸毒個部分囉。」

(Osman, 24 歲)

「我想用一半半得唔得?因為我又唔係純吸毒,我有將佢 for sex 上面...我唔係會純做呢樣野囉,因為佢會連到性囉!」

(Michael, 27 歲)

「吸毒係為食而食...咁但係因為我係想利用佢幫我達成某啲目的先至會走去食,佢係一個工具黎既。」

(Raymond, 34 歲)

3.2.3.2 受訪者另一個抗拒的字眼是「道友(癮君子)」,他們腦海裡道友的形象是與白粉和美沙酮扯上關係,外形瘦削、目光呆滯和不似人形,每天生活與毒品分不開,更會不惜一切和想盡辦法得到和吸食毒品。故他們認為自己與道友的主要分別是不會視毒品為必需品,還會有其他的正常生活,並且自問能夠懂得「控制」,絕對不會令自己淪落到成為一個道友。

「嗰啲成日去診所排隊拎美沙酮嗰啲應該算係癮君子，而你控制唔到自己...我控制到自己...但係我覺得道友可能佢會無時無刻都諗辦法點樣令自己有錢去有毒品...同埋佢會覺得有咗毒品就唔得。」

(Michael, 27 歲)

「(道友)係成日要食啊...又好瘦，呆呆滯滯呀嗰啲...不過我會覺得分別就係在於我平時唔需要佢，只不過係有時人哋叫呀，咁樣先至會食下咁樣。」

(Ivan, 24 歲)

「我會識得控制...唔會自己 take 到癲晒，傻晒咁樣，日日都 take，可能我淨係一個月 take 一兩次，同埋我自己平時既生活都好健康既。」

(Hugo, 25 歲)

「道友係匿埋屋企，四個窗落晒窗簾布黑晒，間屋好昏暗，而佢又生晒冰瘡，周圍都擺住個冰壺，咁呢個就係最典型既印象...就係話已經係吸到分唔開...明知自己既身體狀況差喇，都只能夠繼續吸落去...就算自己係爛晒皮膚都好...我諗我唔會俾自己出現呢啲咁既狀況...而真係有咁既狀況，咁我會恨心斷絕晒嗰啲吸毒既朋友...去重過一個新生活...我唔會俾自己差到變成一個道友狀態。」

(Bosco, 27 歲)

3.2.3.3 「成癮」(addiction)和「心癮」(obsession)：就算受訪者意識到自己出現上癮的情況，他們大多傾向形容這種「癮」為「心癮」而非「成癮」，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成癮」是代表生理依賴，即是需要長期服用，並在停止吸食毒品後會出現斷癮症狀，而「心癮」就如 Michael 和 Unicorn 所述只是心理上對 CF 而非毒品的渴求，雖然會不時因為「吸煙」和「(飲品)加冰」等的動作而聯想到 CF，甚至當「心癮」發作時就像強迫症一樣在手機交友程式上不斷找尋對象，但若果最終找不到的話也會選擇放棄或以睡眠來制止這個 CF 的「心癮」。不過，Cyrus(大約十年用藥經驗)和 Raymond(大約兩年 CF 經驗)也直接承認自己已分別開始出現藥物成癮和性成癮的狀態，前者每天就如吸煙般都會用冰毒，而後者經常在手機交友程式上找人發生性行為(除非已經射精)。

「我淨係覺得囉囉攣...我會主動地想去接觸佢囉...而我未必係自願...但我會想去咁做...或者無情情諗起佢，或者某啲關鍵字都會聯想到，即係我生活入面不停咁充斥住佢...佢個心癮喺度，例如你見到對面有個人吸煙，佢噴出嚟嘅煙，你會想起嗰個感覺...但係會退嘅...你望到啲煙，你會突然間好想再吸過，同埋噴出嚟嘅煙你知道嗰種舒服嘅感覺...或者一啲關鍵字你加唔加冰，

呢個冰嘅時候，你會諗起冰而唔係嗰啲冰...會痕囉...我唔知可唔可以咁形容，痕囉！以前會即刻開個 apps 啦，我當你夜晚十點突然間心癮起，我當你睇到聽日，你成晚都係到睇...眼瞓架，但係你話俾自己聽我要繼續睇，你控制唔到呢個動作，而你係見住自己有呢個動作...呢個好恐怖。」

(Michael, 27 歲)

「心癮導致一定要玩到...因為有強迫症...第一步當然係將要求降低(對方條件)...第二，真係無辦法咁就自己搞掂，訓左佢囉。」

(Unicorn, 39 歲)

「Drug addiction 唔會冇，[你而家每日都 take?]都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好似食煙咁呢個頻密程度?]密過食煙既其實，但係 on and off 囉...即係喺屋企會做呢樣野...係 chill 姐...好似食煙咁...今朝 take 嗰時當食支煙咁樣囉...如果你計 frequency 既話係嚴重既...如果你計 dosage，我相信我唔算嚴重既...如果我計一個月 4 gram 咪一個禮拜 1 gram...都多架...睇下同邊個比。」

(Cyrus, 31 歲)

「係有啲性上癮...想透過性去逃避 anything...會成日諗 sex...自己又想出...自己又固執...又唔想話打飛機出...想搵人搞...想話內射咁樣呀...咁我得閒就拎住個電話...係有 Grindr 開始...即係除非自己真係出咗...即係連續出咗兩日咁樣...一路搵...so far 搵唔到...咁即係自己好叻好叻...咪自己訓左囉。」

(Raymond, 34 歲)

3.2.4 法律風險

三位受訪者因為藏毒罪而被警察拘捕，其中一人(George)正在保釋外出等候警方起訴結果，另外兩人(Angus 和 Unicorn)被判感化令，當中的 Angus 被判入香港戒毒會的石鼓洲康復院接受戒毒治療，並在為期十個月之後轉往豁下的中途宿舍(已在 2017 年 8 月離開)。George 事後回想這次被捕是人生一個很大的轉捩點，他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情會發出在自己身上，而對 Angus 和 Unicorn 來說反成為戒掉 CF 的契機。

「而家就等佢落 charge...咁變咗迫住要 quit(社工的工作)...我諗嗰日警察係有啲行動嘅...咁我可能唔好彩喇...有個 buddy 嗌我上去佢度，當然我身上面帶咗少少嘢啦...嗰一刻真係啱啱轉角位...迎面三個軍裝喺度...我有問過(社工)判入去戒毒所就應該唔會...應該係感化...由細到大無諗過會同 legal 呢啲野有關係...我亦都好記得比人拉嗰下我係好驚...成個人震曬亦都唔知點...百感交集架...比人困左超過 24 個鐘...我好記得我係爆喊既...佢搜到我既野包括埋 HIV 既藥...佢講話擱起 HIV 嗰啲藥既時候...我忍唔住就爆喊...成個 process 好似比人侵犯咁樣...嗰 24 個鐘入面我除左喊之外我都有野可以做到...係一個好深既經歷...我諗

唔到會發生係我自己身上。」

(George, 32 歲)

「我呢就擺感化報告...第一次佢唔收我...覺得我有悔意...因為嗰陣時佢要求我同屋企人講我有 AIDS 有 chem fun...我係 gay...咁我唔知點同屋企人講...我屋企人都好保守下...咁第一次感化報告唔收我...咁我就要被收押...咁個法官就好好人...因為佢見到我叫做白底啦...就判咗我擺第二次感化報告...咁我點都要畀屋企人知...就解釋番發生咩事...但就有講 chem fun、HIV、gay 呢啲野...只係講吸毒...最後叫做屋企人有 support...我自己心裏面又 ok...最後個官就收咗我啦...咁我就去咗石鼓洲自願戒毒。」

(Angus, 26 歲)

「[你有冇試過被拉?]有, 喺街俾人搜到 poppers...返差館囉...(判左感化)...[之後佢使唔使叫你返去驗毒?]要...所以我而家一年冇玩過 CF, [係咪因為咁而唔玩?]某程度上一定係啦, 其實呢一啲順水推舟囉。」

(Unicorn, 39 歲)

4. 受訪者對 CF 與 HIV 關係的看法

4.1 CF 與無套肛交(barebacking, BB)的關係

不少受訪者均認為自從冰毒成為 CF 過程中的主要毒品之後, BB 往往被視為 CF 過程中的不成文規定, 他們歸因於: 一、吸食冰毒後很容易出現「藥後不舉」(drug dick/crystal dick)的情況, 難以順利地戴上安全套; 二、場地未必有太多安全套提供; 三、要求戴套和詢問在場人士的 HIV 狀況是件麻煩和不智的事; 四、迷幻的感覺使人忽視戴套的需要; 五、玩 CF 應有心理準備承受感染風險; 六、戴套較沒戴套更能享受肛交時帶來的性快感。但這不代表全部受訪者都一定會選擇 BB, 例如 Hugo 經歷前述(半推半就地跟別人進行 BB 後害怕感染 HIV 的極度焦慮)的教訓下便一直堅持之後的 CF 都會使用安全套; 部分受訪者如 Stephen 也會視乎對方的要求而可用可不用。

「如果我硬咗一段時間喇, 咁我戴住套同人做係得既, 但真係好視乎我食咗 V 嗰個效果...有陣時要係咁磨先硬得返, 所以話玩 chem fun 要戴套呢, 可能一開始都要係 BB 先至係硬得, 令到嗰個下體舒服, 硬得起, 當佢完全硬晒先至開始戴套囉...現實就係(ice)令到你戴住套係根本硬唔起既。而嘢...我直, 亦都其實呢個問題都問過其他玩家, 就話其實如果接受到吸毒呢個風險, 其實你已經接受咗 unsafe Sex 呢個風險係到...[而家 chem fun 等同如 bareback?]係, 兩個掛鈎咗。」

(Bosco, 27 歲)

「同埋大家都會知道，規矩就係你玩得 chem 就一定係 BB 架啦...我識人真係會好著緊每一 part 都會換套，咁我當然知佢冇事啦，但感覺上係煩既...同埋你知道玩 chem fun 好多時都係唔扯或者唔硬既時候...你會唔左個套...你有幾多人會有成箱套擺係你面前任用呀?...係一個規矩，啲人話如果你要玩用套既，就會話又要玩又要驚，不如你唔好玩啦，我亦都唔會同你玩囉，因為你一用套啲人就會話你咁麻煩，出去叫大把人上黎玩啦，使乜搵佢呢多餘。」

(Keith, 40 歲)

「而家真係 BB 多...因為後尾玩玩下就知道如果你用 ice 控制得唔好嘅話，其實你就好難硬嘅，可能分分鐘攪好耐先硬，咁你一戴套又軟晒咁就唔會戴啦...同埋嗰陣時你都迷迷地...即係戴唔戴套唔會係一個重點啦...[但比較之下係咪真係爽啲先?]可以話爽啲，因為你戴套真係好似有陣時覺得冇乜感覺嘅...[會唔會內射架你?]會呀...爽好多啦...其實講真零仔啲啲都真係唔係好介意內唔內射架啦。」

(Issac, 35 歲)

「有次 chem fun 有個 0 仔問個 host，究竟呢度嘅人係咪 HIV negative 架?個 host 即刻屌拿星，你問呢個問題都多餘既...你都唔會話自己係 positive 啦...第二樣野，就係你今日玩完冇，他朝你繼續去玩，你點都會有...[但係點解玩 chem 就一定要唔戴套呀?]因為其實你用 chem 令到你身體皮膚，體內組織敏感度大增，咁唔用套令到你屌果陣時好爽。」

(Raymond, 34 歲)

4.2 受訪者在 HIV 感染後對 CF 過程中進行無套肛交的看法

絕大部分的受訪者在感染 HIV 之後並不會因此而完全停止 CF，而在過程中也不必然會使用安全套進行肛交，現歸納出以下他們選擇是否繼續 CF，甚至在過程中進行 BB 的看法：

- 4.2.1 報復心態：雖然這絕對不是普遍看法，但不排除會有男同志如 Clement 一樣因為從 CF 中感染 HIV 而「遷怒」於其他玩 CF 的人，認為對方要有心理準備感染之餘也是「活該」的。

「唔知可唔可以叫報復心態...即係我喺呢啲地方有嘅...覺得你有又好冇又好...你死你事啦...即係你出黎玩其實你自己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你預左會有...唔係我叫你唔用架...係你自己唔用。」

(Clement, 34 歲)

- 4.2.2 表明自己的 HIV 狀況與否：Cyrus 與 Unicorn 代表著兩種不同處理方法，前者認為只要清楚表明自己 HIV positive 的身分後，責任便會在對方身上；後者則覺得大部分玩 CF 的人都是 positive 的，只

是大家心照不宣，故無需特別理會責任問題。

「其實我 profile 就 state clear...即係 Grindr 度已經講左係 positive 架...[可能佢無睇?]咁佢盲就無計啦...我 status 就比左你...咁你 concern 既話你正常應該睇左...咁如果呢部份我都做左既時候...咁你係咪應該 bear 番自己個 responsibility...[如果有人問你真係會講既?]我會好 firm 咁答既。」

(Cyrus, 31 歲)

「咁你出去玩有冇話俾人聽(positive)? 都有講...因為其實大家都心照...其實玩得既十個有九個都係架啦...同埋我都持著自己係 undetectable, 咁個風險亦都未必太高。」

(Unicorn, 39 歲)

4.2.3 HIV 感染後進行 BBCF 產生的內疚感與否：Unicorn 指出如果在事前已經表明找 BBCF 的情況下對方仍然接受的話，就算一旦感染別人也不會感到內疚，相反 Issac 則認為如果對方是因他而受到感染的話，少不免也會有些加害別人的內疚感覺。

「都講明係 bareback, 如果你都肯既, 證明你 either 自己係 positive or 你自己都唔 care...即係好 fair, 我講左你聽, 咁你 ok 咪 ok...[咁如果你一旦傳染咗比你人都唔會完全有內疚感?]係...咁願者上鈞打死無怨呀!」

(Unicorn, 39 歲)

「即係我可以自己帶套嘅, 咁但係我有刻意咁樣做...咁其實有少少散播病毒咁樣, 我又覺得害咗人, 即係自己已經俾人害咗啦, 咁樣又成日都好似去害人咁。」

(Issac, 35 歲)

4.2.4 直至病毒數量為不能檢測的水平才進行 BBCF：不少受訪者均有「U=U」(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的意識，即病毒數量達到不能檢查的水平的話便難以把病毒傳染給別人，故認為自己已盡了一定的責任，並相信定時服食 HIV 的特效藥可以有效防止交叉感染，但他們卻似乎忽略了感染其他性病的機會。

「食咗大概半年藥先 undetectable 先喇...如果未 undetectable 呢, 咁一定係會戴安全套嘅。」

(Calvin, 25 歲)

「咁你有冇諗過交叉感染呢?」有架...冇得驚架啦, 食緊藥, 可以點呀? 其實一路以黎我既感覺係我食緊藥...你過到黎既時候...我啲藥都可以禁得住。」

(Keith, 40 歲)

- 4.2.5 不會主動要求 BBCF：Stephen 認為由於不是自己主動要求對方玩 BBCF，所以同樣地責任自然放在對方身上而有種後果自負的心態。

「即係唔係我自己主動要求話唔用...咁通常係睇下你用唔用囉...咁你話唔用既話...咁有咩風險都係你自己承擔架啦。」

(Stephen, 35 歲)

- 4.2.6 BBCF 的決定是雙方的責任：Cyrus 非常強調決定 BBCF 是雙方責任的重要性，不能只怪罪於 HIV positive 的一方而忽略自己理應自我保護的責任。

「作為一個 positive，咁我盡左自己既責任就係 keep 住 undetectable 先啦...我會相信係個 risk selection...當然我唔可以話我有責任...我覺得雙向既呢啲野...唔係話你就一定要將個責任擺係我身上...你都要 take care of 你自己...你唔可以話因為對方係一個 positive carrier 而將所有歸咎佢...因為你有個責任...你明明 concern 你又唔問...然後將個責任擺左係人地度...咁你係唔係真係當你自己無錯先。」

(Cyrus, 31 歲)

- 4.2.7 停止 CF 與否的決定：Bosco 與 Hugo 呈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講法，前者認為 HIV 感染可以讓他負責任地停止 CF，甚至是正面地給他一個機會去重新整理自己的(性)生活；至於後者則認為既然擔心感染 HIV 的憂慮已經消失，這可能會令他更投入 CF 的世界。

「我認為人著想，應該自己係戒晒所有 unsafe sex...嗰陣時仲 take 唔 take 都好難講，但係睇返現實，take 咗 chem 你好難去戴套，甚至如果你意志薄弱，你最後除咗個套出嚟，咁其實都係累咗人，咁所以如果係感染咗 HIV 呢，應該考慮唔玩喇喇，甚至乎應該係重整返自己個生活，究竟自己係咪應該性濫交呢？」

(Bosco, 27 歲)

「因為玩 chem fun 其中一個焦慮就係中 HIV，咁既然都中咗囉，可能唔駛擔心呢樣嘢，可能繼續玩，可能本身玩得仲癲添，控制唔到自己既情緒...可能嗰陣時唔會咁執著囉，但係我都唔想其他人會有事既，可能都會用既。」

(Hugo, 25 歲)

- 4.2.8 不會再在以後的 CF 進行無套肛交：Michael 在感染 HIV 後的「教訓」是會在之後的 CF 堅持戴安全套，因為他害怕會再有機會感染其他性病。

「[咁你之後玩 chem fun 有冇戴套?]有戴...[你會講明玩 safe?]係!我驚我會感染其他性病...我感染人哋嘅機會率低好多,我而家去到 undetectable 啦!」

(Michael, 27 歲)

5. 受訪者對 CF 的(用藥)控制和戒除

5.1 全部受訪者均有一些對於 CF, 特别是在用藥方面的控制方法和注意事項, 雖然他們的建議都不是參考專業的緩害措施, 但都是他們的經驗之談。

5.1.1 懂得控制自己用藥的劑量: 這是受訪者最常提及的控制事情, George 特別提到由於服食 G 水的時候可以量度劑量(因為通常是先用有刻度的針筒來量度, 然後混入其他飲料中一起飲用), 所以相對地較冰毒容易控制, 致使後者可能會有過量吸食的情況發生, 故他們希望能夠控制吸食冰毒的劑量, 例如 Bosco 在用冰時不會假手於人, 並待真正性交時才開始用冰; Keith 和 Osman 認為吸食後一旦有反應就可暫時停止, 而不應貪心地多吸。

「其實有啲難我自己覺得...我諗 G 都話好啲有個 measurement 係度...每次 take 1ml 或者最多 take 1.1ml, 1.2ml 就夠...過曬成個 effect 先至再下一 round...但係我覺得 ice 係好難嘅...因為你吸下吸下就唔知你吸入咗幾多...同埋嗰個 ice 個 quality 係濃嘅或者靚少少嘅...take 一下你係會 take 多咗都唔知...個量多咗你都唔知因為有 measurement 呢樣嘢。」

(George, 32 歲)

「其實我一開始無留意自己吸幾多啖...係人哋燒俾我, 我就吸既, 所以我吸幾多口係好被動, 咁而家我就通常都係自己主動燒, 咁我自己的確控制住...如非必要都唔好吸住...例如我知道準備同嗰個對手玩喇, 咁我就開始吸幾口喇...跟住開始進入對方身體嗰陣時再補一兩口, 咁之後就唔再吸住喇, 而事後完咗都唔再吸住, 去到如果真係確定對方想玩下一 round 既話, 我先會再吸, 如果對方唔再玩喇, 走喇, 咁我就唔再吸嫁喇。」

(Bosco, 27 歲)

「當然係個份量要準啦...我覺得唔夠咪再補囉, 唔好貪玩而要多左, 咁你會令到成個感覺都唔喺度...你食多左...跟住你嘔到成地都係, 嗰啲野其實都幾肉酸。」

(Keith, 40 歲)

「基本上之前我都係 take 到 feel 到自己好似差唔多上我就會停嫁喇...我估 around 都係五六下囉...係有啲嗰排真係特別 horny 嘅...或者隔得比較耐...咪可能會吸多一兩下咁囉...ice 我係控制到嘅...去到後期 G 我都知道大約係 0.5ml 左右我就夠嫁喇...ice 既話我有時都會補既, 但唔會補得多囉...都係可能補少少...兩三下咁樣囉。」

(Osman, 24 歲)

- 5.1.2 提醒自己和別人不要過度用藥：Bosco 嘗試為防止在非 CF 的時候用冰，所以在冰壺貼上警告字句，提醒自己和別人不要多吸。

「例如我個朋友，咁我見到佢放工之後喺我屋企做嘢都係咁吸既，或者周末喺我屋企休息，都係咁擺住冰壺係咁吸，咁我就係冰壺度貼咗啲紙句提醒佢唔好吸咁多...[你個 label 寫住啲乜?]好搞笑，我屋企養咗隻龜咁，我寫咗一句『吸毒不能解煩惱，靈龜聽你盡傾訴』...我又寫過話『聞一聞醒腦提神，索多索喉嚨好渴』...其實呢啲 label 唔止提醒佢，亦都提醒我自己，即係提我自己返工之前唔好 take 喇...唔係玩時唔好 Take 喇...咁係叫做鞭策下自己囉...我估佢都未必聽...但係起碼大家意識到 chem 的確係有啲副作用，咁平時食少啲啦。」

(Bosco, 27 歲)

- 5.1.3 適當時候保持自我「清醒」：Keith 和 Michael 都指出一個能夠在場內及時「清醒」的人之重要性，特別是有人在過度用藥後產生不良反應下能夠得到妥善處理。

「有次我個 friend 同我講...你真係唔係一個自私精既人黎...你會係 take care 晒成場所有野，邊個玩緊，邊個唔係玩緊，你直情睇晒，有邊個坐喺度你會走埋去撩佢...即係佢話我會睇住晒所有野...你始終玩耍有一個肯醒...有咩事佢識處理晒所有野，唔會出任何差錯，要識補救，要有一個人要醒...如果個個都迷晒既話，冇人出黎救你，反白眼，嘔白泡，邊個會理得你？你攤左喺度，我都要諗辦法救醒你...即係要有人要醒...或者第一次玩既時候，個 host 教左我好多野，當有人反眼嘔白泡既時候...你點去救佢...有咩方法去舒緩，令到件事唔好再衰落去。」

(Keith, 40 歲)

「最好係三個人囉...我驚一個人會手忙腳亂...三個人嘅意思即係有個人睇住...最好梗係有一個人真係睇住個場，你可以 join 掛我唔理你啦，但係你真係要有一個人真係會 take care 到人嘅，即係佢係最清醒個個，佢唔可以 take 得太多，或者盡量唔好 take。」

(Michael, 27 歲)

- 5.1.4 提高自我警覺性和懂得照顧自己：Unicorn 和 Michael 認為在 CF 的過程最重要是提醒自己不要失去理智，以及清楚自己的處境。

「我諗最緊要唔好俾自己失去理智，或者不省人事...要有危機意識，drug 係其一，唔好令到自己不省人事，或者失去理智完全唔知自己做乜...第二對於身邊既

人 alert，乜野人有啲乜野古怪呀，會唔會放蛇呀 whatever，即係對環境 alert，對人 alert，究竟你識唔識個人係乜野人啦...佢究竟係真心同你玩，定係偷野既，亦都唔少呢啲 case，呢啲野都要小心。」

(Unicorn, 39 歲)

「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例如你知道自己份量要去到幾多啊，同理...點樣解決發生嘅意外囉，可能會唔會突然間個身體狀況可能呢個數量原來已經 over 左，因為好難計架呢樣嘢。」

(Michael, 27 歲)

5.1.5 盡量找信任的人結伴：Keith 和 Michael 指出特別在初次接觸 CF 之時，應該盡量找相熟和信任的人作伴，希望能夠彼此互相照應。

「如果你想試我俾個忠告你，你搵信任得過既 friend 去試...至少限度佢唔會害左你先，你有咩事佢都識得救你先...如果搵個初入行，未玩過，大家一齊玩既時候你 take 多左，咁你會死嫁嗰，佢唔識救你嫁嗰，你咪出事囉...或者你 take 你大左，你唔著衫走落街既話，冇人攞得住你架嗰，如果有經驗既可能會知點樣綁住你，點樣救返醒你。」

(Keith, 40 歲)

「最好佢自己熟嘅朋友，即係同佢去試啲樣嘢...而且佢要認識，仲要熟啲樣嘢囉，如果唔係既話我覺得好危險。」

(Michael, 27 歲)

5.1.6 懂得如何「解毒」：Keith 則從他過往的經驗中指出那些方法和飲料最能夠即時「解除」毒性。

「你要知道每一隻 chem 既特性...最快既方法可以解到嗰隻 chem，[有咩方法解呀？]jice 就即刻沖熱水...如果 G 就飲鮮奶...如果你要話玩完之後要點樣去清呢，通常就係飲涼茶...廿四味，或者野葛菜水，野葛菜水係最快同最有效...但唔係度度都有得買...有啲普通涼茶鋪有既，通常我地識玩嗰班呢，要走去灣仔嗰間度買架...跟住係春園街附近有一間架...呢兩間我地會真係成樽買黎飲。」

(Keith, 40 歲)

5.1.7 懂得收放自如和尋求協助，朋友之間可以互相提點：Keith 認為對 CF 要懂得做到收放自如這個他口中所說的「最高境界」，即要知道如何去玩之餘，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戒，做到適可而止，除了找尋機構的幫助外，朋友之間的提點也可以有鼓勵作用。

「你玩完之後你既經歷可以幫到人...即係我會係咁樣鋪排囉，玩唔緊要，最緊要係識戒...即係本身你要諗自己去到咩位你要戒，或者你有咩頂唔順既時候搵人

幫你戒，呢樣先係最高嗰個 chem fun 境界...唔易做到嫁...你睇下有幾多人沉左喺底...你識收識放已經叫做識得玩同識得保護自己啦嘛...咁同理當然有班人喺你身边同你一齊行啦，大家會鼓勵大家，最近有冇玩呀，即係會家庭式出黎講嫁，或者你知佢一路都玩緊...咪繼續鼓勵佢減啲囉。」

(Keith, 40 歲)

5.1.8 為自己訂立底線：Unicorn、Michael 和 Osman 都為自己訂立 CF 的底線，例如前者拒絕他認為是更加高危的用藥行為(即吸食海洛英和用針筒注射冰毒)，而後兩者則堅持不會自行購買和藏有毒品，避免提高用藥的機會。

「我真係有條底線你唔好俾白粉我...就算係 slamming(用針筒直接在身體注射冰毒)我都唔會...或者咁講，我都仲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或者應付到囉...我唔希望有呢啲事發生囉...[有冇見過(slamming)呀?]有，[打邊度呀?]好似係手臂...見過一次...我唔驚訝，我知呢個世界係有呢樣野，只不過我自己唔做姐...我覺得好似已經唔係我嗰個範疇會發生既野，所以我有同佢搞囉。」

(Unicorn, 39 歲)

「你有冇擺 chem 嫁?」有...絕對有...呢個我自己嘅底線...即係我身上唔可以有任何毒品...我唔會幫人拎，呢個保障我自己，我屋企一定唔可以有，呢個保障屋企人...呢個自己嘅底線...喺我潛意識裏面一直以來已經存在，只係我後期，即係近年，傾吓傾吓之後發覺原來自己對某啲嘢都有條底線喺度，先至知道有呢條野嘅存在...同理亦都唔係屋企度 take...一定係 chem fun 時候先至會 take。」

(Michael, 27 歲)

「我唔會去買(chem)，唔會去 keep (chem)，我會覺得假如我買咗或者我 keep 咗...可能真係會畀 chem 帶返轉頭我覺得...其實我問唔中都會睇下 Grindr...但係我搵唔到嘅次數居多...咁就可以令我中間 chem 嘅頻率冇咁密囉...起碼到我而家為止...我唔會比錢買...或者係起碼我唔會 keep...有啲係自制力...即係我會知道一旦我買或者 keep...我有機會真係自制力唔夠既...但係起碼我而家只要我堅持到我自己唔買唔 keep...咁就 ok 既。」

(Osman, 24 歲)

5.1.9 懂得如何處理過度用藥：Raymond 提到如何處理在場人士於過度用藥後產生不良反應下的方法，例如保持空氣流通和補充水份，並且進一步協助對方驅散藥力。

「要扶佢坐好啦，搵啲熱毛巾同佢抹一抹，跟住可以抖下氣啦，令周圍啲空氣流通啲，開窗，通下風，通爽啲咁樣，到佢有返咁上下，咪要的佢入廁所沖熱水涼，幫佢散一散啲野...另外因為佢流失左大量水份，因為食完 G 之後身體亢

奮，即係令你身體機能爆發呢...就幫佢補充水份，俾佢飲寶礦力，甚至嗰隻叫做乜嘢...得力素。」

(Raymond, 34 歲)

5.1.10 撰寫 CF 日記提醒自己：Michael 由於預期用藥是一件不好的事，所以在第一次 CF 過後使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他口中所說的「黑歷史」以作為日後自我警惕之用。

「(我有本野 mark 低晒)所有我 chem fun 嘅日子...[你最近 mark，定係一直以來都有?]-一直以來，我第一次 chem 都有...我知道邊一日 take 左嘅乜嘢，我會寫埋...[點解你會 keep 一個咁既 diary 呢?]-我想呢個係我既黑歷史，我想係一版寫完左，寫滿左...[乜嘢叫做黑歷史呀?]-即係唔見得光既嘢囉...我覺得自己過去唔見得光既嘢...或者而家睇返既時候會覺得可能自己有需要所以先尋求呢樣嘢幫手去舒緩自己既嗰陣時既需要啦! [乜嘢需要呀?]-唔開心呀，空虛呀，或者壓力呀...但係佢只係得到個舒緩囉，但唔可以解決問題。」

(Michael, 27 歲)

5.2 直至訪問那天，十五位受訪者之中，六位仍有繼續進行 CF(頻密程度由大約每星期三至每個月兩至三次不等)、三位戒除了 CF 一個月(其中一位正在保釋中)、一位戒除了三個月、一位戒除了六個月、一位戒除了八個月，最後三位戒除了一年(其中兩位處於守行為階段)。不同受訪者的故事反映他們考慮戒與不戒的原因和掙扎、曾經使用的戒除方法、再度 CF (relapse)的理由，以及他們普遍認為戒除 CF 時最關鍵的心態。

5.2.1 戒除 CF 與否的原因和掙扎

5.2.1.1 對外觀和健康上的負面影響:以下四位受訪者都是 HIV 感染者，但令他們停止 CF 的原因都並非與 HIV 有關，反而是另外的一些影響，例如 Keith 因為害怕面容變差而決定戒除 CF；Calvin 是由於用藥後的不舉問題而希望藉此回復昔日的狀態；Michael 則是因為恐懼再次出現如服用 foxy 後的 K-hole 幻覺而覺得需要停止 CF；至於 Clement 經歷患上丙型肝炎的教訓後，不欲再進一步失去健康而決定放棄 CF。

「而家係同我之前個樣係 match 既，但中間玩緊嗰段時間，個樣係面青口唇白...唔會有心思去打扮...即係唔會好差...但係嗰啲傻下傻下嗰啲樣囉...好明顯你個樣係唔精靈...呆呆地嗰啲好似病樣咁...[最終極令你 quit 既原因係咩嘢呢?]-轉數慢，個樣成個 look 出黎唔係最好狀態就唔玩囉。」

(Keith, 40 歲)

「你 quit 左呢六個月個決心黎自啲乜野呢？」呢個好根本既扯唔到旗...我連自己打飛機都扯唔到旗喎...你話你一個幾慘既狀況... [咁去做 bottom 囉？]」
做 bottom 唔一定 high 嫁...二來後面自己無咩保養...已經玩到傷晒...痔瘡呀...流血呀...即係我覺得都要對自己屁股好啲...之前係完全扯唔到囉好怪。」

(Calvin, 25 歲)

「咁嗰陣時(用了 foxy 的 CF)我突然間前面好似有個 mon 嘅玻璃嘢，之後我見到好多畫面，嗰啲畫面係我驚...似嗰樣 K-hole...嗰個畫面我不停穿越好多唔同時間軸，又喺入面死咗好多次，我不停咁死不停咁死不停咁死...恐怖喎呢個係...例如我見到入面其中一個畫面，我個頭俾人斬咗落嚟，跟住見到啲血管標晒啲血出嚟...之後俾人用刀係咁插落我個身體度，但我完全冇知覺...同埋仲要重複地 loop 囉...我 feel 到自己死 N 次...所以我醒返嗰陣時我都唔知而家係咪要死一次...我真係唔知...[點解嗰刻令到你覺得需要停呢？]我喺入面死咗咁多次，我好驚。」

(Michael, 27 歲)

「有一日返工突然之間收到一個電話係九龍灣嗰邊打黎...就話你呢排做過啲咩黎，今次驗血報告你中左丙型肝炎...咁 take 野既生涯就開始叫做尾聲...九龍灣個醫生冇關我，就講左一句你唔需要同我解釋，你只要知道自己做緊咩就得喇...咁我聽完呢一句說話之後就直到而家都有玩過同埋有 take 過野喇...因為我可能回想番之前係咪真係自己想去 take 定係其實我知唔知道自己我做過啲咩呢...我有問過自己一樣野就係我仲可以失去啲咩...再加上我唔擔保下次我又有另外一樣野...[咁呢個健康既考慮都幾重要既因素？]我自己覺得係喇...咁所以同自己講唔好咁貪玩呀...我唔想喺健康上面再失去啲野啦！」

(Clement, 34 歲)

5.2.1.2 對行為上的負面影響: Calvin 首次接觸毒品時是與性扯上關係，但後期他意識到自己出現很大的行為轉變，即是由透過毒品與別人性愛變成自己在家中隱蔽地吸食冰毒，這個意識使其開始反思自己與毒品的關係，令他產生停止 CF 的念頭。

「開始想戒時我意識到 drug 主導...變左有個 behavioral change，即係由性愛交際變為自己 take 自己 high...趁放假既時候屋企冇人，咁自己一個咪自 high...打吓飛機咁樣...都持續咗半年時間...斷斷續續其實嗰陣時就想戒癮嫁喇...究竟可唔可以 tune 番到呢...好似覺得自己愈黎愈怪囉呢個 behavior...我自己覺得係唔好既先兆黎架...覺得要擺番自己出黎囉...多啲行番出呢個門口就唔會 take 咁多 drug...究竟我想要的咩野呢？所以反問番自己...同啲毒品溝通...好似做個人讀白咁...即係毒品想個主人點對佢呢？呢啲 reflections

其實好幫到自己諗...咁不如嘗試放低下佢喇...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係粒冰都想眼前嘅人放低一下自己。」

(Calvin, 25 歲)

5.2.1.3 愛情的兩面性：愛情在受訪者 CF 的歷程上可以起到正面和負面的作用，正面的就如 Osman 所說一段穩定的關係使他停止 CF，這是與不欲因出軌而帶來良心責備有關，或者如 Bosco 般認為情侶之間的健康性關係可能使他不再 CF；而反面的是如果雙方都是 CF 的話就可能令用藥的情況加劇，但 Cyrus 指出這其實是取決於大家是否有個戒除 CF 的共同目標，至少對方的情感支持可以使他遠離孤立無援的生活，反而有助其重投社會之中(Cyrus 覺得自己近年來出現社交障礙，使其轉而經常在家中用冰)。

「我想對我男朋友好啲...即係費事係出面再搞咁多野...我諗仍然都係呢個男朋友就未必會(CF)...[其實你同佢關係點?]而家同佢都算好親密架啦...都 keep 住個關係好既...即使有拗撬都好...都會攤出黎講...咁同埋我同佢有時真係唔使講到出口我都知佢心入面諗緊啲咩野...咁所以我諗都唔會同佢有分開既一日...但係假如真係各種原因我同佢分開左咁我又係咪真係節制到定還是有無需要咁堅持(唔玩 CF)，我唔排除未來既野，咁但係現階段黎講我估都未必會同佢分開。」

(Osman, 24 歲)

「如果識到一個男朋友，而佢唔玩 chem 既話，我諗就可以 quit，因為我有一個恆常既性伴侶...而佢又令我可以唔駛靠 chem 都滿足到既，都 ok 既...咁但係你玩 chem fun，你真係會搵一個唔玩 chem 既人去拍拖，我覺得唔係話有可能，但係極少囉...我諗可能會特登搵一個玩 chem fun 既男朋友，即係大家一齊玩...跟住就變咗以後大家玩 chem fun 就係我同佢喇，唔再同街外人。」

(Bosco, 27 歲)

「如果嗰個人(男朋友)都係 take 既...我諗最主要係如果你同佢有個共識有個目標去 run 既話...去 work 呢樣野(戒除 CF)...其實唔會話 work 唔到既，反而你有個 companion 其實仲好...[可能一齊 take 得仲更多嫁嗎?]咁當然睇下大家個 support 同埋溝通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好啲...如果唔係你又怪我我又怪你既時候咁就死得啦...咁但係可能佢帶到比你一啲精神上既 support...咁我覺得都係好既...因為始終呢段我自己咁毒既時候呢...起碼你多個機會同人傾囉...吹水又好...啗交又好...始終圍著身邊你會多左啲人...可能慢慢你就會習慣番係呢個社會入面...即係你會適應呢個群體生活之中。」

(Cyrus, 31 歲)

5.2.1.4 性與毒品的超強連繫：當不少男同志曾經享受過 CF 帶給他們無比的(性)快感時，他們便會將這種感覺深刻地印在腦海之中而忘掉之前的無藥性愛，例如 Bosco 是心甘情願地與 CF 這個「魔鬼」打交道，因為他很害怕缺乏藥物下會令性生活變得枯燥乏味(再加上他在 normal fun 的時候也不見得有很如意的性生活)；George 則指出這種「無毒不性」在很大程度上窒礙他與男朋友之間的性關係，形成他倆欲戒除 CF 的內心掙扎(雖然這不至於會影響他們的感情關係)，故他希望尋求一種藥物的替代品並將兩者脫勾；Keith 分享自己得以成功解除這個超強連繫的經驗，他在社工的引導下重拾「白飯」(比喻為 normal fun)的回憶，從而逐漸脫離 CF 的誘惑。

「雖然話 chem fun 有時係玩得唔開心唔如意，但係事實上我未玩 chem fun 之前，去約其他人做愛一樣係有好多唔如意既事發生...簡單啲嚟講就係依家 chem 未有令我發生一啲不可挽回既後果，咁所以我依家都未有後悔話玩 chem fun 既...其實就算佢(CF)係魔鬼又點...有啲人係心甘情願將自己出賣俾魔鬼...咁呢個問題等如你問下猶大點解你要出賣耶穌啫，我係為嗰三十銀兩去出賣耶穌呀...咁你正經既嘢係好理想，當然我想行呢條路，咁但係我係受到誘惑...我係寧願去為咗享受一時既快感而走去行歪路...咁點呢...我依家都唔知點樣可以打甩個魔鬼，你話要我戒毒，要我去唔再濫交喇，咁可能我接受唔到跟住既日子要去禁慾，好苦悶...跟住好長時間都未搵到一個 stable partner，可能我唔想付呢個代價。」

(Bosco, 27 歲)

「我 focus 喺諗啲咩方法可以去代替到啲 substance 而去 enhance 到我同我男朋友之間既性關係...因為一停咗之後就好似...[冇 normal fun?]真係得一次，但係嗰一次好似唔係好得...變咗呢個係一個要解決嘅問題...我希望可以搵到一啲額外嘅嘢去解決呢樣嘢..當然我同男朋友都知道好難可以去得返嗰樣嘢...就算追唔番都好...但係會唔會有啲額外嘅嘢可以幫到我咁去有番呢一種感覺呢...我唔希望見到佢搞嘢嘅意欲都有，我唔係好接受得到囉...有一次我記得喺台灣，其實我見到佢唔係硬唔到，我見到佢自己無啦啦喺度打飛機...我嗰下有啲髒髒地...有冇搞錯呀...我覺得呢啲位係我需要同佢去 find out 一啲好少少嘅解決方法...既然大家嘅目標係唔用 substance 嘅話...都要搵到啲位...唔好話完全取替...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喺呢方面做得好少少。」

(George, 32 歲)

「其實我一路都想戒，但 chem fun 嗰個感覺仍然...總之我一 horny 就會諗起 chem fun，一諗起 chem fun 就想去玩...但我可唔可以有 horny 但係冇 chem fun 呢？我解唔到，佢困擾左我幾個月，我唔想一 horny 就要 chem fun，我可唔

可以用左個 chem fun...跟住我將呢個問題話俾佢(小童群益會社工)聽...佢話其實你塊牛扒係好難搵到既野,同埋塊牛扒有毒,跟住你另外隻手碗飯係令你飽肚,隨時拎到既野...點解你唔追求呢碗飯而去追求塊牛扒呢?跟住一講完我個結已經解左,塊牛扒根本有毒,食黎冇用,碗飯不黐係身邊,隨時都有得食...你食過塊牛扒覺得好食,咁就經常性追住塊牛扒就唔理碗白飯既時候,你咪扣住左,唔記得碗白飯而去追塊牛扒...咁塊牛扒一路都係毒品黎架嘛,同埋你唔係咁易拎到既野黎,當你勾左嗰個位,你肚餓既時候你剩係諗起牛扒,唔諗起白飯既...勾住左你肚餓咪剩係會追塊牛扒囉...當你重新接受碗白飯...重新再品嚐個樣野...你咪放棄左塊牛扒囉,咁你咪解左...完全係嗰種好似係被釋放既感覺,完全係我唔洗煩啦終於。」

(Keith, 40 歲)

5.2.1.5 缺乏戒除 CF 的動機：Stephen 和 Cyrus 明確地指出他們缺乏很關鍵性的動機去戒除 CF，例如 Stephen 曾經應承跟父母到泰國戒毒，但在起飛前臨時爽約，他歸根究底其實是因為沒有人生目標而令自身沒有動力去遠離 CF；Cyrus 則認為現時的負能量遠遠超過正能量，使其缺乏動力思考未來，更視 CF 是他們當前唯一的精神支柱。

「其實之前有應承過屋企去某個地方戒毒，[邊個地方呀?]泰國...因為嗰度有個唔知咩戒毒中心之類...有應承過去既...跟著上機之前就轉軌囉...佢地諗住帶埋我過去...臨上機嗰一日我就失左蹤，[你去左邊呀?]去左玩，[你係有心放飛機?]唔係呀...有一段時間已經覺得唔想去架喇...但係我最後嗰刻先講囉...都有諗過去，但係決定都係唔去...呢一次應該係比較 aggressive 既方法...[其實你有冇啲咩阻力令你覺得用唔到呀?]應該我有一個主要既動力去令我甩...有一個人同我分享過佢點樣甩，就係佢阿媽幾年前過左身，咁跟著佢就用左...即係我聽到佢個故事，如果我係佢都應該會係嗰一刻想戒...即係佢阿媽臨走之前應承過佢...之類嗰一個動力...[但係呢個動力好悲哀嗎?]係呀，所以咪暫時未有一個咁既動力...[想知你有冇一個年期比自己呀?]冇...[其實你係咪生無可戀呢?]可能係太過冇動力去令我有人生目標。」

(Stephen, 35 歲)

「有嗰個(戒除 CF)念頭但係冇嗰個 motivation...又或者係而家已經處於一個唔開心狀態，而呢個狀態，chem 係幫緊你...令到你冇咁多負能量...[叫唔叫逃避現實呀?]你可以咁樣講...但係如果你拎走埋呢舊嘢嘅時候呢...應該話你連僅有嘅嘢都有埋...你剩低什麼呢?佢某程度上係畀緊你小小嘅 support...[你唔可以喺其他嘢上面攞番呢一種 support?]係因為冇能力去...譬如我要約啲 friend 去玩，錢呢時間呢?[但係你買 chem 都要錢?]我自己

一個人會比較容易去 project 自己要預幾多 budget...而當中呢個 motivation 講得難聽啲就係我而家 get 到既 negative feeling 大過 positive feeling 囉...即係我得到既負能量係遠遠超出左我想 look for 既正能量。」

(Cyrus, 31 歲)

5.2.2 戒除 CF 的方法：Unicorn 認為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刪除毒品賣家的電話號碼和手機交友程式來斷絕一切與 CF 有關的聯繫，但 Cyrus 指出由於現時の同志圈子大多依靠手機交友程式來結識朋友，再加上自己本身的社交圈子已經頗為狹窄，故認為這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事；Keith 和 Cyrus 分別覺得最理想的做法是建立新的興趣和找到新的工作來填補生活上的空間，務求以其他活動取代 CF，即是一種「被佔據」的狀況；至於 Ivan 就訴諸於比較充滿象徵意義的做法，就是透過他所謂「剃頭明志」來喚起因 CF 而失控的教訓。

「最簡單嘅方法係 delete 左 dealer 個電話...刪埋個 app 囉...[咁可能仲有 Whatsapp、Line 聯絡你嫁嘛？]其實冇嫁，推得一次，第二次就唔搵嫁啦...delete 晒所有 contact，你同呢個圈斷絕來往，你根本已經係冇途徑同埋有機會接觸到呢樣野呢，咁慢慢就會消失，就會 fade out 啦。」

(Unicorn, 39 歲)

「你有冇曾經諗過斷左啲電話 apps 呀？」掉埋個電話...咁不如唔好做 memba 啦...[咁你做 memba 唔一定要同 drugs 有關係架嘛？]我都知，咁係邊度識人呢？咁要 cut 埋 d apps 既時候...就係呢一個 circle 既問題啦...而家個問題就係個 technology 同埋你個 social group 係點樣連埋囉或者咁講...呢個圈子唔可以話打唔入...做 gym 嗰陣時都話有一班會做 gym 既係嗰個場合度出現...可能而家我有左係嗰個環境出現...嗰部份其實某程度上已經 occupy 左我一大段時間...咁而家少左既時候，而我又冇野做，我相對地時間就多左。」

(Cyrus, 31 歲)

「你有冇其他野去取代 chem fun？]玩花茶，玩花茶係我最高興，日日會玩既野黎既...[茶道咁樣？]類似喇...[之前有冇玩架？]之前有咁 details 研究既...係買啲花返黎沖...咁有隻花新出，咁可以試既時候咪拎黎試...佢最緊要個賣點係話俾我聽抗氧化同美容神器呢幾樣野...已經霸住左我既時間。」

(Keith, 40 歲)

「我會覺得影響得多既係可能我搵到份工...set up 到 new habits 去 take over 我而家呢個既 habit...好多時都係咁...你都係搵一個習慣去 cover 另一個習慣...咁我覺得絕對地 effective 啲既...咁你用嗰個頻密度其實好取決於多唔多野 occupy 你 daily activities 度...即係你塞滿左你個 daily schedule 既話...其實你唔會得閒去諗呢樣野，that's why 係會 more effectively 去影響我 drug 既 usage 囉...因為如果你唔被 occupy 既時候其實代表左啲乜野呢...代表左你因為無朋友而變得寂寞空虛

凍呀...定係話你本身真係冇野做...又或者係可能本身個圈既文化打垮左人與人之間一啲基本關係建立...某程度上比個文化或者 technology 影響得好嚴重。」

(Cyrus, 31 歲)

「以後唔再玩 chem fun 嗰陣時就諗住...因為平時就我阿媽幫我剪開頭髮...咁嗰陣時佢就去咗兩個月旅行...初初都係諗住等佢返嚟, 嗰陣時又長啲頭髮, 跟住再聽人講話啲頭髮會驗到, 總之好唔想俾人知...於是乎嗰陣時直情索性剷光晒個頭, 即係剃頭明志嗰啲咁樣呢! [所謂嘅明志係咪我要立定決心從此唔再玩 chem fun?] 係啦! 以後睇相都記得...提醒自己唔再玩啦...[咁你明志左幾耐?] 你當接近一年啦...其實嗰陣時係諗住係呢世人都唔會再玩返架啦! ...光! 完全光! 見到啲頭皮令架!」

(Ivan, 24 歲)

5.2.3 再度 CF (relapse) 的理由: 十五受訪者之中有兩位曾經在戒除 CF 一段時間(Ivan 和 Unicorn 分別戒除一年和兩年)之後有復吸的情況出現, 前者是因為抵受不住對方外表的吸引力, 再加上之前的教訓已經漸漸淡忘, 故認為不要吸食太多便再試無妨; 至於 Unicorn 是因為工作提神需要而再次吸食冰毒, 最後亦重新踏入闊別兩年的 CF 圈子, 這與他認為將來能夠再度戒除 CF 的自信心有關。

「初初真係唔想(再玩), 跟住有次對方真係好靚仔咁樣...又想玩咁樣...初初話你 take 啦, 我唔 take 咁樣...咁但係可能食左一兩啖...咁但係一路提醒自己唔可以再食啦! 或者吸嘅時候有以前吸到咁盡...即係喺佢面前就做下樣吸咗落去, 但其實就唔落到肺, 又或者好快噴番出嚟...[但係你嗰陣時係立志以後都唔玩嫁嗎?] 咁嗰陣時都有諗過嘅...但係最後決定都係覺得諗住唔再玩咁多啫...即係都算啦...少少喇咁樣...再加埋都已經過咗一年啦, 咁可能有啲淡忘...又會覺得唔好玩到咁癲, 唔食咁多囉...變咗由完全唔食可能變咗就唔好食咁多就算啦。」

(Ivan, 24 歲)

「[2016 年中點解會復發嘅?] 初頭就因為踩兩份工, 初頭呢係(靠 ice) 去提神...[但係你唔覺得自己浪費左之前嘅功夫咩?] 因為我發覺我要 quit, 我可以 quit 得返...咁某程度上都係有少少心郁郁嘅, 話兩年幾冇掂過, 點都係有少少心思思嘅...我諗係頭半年就真係用黎提神嘅, 我後半年先玩...譬如我齋 take 冰, 真係冇玩嘅...可能真係太勁啦, 同埋我都係冇時間去攞野...我兩份工, 我連訓都有得訓, 我仲邊 spare 到時間去玩...[咁點解半年後你玩返下呢?], 因為已經唔做啦...嗰個 ice 嘅作用就即刻飄上黎, [即係 horny?] 係啦, 一黎都已經忍左咁耐, 二黎就闊別左呢個圈咁耐。」

(Unicorn, 39 歲)

5.2.4 戒除 CF 最為關鍵的心態: 部分受訪者認為其實戒除 CF 最關鍵的

心態是取決於自己是否有足夠決心，外在的力量當然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但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懂得權衡輕重。

「我覺得戒毒一定要靠自己啲意識去戒囉...因為我覺得每一樣嘢都要由生活做起，咁可能改變咗生活之後，你已經習慣咗嗰種模式既話，就唔會咁易掂返，因為我會諗返起個過程，原來戒係咁辛苦既，咁樣我唔會再令自己掂返囉，掂返嗰陣時，要重新計時，跟住又要再戒過...嗱晒啲時間囉。」

(Hugo, 25 歲)

「外人係一個門路，最重要係自己既決心係邊度...即係你自己計條數計落去，係贏定輸自己知架...繼續食落去你身體頂唔頂得順，有冇野出你自己知...冇人會幫到你...例如你腦轉數慢左...你自己知...你繼續俾自己轉數慢落去既話...咁冇人幫到你架喎...當你一對比你食同唔食個分別既時候你就會知，邊樣重邊樣輕...咁而家我唔食對比返食緊既我...你會見到個樣係完全唔同既話...你會收手囉...同埋會搵另外一樣野專注落去玩既時候，你就唔會玩呢樣野。」

(Keith, 40 歲)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自己...其實係你想唔想之嘛，你想既你就唔使人地幫你都得，有幾難...或者咁講啦...想戒都戒唔到嗰啲其實係佢未夠想戒之嘛...即係其實好多人...佢知係唔好，但係佢根本都未夠個決心...應該係咁講...口講一套...心裡面就自己知啦。」

(Unicorn, 39 歲)

6. 受訪者在非政府團體的服務使用

6.1 受訪者對服務提供者的評價

部分受訪者曾經接受過四個不同類型機構(分別以機構 A、B、C 和 D 代表)有關藥物濫用之服務，以下是他們的部分評價(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評價受制於其自身的自願性與否、參與次數和投入程度等)。

6.1.1 機構 A 的主要服務目標是為濫用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專業的戒毒輔導及家人支援服務。Calvin、Issac 和 Cyrus 提及的服務和活動包括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與迴響團隊(outsider witness)、小手作工作坊和生命節等大型活動，讓他們得以重整經歷、認識自己、啟發他人、尋求改變和訂立目標等，從而逐漸取代濫藥習慣，並且擴展其他社交生活。

「敘事治療啦...當中會睇番自己其實除咗毒品之外，身邊都有好多聯繫，譬如屋企人呀朋友呀...同埋自己想追求嘅嘢...咁喺 chem fun 入面都未必畀到我嘅...

嘗試用其他方法去做番未食 chem 之前嘅自己...除咗個人輔導,仲有團體輔導啦,佢哋叫迴響團隊,每一個當事人去同社工一齊問答環節,分享佢過往嘅經歷,跟住台下嘅觀眾聽眾就住故事主人翁嘅經歷...去讓自己回想起...啟發某啲嘅想法,睇到有咩圖像呀...睇到主人翁有啲咩價值呀,從而推動番台下嘅觀眾有啲咩啟發...將來會做啲咩改變...呢個就係成個敘事治療既 main course...另外一啲配套就係同屋企人、曾經吸毒嘅朋友既社交平台,例如做下啲小手工、皮革呀...每次見面都有上次講過嘅一封信一個 summary 畀返我,感覺好尊重,同埋每一個對象都會受關注...自己覺得係佢哋嘅活動入面係好受到重視嘅...除咗個人活動,仲有一啲大型活動...例如生命節、音樂會、舊曲新詞比賽既...喺啲大型活動裏面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同路人啦...互相去扶持嘅...諗到我嘅生活唔單只係 memba 既。」

(Calvin, 25 歲)

「其實我開頭覺得唔知做乜,因為可能我唔係好知佢個流程係點,又開頭又做好多 life preview,又做生命線...咁...咁可能佢認識我多啲啦...而家開始就入肉啲...或者建立關係...咁有個 worker 跟緊我啦...而家 set 緊啲目標,希望我搵番啲人生目標...又希望我搵到啲嘢可以取代到...即係佢會覺得係一個拉力...佢就覺得係一個拉鋸戰,咁你喺呢度重咗嘅,你 chem fun 咪少啲囉...同埋一個 cognitive approach 咁去做囉...[咁暫時有冇有效?]我諗都係揣摩緊。」

(Issac, 35 歲)

「其實係令到我係咁多時間入面,抽出左一部份係可以比佢地...其實都係一件好事黎既,即係我唔使咩屋企咁耐呀嘛...[即係所謂被 occupy?]係喇...被 occupy 既...可能識到一啲新朋友既...其實都係有啲聚會...workshop 呀...分享之類囉...[幫唔幫到手呀呢啲服務?]其實會有啲野學下,有啲小手作學下...又或者 set up 一個共同目標...可能我地搞個小攤檔咁樣去義賣又好,即係可能當自己幾個人夾份...總之做啲生意咁樣...有個 team building 或者叫做有一個目標係會希望令到嗰幾個人有啲精神上既倚靠...總之去 work for 一個 common goal。」

(Cyrus, 31 歲)

6.1.2 機構 B 的主要服務目標是協助有吸食毒品傾向人士,建立抗逆力及自信心,鞏固健康生活及遠離毒禍。Stephen 在一定程度上是半自願地接受戒毒服務的(因被母親發現在睡房裡藏有冰壺而著他接受服務),但他對社工的跟進輔導顯得有點抗拒,因有種被別人長期監視的感覺。

「其實一路都有社工跟...[佢同你講啲咩呀?]咪都係食飯幾味囉講下...喂你到訂喇嗰啲囉...但係我又唔想..好似呢...長期比人監視嗰個感覺...總之我唔想比人監視...咪係戒毒服務囉...只不過係有一個社工 keep 住會定期同我傾囉...[咁你而家仲有冇見佢?]問唔中都會既...去佢個 center 度傾,有時就佢上黎屋企...都

係講下屋企...爸爸健康啲啲囉...[其實你係咪好抗拒呢種形式既服務呀?]部份囉...好難去概括係幾多個 percent 抗拒幾多個 percent 係接受。」

(Stephen, 35 歲)

- 6.1.3 機構 C 的主要服務目標是建立針對同志的預防教育和輔導模式，透過提供身體檢查、個案輔導及支援小組，協助有需要的同志脫離濫用藥物的習慣，不再依靠藥物，重塑健康的生活模式。Michael 主要提及的是藝術治療，他認為過程中有助回憶過往 CF 的歷程而重建自己的人生，在生活上所面對的各種壓力得以舒緩和處理後，希望使其遠離對 CF 的心理依賴。此外，他亦指出其他群體活動的參與對其有正面影響，例如填補生活空間，建立社交圈子和學習實際知識等。

「我識到一班朋友都幾開心...藝術治療就係...整個過程我覺得比自己多個機會去睇返自己成段 chem fun 旅程，即係回想起某啲嘢嘅時候，都有啲新嘅睇法...或者我同震音(機構社工)傾嘅時候都會講返啲有關 chem fun 嘅嘢...即係我同佢傾嘅嘢都係...我自己可能家庭壓力呀，或者感情壓力嘅時候...傾返之後去解決返呢啲問題...都會帶到我離開 chem fun 呢樣野...唔需要再靠佢...我哋應該做左六次(藝術治療)...[你覺得其他活動對你有幾大幫助呀?]合唱團、野外定向啲啲...我覺得會有好嘅影響...第一佢填番我啲空間，即係我所講個生活上啲有空格嘅時間就會多啲機會接觸番 chem，第二我喺入面識到一啲朋友，或者學到新知識...同埋呢度拎嘅嘢，會比 chem 入面拎嘅嘢更加實際啲囉，因為其實我去返嗰度(CF)嘅環境嘅時候，我唔能夠太過記得其實我做過嘅乜...其實都幾唔實際...同埋呢啲其實好實質嘅存在，我呢啲友情個感覺上...成個感覺都開心舒服。」

(Michael, 27 歲)

- 6.1.4 機構 D 的主要服務目標是為戒毒人士提供住院式藥物脫癮治療及康復服務，幫助他們擺脫毒癮，而在完成基本療程後可自由選擇入住中途宿舍(治療性暫時居所)，以促進其重返社會。Angus 之前因為藏毒罪而被判感化令和送往機構 D 轄下的康復院和中途宿舍，他指出入住期間雖然過著半農村和半封閉的生活，但這種住院式治療是最為有效的戒毒方法，因為可以完全跟外界斷絕聯絡，遠離濫藥生活，不過他同時認為一般人由於工作關係而難以接受住院式的戒毒服務。

「有咩野做...可能掃下地...斬下樹呀...餵狗呀餵羊呀...半農村式既生活...(中途宿舍)算係康復療程既一部分，即係佢要你住完半年至九個月，咁就要住三個月既中途宿舍...純粹係比個地方你...[咁啲九個月就真係困住你?]困住我...唔可

以對外 contact...咁呢三個月佢就可能等你自己搵份工...咁你夜晚就一定要返去宿舍，等你冇啲夜生活，等你個人穩定左啦...可能佢定期幫你驗毒...等你個人適應番個社會、操守咁囉...[咁你而家每一日要幾點番去？](夜晚)七點半之前...跟住(朝早)六至七點可以出黎...我覺得呀你要有個地方比佢地戒毒...其實你真係要一個人戒毒呢...即係住院式既服務係最有用既...但普遍既人都有工作，你唔會突然間掉底你啲工作一年半載咁樣走去架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即係成效方面...做住院式服務所以係好難吸引人去咁做...但呢個係你要脫離毒癮最有用...即係同你以前既生活圈子完全 cut 曬 contact，一定要咁做。」

(Angus, 26 歲)

6.2 非政府團體提供有關男同志 CF 服務的角色定位

香港男同志社群中的 CF 是一個涉及同志、毒品(濫藥)和性(愛滋病)的行為，而當非政府團體提供相關輔導、治療和康復服務時，它們在這三者上的角色定位極其重要，影響男同志的參與意欲和機構的服務成效。綜合受訪者曾經接受的服務(以及其他團體)，大致可以將不同組織歸納為三種角色定位：一、以濫藥為定位(例如機構 A、B 和 D)；二、以男同志為定位(例如機構 C)；三、以愛滋病為定位(例如關懷愛滋[AIDS Concern]和受訪者沒有提及的機構 E—主要服務目標是為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吸毒者及家人提供戒毒輔導服務)。以下是受訪者對這三種角色定位的看法：

6.2.1 以濫藥為定位：George 和 Clement 均將重點放在毒癮方面，前者指出戒毒機構無論在濫藥輔導和治療服務的知識、資源和經驗上都較其他機構優勝；而後者認為與其有需要被轉介，不如直接找尋戒毒機構的協助(特別是有嚴重毒癮之時)。不過，Calvin 和 Michael 也特別提到機構 A 的轉變，例如透過與關懷愛滋和同志友善機構的合作而希望加強員工對感染者和男同志的認識和了解，並在近期開設了一個專為 CF 男同志的戒毒服務，這無疑反映了其他角色定位的重要性。

「我諗戒既話真係去番 drugs 既機構...因為其他同志機構或者 AIDS Concern 唔係專係 for 呢樣野...咁佢地個經驗或者知識又係咪真係可以咁全面去睇到咁多野呢？我覺得唔係...[咁你覺得 memba 想戒 chem fun 應該去邊度求助呢？]我都會覺得始終佢地都係做一啲所謂 drugs 既 service...我覺得呢樣野係好專門既野...唔係話一般做 gay 既團體會做到...其實我諗緊個 resources 佢地足唔足夠...同理專係做呢樣野既時候...個資源或者 experience 上面一定係好支持去做到呢樣野。」

(George, 32 歲)

「如果真係要比我揀既...即係可能當時毒癮係比較大...我可能會聯絡一啲戒毒機構先囉...因為始終如果 HIV 啲啲你又要轉介過去...問完個情況之後你都係要

轉介...咁我不如直接去搵番相關嗰個(機構)。」

(Clement, 34 歲)

「佢地(機構 A)本身有宗教背景...我就見証住佢哋嘅 transition...點樣由一般人去到同志友好咁樣...之前佢哋話唔係好識 handle 同志 case...佢哋都話壹仔零仔係咩嚟嫁?之後同關懷愛滋既同志友善機構做一啲合作活動互相認識...當中個負責人,一個感染者一個同志...佢地個心態係點樣...一開始大家都幾有隔膜唔知傾佢好...大家點樣睇同志啦,即係嗰個相處係點呀,例如講到戀愛呀,我點樣稱呼你嘅伴侶呀?咁樣好放心大家去講出嚟,呢啲就係 transition 之後。」

(Calvin, 25 歲)

「佢地(機構 A)開咗個新 project 專 for gay 嘅戒毒...我覺得分開咗好啲...[好嚟邊度呢?]我哋會同嗰啲人有啲聯繫,即係 gay 嗰個話題上面...(不過)啱啱開始咋。」

(Michael, 27 歲)

6.2.2 以男同志為定位：Angus、Keith 和 Michael 明確地指出機構對男同志文化認識的重要性，例如 Angus 分享之前在機構 D 的經驗是要隱藏自己同志的身分(社工得悉之後竟勸他「轉直」)，甚至要裝作成異性戀者，以免遭人歧視，故傾向尋求同志(友善)機構協助，認為它們對同志和 CF 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認識；Keith 則分享之前在機構 C 接受服務的經驗，他起初都覺得與機構的女社工在提及同志和 CF 文化方面的溝通有點困難和尷尬，但已較直男優勝，因為他覺得直男或者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機構會帶有恐同色彩而不會同情共感地提供服務，他特別提到不少機構的社工還是採取故步自封的態度而不欲了解同志文化，由此帶出機構以同志為定位的重要性；至於 Michael 也分享了在機構 A 接受服務的類似經驗，即覺得與其他非同志的參與者顯得格格不入而難以進一步認識和溝通，所以傾向接受以同志立場出發的機構或個人所提供的服務，這未必一定是男同志，但至少是同志友善和了解同志文化。不過，Issac 則認為雖然專門為同志而設的服務有可取的地方，但如果能夠與其他非同志的參與者相處的話又會較似一個「正常」的社交生活，故他認為以同志為定位的服務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機構 D)見到好多人，因為係集體住宿，十幾個人一個社...咁嗰度啲人就肯定唔係 chem fun，係黎自五湖四海...我遇過兩個 memba...但係我個社啲人全部都唔係 memba 黎...佢地已經結晒婚...有黑社會底嗰類既吸毒人士黎既...即係要同佢地相處...佢地知唔知你係 memba?」梗係唔知啦，除左社工，其他全部唔知...咁我就一定要扮直架啦...無辦法...因為我始終都話你唔知佢地對同性戀既睇法係點...唔係好方便咁樣係度(come out)...咁所以一定唔會講出黎...我諗搵同志機構會好啲...你搵戒毒中心，即係好似(機構 D)係專做戒毒既話呢...佢地其實(對

CF)係零認識既...即係直至到我入去啲社工先知原來有咁既事...咁同志機構至少都對 chem fun 有認識...當然佢地冇戒毒既認識啦...[但係你覺得同志機構對 chem fun 朋友黎講既角色係重要既?]都係架...重要既...當然要真係戒毒...咁我覺得都係要搵戒毒機構幫手既...但係如果你話要去初初對呢啲 chem fun 認識呀...我諗會搵又識同志既文化又識戒毒。」

(Angus, 26 歲)

「如果你話 memba 要戒毒，梗係搵番啲 memba 自己人會好啲...一我唔使俾人歧視，二我講既野人地會明講緊啲咩，呢樣野係最緊要既...[點解你會搵到(機構 C)?]我睇 facebook 見到，跟住就話可以傾下，因為個結仍然喺度...跟住我仲要好衰咁，你搵個小姐(中心的女社工)同我傾?我唔知點同佢講嘢，好難開口...有啲忐忑，唔知點同佢講，個陣時有啲野我講得好唔入肉，即係尷尬咁...有啲野停左喺度...可以點樣修飾下先講出黎...[你覺得佢唔明?]我知佢明，但我過唔到我個關呀，例如我俾人屌緊既時候...我直接同佢講俾人屌緊呀?我諗我出唔到口呢幾隻字...我會覺得有啲尷尬位，我唔可以好畫公仔畫出腸啲咁...[其實佢都明咗應該?]係...但我過唔到自己個關，我覺得始終女仔，唔好講到咁白好啲既...[但係直至而家呢仲有冇呢層隔膜呢?]都有...我唔想講得太 details...有啲係固步自封得好緊要...啲咁機構仍然企係八九十年代既位，唔郁就唔郁...仲停留係魚塘既年份，而家係去左 apps，唔洗睇真身唔洗睇相...傾兩句已經可以出黎 fun，你仲停留啲日子...sorry 呀魚塘剩返幾多個呀?你而家搵間魚塘都難，你係魚塘搵人就更加難...我上個 apps 唔洗周圍搵呀...你仲係度講緊啲野...你打開門做緊社福，你唔係去幫人，而係企係到固步自封咁，我使乜搵你呀...你要 keep 住同呢個圈子前進，你唔好求其搵個阿叔走黎同我講 memba 野，我講成堆野你都剩係明啲幾點，其他野唔明，我講黎做咩呀?浪費我時間...我會係揀 memba 先，跟住 lesbian，跟住直女...首先你會諗 memba 一定同 channel 先，你講既野佢一定會...lesbian 個心態起碼會同你緊貼啲...跟住直女，女仔比較細心有耐性，我雖然覺得有啲尷尬，但係佢會明你講乜野，亦都有心機去聽你講野...你搵個直佬出黎我會覺得佢因為份工，佢會有佢自己一套囉，如果佢教會度有野既話...我會覺得你根本戴住有色眼鏡黎搞事...你會覺得(女仔)始終細心啲...就算佢有啲唔同立場或者睇法既話，我覺得會易溝通啲...但你搵個男人同我講既時候，帶有恐同色彩咁我就更加反感。」

(Keith, 40 歲)

「因為我自己攞啦...咁又要同班直人一齊攞活動嘅時候覺得有啲溝通唔到，同埋個個狀態亦未必一樣，即係 take 嘢個狀態...所以好難同佢咁溝通...[佢咁(機構 A)知唔知你係 memba?]社工會知，但係其他參與者係唔知嘅...因為可能我有啲驚會有女士喺度，我自己會有少少尷尬唔知點解...我又唔想分群，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太過容易傾到計，或者傾啲啲話題...已經溝通唔到...因為佢咁(女仔和直男)要呢樣野嘅目的唔一樣...我哋要呢樣野可能真係 fun 上面搵到嘅...但係我哋唔可以同呢啲女仔講啲咁嘅話題，或者知道大家需要啲乜嘢，點樣去一

齊行過呢個(CF)...[你覺得最好提供嗰個服務係成班都係 gay?]會有個共鳴囉我覺得...定係嗰個機構只要係 gay friendly 就已經 ok 呢? gay friendly...(機構 C)企番係同志立場去講個毒,以多於佢哋(機構 A)淨係講毒囉,佢淨係講毒嘅時候,我就要抽番我自己去配合返佢哋嗰個主題...(機構 C)會喺同志嘅角度去睇毒...起碼我自己知道身邊有相同嘅人發生緊相同嘅嘢,咁之後我就可以同佢有個交流之後得到一啲醒覺,或者學到一啲嘢...Crystal(愛滋病專科醫生)都好了解我哋同志生活嘅環境,但係如果你同一個唔係好識你嘅社工傾,你講一啲嘅內容嘅時候,佢未必好 get 到你講嘅乜,其實係難溝通...gay friendly 已經 ok。」

(Michael, 27 歲)

「其實基本上做 drug 嘅機構就唔會分你 memba, non-memba, 或者 TB...如果你話要啲 memba 全部抽出來咁樣嘅話,咁可能佢就會專業啲,但係其實好似(機構 A)咁,根本佢唔分嘅...你始終都要接觸唔同嘅人,咁其實我又覺得呢個又好似一個 normal life 多啲啲...我(機構 A)見過 couple, gay couple 又有,阿叔又有,有個老婆又有嘅...有啲女仔...咁呢啲其實又真係 social life。」

(Issac, 35 歲)

6.2.3 以愛滋病為定位：Angus 和 Keith 指出若以愛滋病為定位提供戒毒服務的不同關注點，前者認為如 AIDS Concern (AC)的機構會較為缺乏戒毒的知識和資源，而反過來說機構 A 也未必太了解 HIV 感染者的情況，所以兩者需要通過合作以提供相關服務，又或者會有 AC 將個案轉介機構 A 的情況出現；至於後者所關注的是愛滋病標籤的問題，認為參加愛滋病相關機構的活動很可能使人尷尬或卻步而拒絕接受服務。

「[咁你點定位 AIDS Concern(AC)呢個機構?]專做 HIV 囉...[咁佢係 AC 點處理入面玩 chem fun 嘅 memba?]以我所知佢地就會去機構 A...即係佢地見到多左呢啲咁嘅人,所以先再同 AIDS Concern 合作,專門幫啲 chem fun 嘅人...[即係 AC 都會 refer 啲人過去(機構 A)?]係啦。」

(Angus, 26 歲)

「其實我覺得唔好打正牌號,咩野 AIDS 呀,HIV 呀,我諗唔好打出黎會好啲...即係你覺得外面人行過見到你走入去既時候你會諗 你都係中左架啦,咁會俾人標籤左我唔想囉...例如咁岩可能佢地搞緊個活動...如果你話我自己一個人走入去...我諗我會尷尬,或者我會縮囉。」

(Keith, 40 歲)

6.3 受訪者對服務提供者(非政府團體)的三點建議

6.3.1 朋輩分享和輔導的重要性：Calvin、Keith 和 Clement 很強調 CF 過

來人的分享和輔導絕對較硬性灌輸來得重要，Keith 更認為這可以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但他們建議應該是要向受眾提供全面的訊息(例如 CF 的具體情況、定期血液測試的需要、尋求協助的方法和戒癮前後的轉變等)，讓對方衡量當中的利與弊以作出自己的抉擇。

「仲有啲過來人嘅分享...多啲呢啲嘅平台啦...唔係教科書上面講咗就得...要有真人真事...我好 appreciate 啲人去做分享...唔好講話咩不可一不可再，不如你正面啲...公開去講...有好同唔好嘅睇法...如果你只係掩蓋住一邊嘅話呢...你就好想睇第二面，但當你攤開曬之後...教導人啲點諗呀，或者等佢自己有個 conclusion，起碼佢有自我思維...要衡量過當中特質...有冇諗下做唔做測試，會唔會考慮自己有冇感染呀...需唔需要幫助呀...呢啲係有啲效用嘅...同時我覺得有個真人同佢 real time 傾啦。」

(Calvin, 25 歲)

「[如果有機會搵你以過來人分享你 ok 既?]係呀，我樂意既，我覺得呢啲叫做生命影響生命，做到一啲咪做到一啲囉，即係救得幾多得幾多啦...你話要去到零吸毒係有可能做到既事...你有可能禁得晒既...試完佢感覺上覺得 high 既時候佢就沉左落去架啦...到佢真係自己感覺上要戒或者要遠離既時候...我同呢班人講要走嫁喇...即係等於你去旅行，我俾一個好有限期既時間你去旅行啦，玩到一日你仲會諗起屋企既時候你總會返屋企架...你總有一日會劫...你咪返屋企囉。」

(Keith, 40 歲)

「可以既最好搵一啲過來人去轉達番個訊息會好過你係咁灌輸一啲訊息比人地...搵番一啲真係已經成功戒左既人講番個唔好處呀...戒左之後有啲乜野，即係個人有啲咩改變...即係分享啲啲型式，我會覺得好過你不斷係咁灌輸一啲野囉。」

(Clement, 34 歲)

- 6.3.2 緩害(harm reduction)的考慮和兩難：既然香港男同志社群已有一部分人有 CF 的習慣，與其政府再三強調「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 say no」的禁毒宣傳口號，受訪者如 Calvin、Unicorn 和 Cyrus 便提到緩害策略的可行性。Calvin 和 Unicorn 建議參加台灣民間同志組織的做法，由非政府團體出版一些針對 CF 安全用藥、減量停用和風險處理等的指引手冊，又或者嘗試聯絡 CF 派對組織者以宣傳緩害的訊息，Cyrus 也認為如何有效控制用量比全面禁絕更為有效。不過，亦有受訪者如 Osman、Ivan 和 Bosco 指出當中的兩難，擔心這些緩害措施會吸引更多男同志嘗試 CF 而使情況「惡化」。

「Harm reduction 就係以台灣為鑑，譬如佢地既同志社群出埋成本嘅刊物呢話點樣玩，玩到咩程度會有啲咩快感，同理有幾唔好啦，可以玩得有幾安全呀...係從

人本嘅角度，咁既然都差左隻腳落去食 drugs，不如安全啲食啦...[類似 high and safe 既概念？]係呀，呢個早就應該去支持，我要重申關懷愛滋嘅前總監已經係提出過嫁喇就係 harm reduction，但嗰陣時議員(前立法會議員黃成智)反對...譬如 approach 啲 party host，就算佢哋都玩 chem 都可以做啲宣傳呀，喺佢哋嘅場嗰度派傳單呀做下 harm reduction 點樣玩呀...其實好多土製藥劑師...起碼係由 host 嗰個立場講畀你聽，你都會比較接受啦...同埋啲 host 佢哋自己都會鑽研下...同埋我學習玩 chem 嗰陣時都係摸摸下...即係唔知會遇到好人定壞人...咁不如自己都有本天書識少少武林秘笈，同埋知道自己可以承受嘅程度去到邊呀...但政府一講出嚟就有個形象喺度...我就係高官我高高在上。」

(Calvin, 25 歲)

「即係等如台灣...你有 guideline 可以去到邊...都有好多人其實唔知道自己想點，唔知道自己究竟應該食幾多，同埋唔知道自己可以 handle 幾多，例如我 1.8ml 到 2ml 既(G 水)，其實有啲人 0.5ml 已經死架啦嘛，咁如果佢聽到話 1.8ml，佢自己又唔知咪出事囉...因為冇一個好明確或者好權威既指引...咁又唔使政府出面既呢啲野，咁你喺 underground 滲出黎囉嗰啲資訊...[你覺得有用既？]有用。」

(Unicorn, 39 歲)

「政府而家係不可一不可再啦，即係話如果掂左既話你都基本上返唔到轉頭啦...咁我覺得有小小 extreme 既，因為始終你而家站在一個角度就係你要唔掂果班人一世都唔好掂呀嘛...但係最慘既係當個 population 係掂多過唔掂，咁即係話未掂嗰班好大機會都會被影響，咁呢個 scenario 之下你究竟係咪應該將你嗰個宣傳手法轉另一個角度呢...即係當成個 population 其實七成八成既人都已經知道 chem 係一啲咩黎，又或者有一定認知既時候，你會唔會仲不可一不可再呢...咁應該用更加 educational 既層面去講囉...其實我覺得 gay community 係 knowledgeable，即係對好多野都好清楚...只能夠做既野就係你必須要確保佢做既 decision 係 controllable 同埋 measurable...因為政府其實出呢啲(禁毒) 宣傳係 target public 而唔係 target gay community，咁如果佢真係向著兩個方面既 community 去 concern 既時候...我相信兩個宣傳係應該唔同既...而唔係 exactly the same...我相信 memba 嗰班一見到個宣傳鬼睬你咩。」

(Cyrus, 31 歲)

「其實有時會係知多左，就會啲人放鬆左...咁當然有啲係知多左會警惕多左既，咁但係有啲唔係呀嘛，有啲係知多左就放鬆多左架嘛[即係更加會去玩？]係呀...我既然都知道佢係點，咁我試一次半次無壞架姐，咁我唔排除會有啲人係咁樣諗法。」

(Osman, 24 歲)

「但係調返轉嚟講，係咪真係要去 promote...調返轉會唔會啲人覺得可以咁樣...鬆懈咗呢...我反而覺得唔好。」

(Ivan, 24 歲)

「有一個風險就係，你講得 chem fun 嘅內容講得愈仔細就會愈吸引到啲人去試

既...所以我覺得嗰個教材要小心啲去寫...我諗志願機構係可以，容易啲做到，但係政府無可能咁做...即係都有睇外國啲網站，即係有教每種毒品既過程中有咩作用，咁佢都有講到點樣玩得安全啲既，唔係淨只話戴套，例如你吸冰...你用同一枝飲管，其實有風險啦，可能個口有傷口啦...同嘛仲有 **slamming**，或者你灌啲人後面...同埋嗰都有教邊啲藥唔可以撈嘛一齊食...佢有教邊啲藥唔好同啲 **HIV** 既藥物一齊食...佢地如果要繼續玩落去，點樣玩囉。」

(Bosco, 27 歲)

6.3.3 服務提供者的態度: George 和 Calvin 均認為每個男同志玩 CF 和戒癮與否的原因都不盡相同，機構前線員工確實需要真誠地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故事才能夠對症下藥，否則就如 Hugo 和 Keith 所說若果社工只是抱著打工心態的話，他們便會感到不被關心和尊重而拒絕接受服務，甚至對機構反感；而 Michael 的情況正正反映出醫護人員的處事態度影響了他對自身行為的反省程度。

「叫人玩或者唔好玩其實係一個好 **tailor made** 既野，即係佢要玩既原因同佢要唔玩既原因其實每個人都有佢唔同既諗法或者唔同既需要...咁要去做一個 **campaign** 去滿足曬所有人係好難既事...其實要從多方面去諗究竟 **gay community** 玩 **chem fun** 既原因係咩野呢，咁你要滿足到嗰啲原因先至可以去講話叫人地 **quit** 呢樣野而去做其他野...其實齋叫人停冇意思，因為齋叫人停既話其實佢有啲位佢本身好想要但係滿足唔到既時候...佢一樣會落番(CF)。」

(George, 32 歲)

「其實想要啲乜嘢呢個行為背後...喺當中想搵一個友好社交甚至愛情嘅平台？**Chem fun** 其實比想像中更難...亦都發現自己心目中渴望緊嘅係一啲愛情、被愛感、安全感、社會歸屬感...同埋唔一定由 **chem fun** 去得到。」

(Calvin, 25 歲)

「我覺得佢哋有時係為咗一個職責而關心我，或者係同我傾計...其實都唔係話太幫到我啲機構，因為我覺得佢哋只係打份工咁樣，關心我咁樣。」

(Hugo, 25 歲)

「最緊要係有人關心，要佢肯講...當佢想戒就會講...如果有啲人唔肯講好內斂點算呢，咪慢慢氹囉，你有愛心，人好簡單既，我會覺得你有愛心對佢，佢就有愛心對你...你真心對佢，佢 **feel** 到就會同你講，一個幾內斂既人都會同你講...你有愛心等於我去九龍灣社工同我講好忙呀冇時間理你呀...佢可以咁...我覺得你根本冇心對我你就唔好坐喺度啦。」

(Keith, 40 歲)

「[瑪嘉烈醫院知唔知你玩 chem?] 知啊！佢哋叫我唔好玩...因為驚啲藥有反應...佢話呢啲藥食完之後驚影響你有抗藥性，你會麻煩啲，其實我都知道，我都驚...[佢哋語氣態度係乜嘢口吻?] 係關心你，都舒服，你覺得好似媽咪咁...我聽

完之後我好後悔，覺得好唔應該…我好內疚，我知道唔好，我戒啦，但係要俾啲時間，仲比時間！你仲想要啊！[呢啲阿媽式說話你受唔受先？]受既…鬧啲啲就唔受啦…好似唔係好體會到我嘅心情！」

(Michael, 27 歲)

7. 受訪者對現時禁毒宣傳的看法

在「零容忍」的禁毒政策下，無論政府和非政府團體的宣傳都是以提倡「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 say no」的訊息為主，但一方面正如受訪者 Osman 所說 Chem Fun 的重點是「fun」而非「chem」(CF 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吸毒行為)，故認為這個訊息未必能直接針對 CF 男同志，而另一方面不少受訪者均指出禁毒宣傳對於那些從未接觸過毒品的同志可能有效，但對本身已經是玩家來說便完全沒有任何阻嚇作用。

「你玩開 chem fun 唔會理呢啲野…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預防呢…即係未玩 chem fun 既人，同佢地講多啲關於 chem fun 點唔好，毒品既禍害…叫佢地千期唔好試…我覺得呢個係有用既…你一試就返唔到轉頭，即係你唔好話咩所謂自制力。」

(Angus, 26 歲)

「睇下嗰個人本身有冇玩，嗰個人本身玩開既話，可能覺得無咩用，已經玩到麻木咗，但係如果一個冇玩既人就會留意啲字。」

(Hugo, 25 歲)

「如果在於我之前玩緊果陣時呢，我應該唔會理佢架喇…仲係沉迷緊既話…你唔好彈出黎阻住我啦。」

(Clement, 34 歲)

「[有冇警惕作用啊？]冇！根本你上去諗住想 chem fun，咁我就自然會交叉佢…咁你等於食包煙話食煙會心臟病咁樣之嘛，但係你覺得有冇用呀？」

(Issac, 35 歲)

此外，受訪者認為當禁毒宣傳過分強調「不」，或者直接提到 CF 的字眼時可能會帶來反效果，加強他們的好奇心而更欲了解和嘗試 CF。

「係啦…同埋真係覺得咁樣你叫人唔好玩 chem fun…但係你不斷喺個廣告提 chem fun 呢兩個字咁就提左佢玩 chem fun…某程度上…我既角度其實我要去人地唔做一啲野，其實我係應該去做另外一啲野，而唔係提番個樣野。」

(George, 32 歲)

「冇用架…好想一好想再嚟咋…你講個不字，其實人好反叛嘅一聽到個不知就想知道做喇…我覺得係加劇咗個情況添…加強咗人想知嘅好奇心。」

(Calvin, 25 歲)

「可能對我嚟講無咩用，因為有時呢，你越唔叫一個人去做嗰啲嘢呢，佢就越想去試下咁樣。」

(Hugo, 25 歲)

不過，也有部分受訪者留意到禁毒處在 2017 年推出新宣傳口號—「冰會溶咗你個腦」而顯得頗為受落，這可能有別於以往的硬性訊息(例如 Hugo 提到的「企硬！Take 嘢衰硬」)而使他覺得反感)，再加上冰毒是近年主要的 CF 藥物，所以「冰會溶咗你個腦」的口號比較貼近男同志社群的用藥情況而產生警惕作用。除了政府禁毒廣告之外，Osman 和 Michael 亦分別提到同志手機交友程式 Grindr 裡有非政府團體(再思社區健康組織，Community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Intervention, Care and Empowerment [CHOICE])開了帳戶發放 CF 求助資訊和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的 Chem Fun Support 開設 Facebook 專頁，前者認為這個做法可使人直接接收求助資訊，或萌生「停一停，想一想」的提醒意識，而後者則指出專頁上的真人真事分享可以使其感同身受，從而有助作出戒癮的決定。

「其實我覺得最近好似好咗，政府以前用阻嚇，但係佢而家用一啲溫柔少少既做法...佢個 slogan 都改咗啦(『冰會溶咗你個腦』)...以前係 take 嘢衰硬架嘛...但係你 take 完之後都會有機會改返，唔一定係衰硬囉。」

(Hugo, 25 歲)

「好靚呀...嗰個腦嗰個呢...我會欣賞囉...佢成個諗法都好靚，但係 touch 到我...(『冰會溶咗你個腦』)match 啦...所以我就 feel 到，我真係傷害緊自己個腦喎...[呢個畫面係勁過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 say no 呢句 slogan?]因為佢哋真係 feel 到，因為我自己都好驚自己個腦不停受損，我都知佢真係傷咗嘅，同理唔知佢可唔可以返番轉頭...所以呢啲好應到心嘅感覺。」

(Michael, 27 歲)

「我見 apps 寫住 chem fun 但係下面係一堆求助信息架嘛...姐係有...我記得好似係 Choice...總之就係佢個 profile 係整到好似搵 chem fun 既人咁樣既...但係你一按入去佢既 details 呢係講啲求助信息呀...或者你停一停，諗一諗呀咁既 message，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幾好既 idea，我有幾次真係睇緊既時候，突然之間按入去...係真係會有突然之間停一停既感覺...咁我相信對一啲真係 take 緊野既人係有幫助。」

(Osman, 24 歲)

「Facebook page 寫故事其實幾好...[好係啲乜嘢?]真實囉，同埋我會 feel 到有人同我一個處境，我都希望呢個人可以離開呢度(CF)...或者佢成功離開咗，我就會覺得幾感動嘅...你都需要某啲人知道呢樣野(CF)有幾咁恐怖。」

(Michael, 27 歲)

8. 受訪者對同志、濫藥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三重身分的看法

參與 CF 的男同志可以說是集同志、濫藥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三種社會邊

緣身分於一身，正如是次研究訪問的其中十一位受訪者。對於同志身分而言，他們普遍認為香港社會的接受程度尚可，對同性戀者的態度亦漸趨開放，雖然並非每位受訪者都有向其他人(特別是家人)出櫃，或者有所謂同志驕傲的存在感，但基於同志對他們來說是「與生俱來」，所以已經完全認同自己作為同志的身分。相反，濫藥者和感染者則被認為是一個可「選擇」和「避免」的身分，雖然他們不至於感到自怨自艾，但亦認為是自招的後果。當被問到那一個身分是他們認為最難以啟齒，或者最不被社會接納的時候，絕大部分的受訪者均認為是感染者的身分，例如 Cyrus 和 Angus 認為一般人對 HIV 持有負面態度是很「正常」的反應，前者覺得 HIV 仍然被社會大眾視為禁忌，較濫藥者背負更強烈的標籤，而後者亦指出就連同志社群本身也不太願意接受感染者；Issac 和 Osman 則認為愛滋病病毒的可傳染性是被社會大眾歧視的主要原因，這是源於 HIV 仍被視為不治之症，前者更進一步指出 HIV 與(不安全)性行為或共同針筒等負面行為所產生的道德恐慌。

「HIV 既身份係社會上面一個 taboo...係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因為人既普遍認知...我會認為係一個 public 既人口入面，HIV positive 呢一個 label 係比 drug user 既 label 更加嚴重...可以咁講係戒心，或者係一個負面形象係嚴重過一個 drug user。」

(Cyrus, 31 歲)

「我未有 HIV 之前，其實我認同普通人都係咁既負面態度...even 你係 gay community 既人都會幾唔 like 呢樣野...我嗰陣時會覺得係好難先會有呀...即係好 negative 睇呢件事...又唔係話歧視，但總之你要我同佢做 partner 我一定唔會。」

(Angus, 26 歲)

「因為 HIV 始終都係根治唔到呀嘛...同埋即係始終會有個道德(觀念)，點解你會有 HIV 啊？通常都係 sex，一係就你共用針筒嗰啲，咁兩樣野都唔係一個 appropriate 嘅行為嚟架嘛...[咁點解 HIV 再衰啲呢？]因為 HIV 本身呢樣野你醫唔到，同埋有機會傳染俾人...但係 drugs 唔會咁嘛，都係你自己嘅事，你教人吸毒又係另外一樣野嘞！咁呢個係立心不良啦。」

(Issac, 35 歲)

「因為 gay 同 drug 喺正常既眼中都係自己 control 得到，只要自己唔掂就唔會有機會惹到自己，但係唯獨係 HIV 有傳染性架嘛，[但係你唔同佢搞野都唔會傳染到架啦？]啲人唔係咁諗嘛...雖然普遍既人都會歧視 take drugs 既人...但係基本上總之只要我唔係吸毒既，就算同佢社交我都有問題...普遍既人黎講既認知，只要我唔吸毒，我唔會染上毒癮架嘛，就算同佢同一屋簷下。」

(Osman, 24 歲)

由於受訪者都已擁有這三重身分一段日子，故時間讓他們逐漸正面接受甚至擁護這些「特別」的身分，例如 Calvin 會為自己同志的身分感到驕傲，視用藥的身分為反思和認識自己的一面鏡，並很「positive」地去看 HIV「positive」的身分，令他得以思考自己的人生和變得堅強起來；Michael 則認為這三重身

分讓他的人生充滿色彩，是成長經歷的一部分；Keith 並沒有將此視為負累，毅然接受之餘，亦如 Michael 般看成人生重要經歷；Osman 則自覺用藥和 HIV 的身分可受控制，再加上能夠正面看待自己的同志身分，所以覺得這三重身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點樣形容 memba 呢個身份？]和而不同 inclusiveness 同埋 diversity... proud (of gay identity) 呀，人啲唔認同我都認同，邊個做得到，唔一定個個做得到啦...[咁你點睇 drug 嘅身份？]Reflection 啦...係一面鏡嚟嘅，好似人生摸緊塊好大嘅鏡...我照咗一個面係我從未見過嘅...人有好多唔同嘅面貌，我就透過 chem 可以睇到自己嘅面貌...一個萬花筒入面睇到其中一部分，轉轉下就另一個樣...[HIV positive 嘅身份呢？]Positive 囉啦...我覺得從毒品嗰度拉番我返嚟嘅...因為有 HIV 亦都令我少咗 chem fun...同時令我對感染者嘅服務更加感同身受...再者喺 HIV 上我都有好多人生思考...令我自己堅強啲...因為多左重關卡去搵伴侶...所以覺得好多時都要自己一個面對...與其要不滿呀，咁 negative 落去，不如 positive 啦，覆診可以唔開心覆診亦都可以開心咁覆診...我見到身邊嘅朋友仔感染者有啲又帶口罩又好唔開心...我去覆診冇嫁，同啲護士姑娘傾得好開心...至少要多啲感恩...只係得 HIV 感染，暫時都處理到...變咗 positive 話到明畀你聽其實做人人都可以 positive 啲。」

(Calvin, 25 歲)

「所以我人生味精彩囉！幾特別嘅...呢啲係人啲經歷唔到嘅嘢囉，同埋都算 lucky 呀我依家仲喺度，所以其實都係一種經歷囉...例如如果我溝仔嘅時候，我要諗辦法點樣令佢認同我(幾種身分)，其實都係一種挑戰嚟嘅...我開朗左好多而家...都幾色彩斑斕架...我覺得佢係我生命入面好似填左好多顏色上去...係多咗好多色彩嘅...如果我有左呢幾年，其實我真係唔會去到依家嘅我...雖然我依家仲係一個小朋友啦...但係我已經比以前成熟咗好多，或者成長左好多。」

(Michael, 27 歲)

「我唔會覺得佢係一啲負累，我覺得佢係一啲人生經歷黎架咋...有啲野你要經歷過先知係啲咩野黎...可以講你試過先會知痛...講真你出到主流社會同人講你去 take 野同埋你有 HIV，其實出面已經覺得你無藥可救架啦，咁但係喺我身上發生左，我咪將佢變成一個故事囉...[其實你係咪好正面接受晒呢三個身份呀？]我接受嫁。」

(Keith, 40 歲)

「我又覺得無咩野既...即係我自己知道 HIV 其實冇咩野既...咁 drug 我都 controllable 既...咁 memba 呢個身份我自己本身都唔係特別 care...咁即係一個身份我唔特別 care，HIV 我知道其實係 controllable，chem 或者 drug 我都 controllable 既，咁呢三樣野其實我都 controllable 囉。」

(Osman, 24 歲)

總結及政策建議

本報告的問卷調查章節是整理 340 份網上問卷，而以呈現 55 位 CF 男同志在用藥方面的情況和看法為主，也有顯示非 CF 男同志和只曾用芳香劑的男同志對

CF 的看法。

香港男同志參與 CF 的原因主要是與性有關，亦涉及一些複雜的心理因素(例如壓力、好奇和解悶)，而社交的建立並非初期接觸的原因(但在持續進行 CF 下可以產生獨特的同志[社交]空間和營做同志社交性)。同志手機交友程式是男同志最常尋找 CF 的途徑，因此很大機會找到新的性伴侶或非穩定性伴侶作為玩樂對象，但與此同時我們亦要留意同志用藥可以是與別人的性互動或跟性完全無關。

CF 男同志通常透過朋友或性伴侶得到藥物，也有一些是自行跟毒品拆家購買，而他們最常使用的藥物是冰毒、偉哥、芳香劑和 G 水，約有四成在一個月內會進行起碼一次 CF，而有為數一半通常不會(少於 25%)使用安全套進行肛交，至於曾經注射毒品或目睹其他人注射毒品的約有四成半。

CF 男同志中約有三成或以上分別出現食慾不振、失眠、記憶力或判斷力衰退、抑鬱或情緒波動、容易煩躁、嘔心或嘔吐、昏睡、說話含糊、脫水、患上性病、感染 HIV，以及幻覺或幻聽的後遺症。此外，雖然有六成的 CF 男同志自覺沒有出現成癮問題，但同時亦有超過五成是希望可以完全停止或減少次數或用量。CF 男同志會最先考慮同志濫藥支援服務計劃和一般同志服務機構來處理 CF 帶來的身體問題或者戒癮，但亦約有三分之一不打算向任何單位或機構求助。

對於 CF 男同志而言，高達八成同意或非常同意 CF 帶給他們一種愉快的感覺，並且約有三成認為在沒有毒品的情況下便難以享受性愛。在性行為方面，超過五成認為 CF 時不會使用安全套，甚至作出一些在正常性交的時候不會做的事。此外，雖然有大約七成知道自己如何避免過量服用藥物和自覺有能力控制用藥的份量和次數，但同時亦有超過六成認為毒品對自身的生活構成負面影響，而接近七成認為同志社群發放 CF 的資訊不足。

對於非 CF 男同志和只曾用芳香劑的男同志而言，大約四成認同 CF 成為男同志社群一個普遍現象，亦有相當比例的男同志曾經被邀請參與 CF，他們絕大多數指出 CF 確實會帶來不同的負面影響並難以作出自我控制，也與 CF 男同志一樣接近七成覺得同志社群發放 CF 的資訊不足。

至於本報告的深入訪談章節是透過整理十五位受訪者過往(最早的在 2005 年已有用藥經驗)與現在的 CF 經驗，從而建構香港男同志社群的 CF 歷程，總共分為以下八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綜合男同志初次接觸 CF 的原因和反應，香港男同志社群的用藥行為可追溯至九十年代末期到二千年中期的狂野跳舞派對，當中所衍生出來的 CF 便

以搖頭丸和氯安酮等軟性毒品為主，而到二千年末期是為男同志社群用藥行為的轉捩點，CF 正式從狂野跳舞派對脫勾而走向地下化和零散化(以及因同志手機交友程式的流行而使 CF 普及化和年輕化)，冰毒和 G 水成為主要的(性)派對藥物，但受訪者均表示初次接觸毒品之前其實對其沒有深入的認識，並認為毒品一直以來都是遙不可及的事，而他們最終初嘗 CF 的成因有三：一、男同志手機交友程式將 CF 廣泛流傳；二、好奇心的驅使和及時行樂的心態；三、應付負面情緒壓力。他們在初次接觸 CF 後大致上會出現四種不同的反應：一、沒有任何特別亢奮和性慾的感覺；二、出現身體不適的症狀；三、享受前所未有的性快感，但隨之而來會是愧疚的感覺；四、進入極度沉迷的狀態以致身心出現不良反應。

第二部分是呈現持續進行 CF 下男同志面對的不同處境，透過受訪者分享其刻骨銘心的故事，我們可以得出五個不同的 CF 處境：一、緬懷曾幾何時出現過的極端(性)快感，以致墜入難以追回的失落感，或者需要吸食更高劑量才能滿足，從而產生負面情緒和過度用藥的情況；二、CF 涉及愛情時帶來的複雜性；三、CF 享樂過後的擔心，例如害怕感染 HIV 或 CF 空間的變質；四、CF 過程中過量吸食毒品後產生如妄想被逼害的幻覺，以致作出傷害他人或自尋短見的行為；五、CF 揭示人性的黑暗面，如被無情拒絕的鬱結或自私自利和報復的心態。此外，CF 往後的發展也可以是將毒品(特別是冰毒)與性逐漸脫鉤，而牽涉到工作效率、自我打發時間和變成賺錢工具等。一般而言，男同志的 CF 生涯可以分為「萌芽期」、「高峰期」、「理性期」和「退卻期」，這並不代表男同志必然順序地經歷這四個階段，只是反映他們在不同階級時期可能出現的狀況。

第三部分是指出 CF 為男同志所帶來的快感(得)與風險(失)，在快感或「得」的方面，他們在 CF 過程中也有令他們享受和得著的地方，這主要見於性愛、社交和自我三方面，並自覺地認為 CF 「豐富」了他們的人生閱歷。性愛方面包括延長性愛時間和提升性快感、實現潛藏內心的性幻想和釋放任性的另一面，以及用藥後產生的轉化作用；社交方面是指 CF 的特殊空間塑造「同志社交性」的可能，理想地形成了「大同」和「太愛」的男同志地下世界；自我方面是男同志透過 CF 的空間得到自我認同感、自我釋放及存在感、自我逃避、自我認識及成長，以及自我學習及轉變的機會；在風險或「失」的方面，他們在健康(包括身體健康、精神健康和性健康)、藥物成癮和性成癮、日常生活(包括工作表現、家庭關係、個人興趣和社交等)和法律(包括被控藏毒罪和被判感化令等)方面承受著不少風險和用藥帶來的後遺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快感或「得」的男同志體驗讓我們進一步理解為何他們在「失」的情況下為何仍然繼續 CF，以及怎樣衡量當中面對的「得」與「失」。

第四部分是探討男同志對 CF 與 HIV 關係的看法，雖然濫藥與 HIV 感染的因果關係仍未有定論(Déaz 1999; Shernoff 2006; Race 2009; O'Byrne and Holmes 2011)，

但無套肛交逐漸成為香港男同志社群 CF 過程中的不成文規定(雖然絕對會有例外的情況)，他們舉出的原因包括：一、吸食冰毒後很容易出現「藥後不舉」的情況，難以順利地戴上安全套；二、場地未必有太多安全套提供；三、要求戴套和詢問在場人士的 HIV 狀況是件麻煩和不智的事；四、迷幻的感覺使人忽視戴套的需要；五、CF 參與者被預期應有心理準備承受感染風險；六、戴套較沒戴套更能享受肛交時帶來的性快感。此外，男同志不一定會在 HIV 感染後完全停止 CF，甚至在性愛過程中進行無套肛交，選擇繼續 CF 或 BBCF 的是因為出現「報復」心態(這只是很個別的極端心態)，或藉在事前已向對方表明自己 HIV positive 的身分、確認自己的病毒數量已達到不能檢測的水平，以及不會主動要求 BBCF 等理由而認為無套肛交的決定是雙方的責任。至於不再繼續 BBCF 的是由於擔心交叉感染或者患上其他性病。

第五部分是闡述男同志在 CF 過程中(特別是用藥方面)的「民間」控制方法，以及戒除 CF 的考量。在戒除方面，考慮戒與不戒的原因和掙扎涉及外觀、健康、行為、愛情、動機，以及性與毒品的超強連繫等因素，而最為關鍵的心態往往是取決於個人是否有足夠決心。戒除的方法可以是刪除毒品賣家的電話號碼和手機同志交友程式來斷絕一切與 CF 有關的聯繫、利用(新)興趣和工作來填補生活上的空間，或者透過如「剃頭明志」的做法來喚起 CF 的「慘痛」教訓。不過，男同志「復吸」或「復玩」(relapse)的情況不時出現，而這又會連繫到上述最為關鍵的心態一個人決心與否。

第六部分是處理 CF 男同志在非政府團體使用服務的情況和意見，包括受訪者對四個不同類型機構有關藥物濫用服務的評價。此外，香港男同志社群中的 CF 是一個涉及同志、毒品(濫藥)和性(愛滋病)的用藥行為，而當非政府團體提供相關輔導、治療和康復服務時，它們在這三者上的角色定位極其重要，影響男同志的參與意欲和機構的服務成效。受訪者在普遍認同這三者的重要性之餘，同時提到機構對同志文化的了解(以及非恐同的開放心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切入點，這可見於他們支持以男同志為定位，或者在濫藥的定位下如何配合同志所需，歸根究底，男同志始終認為 CF 並非單純的用藥行為。最後，他們對服務提供者(非政府團體)提出三點建議，包括：一、朋輩分享和輔導的重要性；二、緩害策略的考慮和兩難；三、服務提供者的態度(專業、真誠、用心和同情共感)。

第七部分是關於男同志對現時禁毒宣傳的看法，他們一方面提到禁毒宣傳訊息未必能直接針對 CF 男同志社群，這是由於 CF 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吸毒行為，而且一刀切式的處理亦未能兼顧男同志的不同情況，例如從未接觸過 CF、視 CF 為娛樂性用藥的行為和出現嚴重成癮狀況等；另一方面也是一把雙利刃，在起到警惕作用時也可能會加強男同志的好奇心，故宜小心處理如用字等所帶來的非預期後果。

第八部分是審視男同志對同志、濫藥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三重身分的看法。當男同志同時擁有這三種社會邊緣和污名化的身分時，感染者仍然是他們最難以啟齒和認為是最不被社會接納的身分(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們是否接受以愛滋病為定位的戒癮[CF]服務)，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因此而自我否定，反而時間會使其逐漸正面地接受甚至擁護這些「特別」的身分，既沒有後悔踏上 CF 的道路，也沒有自怨自艾，強調這三重身分是人生成長經歷的重要一部分。

就著上述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的研究結果，我們作出以下有關香港男同志社群用藥(CF)行為的政策建議：

我們需要肯定的是香港男同志社群中的 CF 是一個涉及同志、毒品和性的用藥行為，並且構成一個男同志獨有的 CF 空間，故理應被視為一個三為一體的現象以作分析和討論，但政府在著手處理相關議題時往往只突顯毒品和性而忽略同志的部分，這可以理解為政府一直以來缺乏所謂「同志」觀點並只把重點放在濫用藥物和愛滋病所帶來的保安(香港的禁毒處是隸屬於保安局)和公共衛生(香港的愛滋病服務組是隸屬於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共衛生服務處)「問題」之上，故男同志 CF 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於禁毒政策和愛滋病防治政策的框架內。

回顧歷史，一九九七前的香港殖民政府於二戰後對毒品如當時的鴉片和海洛英採取禁絕政策(prohibitionist policy)，即將吸食該類毒品視為高風險和犯法的行為而需要受到嚴厲管制，但也同時推出美少酮治療計劃，是唯一由政府領導的緩害措施，而就算一九九零年代危害精神毒品如搖頭丸和氨胺酮的興起也沒有變更相關的政策方向。在這個模式之下，無論任何形式的藥物濫用均屬刑事罪行，而濫藥人士亦會被視為染上毒癮的違法者而需要接受復康治療。因此，香港對毒品一直奉行零容忍的政策和對濫藥者傳遞「不可一不可再」的訊息，雖然近年來不少機構社工提倡緩害措施的可行性，但特區政府仍然視戒毒為最終目標。此外，香港的禁毒政策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針對異性戀者而沒有為男同志社群制訂任何特別措施，故政府一直沒有留意到男同志社群用藥的獨特性和複雜性。

此外，雖然香港政府在一九八四年正式呈報首宗愛滋病病毒個案，但直至一九九零年才由政府委任的非法定組織—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制訂首份愛滋病防治政策，並以緩害的措施為方向(harm reduction policy)，例如推行愛滋病病毒血液測試、推廣正確使用安全套和不鼓勵性濫交等，故在處理男男同性行為時沒有以禁慾、懲罰和復康為目標，而希望向主要的高危社群提供度身訂做的計劃。當愛滋病政策涉及濫藥問題時，重點也只是放在共用針筒的注射毒品人士，而完全忽略了男同志 CF 中毒品與性的聯繫。

由此可見，這兩個政策很明顯地未能互相配合，而參與 CF 的男同志正正反映出

當中的政策盲點。首先，從香港特區政府的角度，CF 從不被視為一個同志「議題」，而是毒品(保安)或愛滋病(公共衛生)的「問題」；第二，從香港禁毒政策的觀點，濫藥者(無論是男同志與否)都必然會被視為染上毒癮的違法者，故無論是自願還是強制參與計劃都是以戒毒為大前提。當 CF 的男同志使用相關的社區戒毒治療服務時(如受訪者 Angus 和 Stephen 分別尋求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轄下的路德會青欣中心和東華三院轄下的越峰成長中心之協助)，這些戒毒機構都只是處理其「濫藥」而非「毒品與性」的問題，致使他們的另外兩個身分(同志和 HIV positive 身分)難以融入戒毒機構，這可能與香港不少戒毒機構具有宗教背景有關(如受訪者 Keith 指出這些機構均帶有恐同色彩或對同志文化沒有與時並進的認識)，當中的機構工作者未必有足夠的知識和技巧應對男同性戀者的處境和愛滋病的情況(如受訪者 Angus 指出香港戒毒會轄下石鼓洲康復院的社工曾建議他「變直」)，又或者完全不明白 CF 空間在男同志社群的獨特性，故男同志因自覺不被對方了解而不願披露自己的同志身分和毒品與性的關係；第三、從香港愛滋病政策的視野，CF 的男同志雖然被認定是其中一個高危社群而需要向其提倡緩害措施，但同樣地當 CF 的男同志找尋相關的社區愛滋病服務時只能處理他們的「愛滋病」而非「毒品與性」的問題，這是由於機構的醫護人員缺乏相關處理濫藥的知識和技巧。由此可見，香港的禁毒政策和愛滋病政策均未能適切處理 CF 這個「同志—毒品—性(愛滋病)」三為一體的香港男同志現象。針對以上情況，本研究嘗試作出以下三個層次的建議。

政策層次

正如前述香港男同志社群的 CF 是一個涉及同志、毒品和性(愛滋病)三為一體的行為，再加上 CF 男同志的用藥行為有別於傳統濫藥者(如吸食海洛英)和年輕(異性戀)濫藥者，故我們必需檢視現時相關政府部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禁毒處和衛生署)在處理 CF 這個新興男同志現象的互通性，從而制訂一個較為整全的策略(holistic approach)。

首先，禁毒處對藥物的政策只注重「打擊毒品」而忽略「緩害」，但由於不少男同志已將 CF 視為娛樂性用藥(recreational drug use)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性玩樂)行為(例如部分受訪者就算在感染 HIV 之後也未必會完全停止 CF)和願意承擔 CF 帶來的風險，故在近乎不可能完全杜絕男同志 CF 的情況下，「緩害」可以說是最貼地和最實際的方法去盡量減輕 CF 所帶來的風險(特別是在藥物成癮和 HIV 病毒感染方面)，這裡可以嘗試參考鄰近的台灣地區如何透過同志民間組織(例如台灣的「煙嗨牛莖學園」[<https://oxfxck.wordpress.com>]，成員來自社工、醫療、社交媒體、出版與音樂等不同專業領域)向男同志社群推廣跟 CF 有關的緩害措施，並讓社會大眾從健康、醫療、心理、法律與生活等各種層次理解 CF 文化與使用者，故政府應該與非政府團體如同志(友善)或愛滋病組織、提供 CF 濫藥

服務的機構等成立跨界別合作小組，邀請醫護人員、社工、CF 男同志社群、HIV 感染者和學者等商討「緩害」的可行性。

其次，衛生署應該積極考慮向高風險男男性接觸社群提供「暴露前預防藥物」(PrEP)和「暴露後預防藥物」(PEP)的可行性、費用、副作用和執行方法等，這可與非政府團體合作推行先導計劃並檢討成效。

最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應該積極考慮訂立《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創造一個沒有歧視和同志友善的社會環境可作為一個保護性因素，從而減少男同志較容易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情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與此同時，政府亦應持非污名化和開放的態度以資助和執行相關計劃。

社會服務層次

香港非政府團體為 CF 男同志提供服務時應該需要整全地處理「同志—毒品—性(愛滋病)」三者複雜的關係。

首先，團體應該與醫護人員、心理學家、社工、學者、HIV 感染者和男同志(CF) 社群等通力合作，商討專業和合適的治療和康復策略。但問題是這些團體應該三者並行，還是應以其中一方為出發點再加另外兩者作配合呢？若是後者的話，又如何選擇哪方面作為出發點呢？事實上，現時 CF 相關的服務提供者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轄下的 PS33 藥物濫用者輔導服務(PS33)(以戒毒角度處理 CF)、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的 Chem Fun Support(以同志角度處理 CF)和東華三院轄下的沙馳四號計劃(SACH-IV) (以愛滋病角度處理 CF)都有點近似後者的模式，即由各自的專業範疇為出發點而延伸到 CF 的處理，但由於這些服務均只是處於初始階段，我們建議日後為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以檢討成效。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機構的角色定位如何，受訪者(包括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的研究結果)均指出同志友善態度和機構對同性戀文化的認識是極其重要的，故機構務必提高同工對同志議題的敏感度，機構之間亦宜加強合作，交流彼此的專業範疇經驗。

其次，機構也可以參考治療酗酒問題的「AA 模型」(Alcoholics Anonymous, AA Model) 及其延伸的「NA 模型」(Narcotics Anonymous, NA Model, <https://www.na.org/>)來幫助男同志處理 CF 問題(即近似朋輩輔導計劃)，機構安排參加者出席聚會，並且邀請過來人或仍在 CF 的人分享自身經驗(戒與不戒的原因和掙扎)和心路歷程，從而讓參加者反思自己的 CF 行為和所面對的處境或困局，最後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

最後，不少受訪者也提出非政府團體在處理 CF 角色上的重要性，我們建議後者

提供以下的服務：一、提供適合 CF 社群文化的輔導服務；二、提供 CF 行為套裝(例如毒品資訊、安全套和潤滑劑)；三、提供同志友善的戒癮和復康服務；四、舉辦其他身心有益的活動作為替代品，用以吸引男同志參與，讓他們有種被佔據的感覺和擴展其社交生活；五、善用社交媒禮(例如 Facebook page)進行宣傳推廣；六、在進行驗血服務時了解他們 CF 的經驗(如有的話)，以了解他們參與 CF 的原因和所認知的風險；七、直接接觸 CF 社群以講解 CF 帶來的健康和法律風險。

個人層次

非政府團體可以嘗試安排醫護人員、心理學家、社工、過來人或學者等與 CF 男同志共同訂立度身訂做的個人控制(緩害)策略，這裡可以參考研究結果(深入訪談)中受訪者對 CF 的(用藥)控制和戒除部分(5.1.1)提及過的十大注意事項，包括：一、要懂得控制用藥的劑量；二、提醒自己和別人不要過度用藥；三、適當時候保持自我「清醒」；四、提高自我警覺性和要懂得照顧自己；五、盡量找信任的人作伴(特別是初次接觸 CF)；六、要懂得如何「解毒」；七、要懂得收放自如和尋求協助；八、為自己訂立底線；九、要懂得如何處理過度用藥；十、撰寫 CF 日記提醒自己，從而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娛樂性用藥者。

附件一：深入訪談問題大綱(只有英文版)

1. First Experience of CF

- ✓ The first and current engagement of ‘Chem-Fun’
 - When and how do you firstly come across with the term ‘Chem-Fun’?
 - How and why do you have the first attempt of ‘Chem-Fun’?
 - What is your first experience of ‘Chem-Fun’?

2. Subsequent Experience of CF

- ✓ The motivations of engagement
 - Why do you engage in ‘Chem-Fun’ thereafter?
 - How do you get the ‘Chem’
 - How often do you play ‘Chem-Fun’?
 - How long do you take part in one session of ‘Chem-Fun’ normally?
 - Where do you play ‘Chem-Fun’ normally?
 - Do you organize or arrange ‘Chem-Fun’?
 - Have you been the party host before?
 - How much do you need to pay for each session of ‘Chem-Fun’?

3. Processes of CF

- ✓ The types of sexual and non-sexual activities
 - What do you like and dislike playing in sex?
 - Do you play safe sex or barebacking?
 - What will you do other than taking drugs and having sex in ‘Chem-Fun’?

4. Evaluations of CF

- ✓ The effects and feelings after taking ‘Chem’
 - What are your feelings of each ‘Chem’ you take?
 - Are you getting ‘high’ in every moment?
 - What will you do when not ‘high’?
- ✓ The pleasures, encounters, and emotions in relation to ‘Chem-Fun’
 - What are the wildest things you do in ‘Chem-Fun’?
 - What are the immediate feelings after playing ‘Chem-Fun’?
 - Do you ejaculate during or after ‘Chem-Fun’?
 - Have you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emotions: happiness, unhappiness, enjoyment, disappointment, jealousy, longing, boredom, shameful, guilt, fear, sadness, anger, depression, evilness, and regret?

- Have you had any bad or unpleasant experience of ‘Chem-Fun’?
- What are the pleasures brought by ‘Chem-Fun’?
- Can you share some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 Why do you like playing ‘Chem-Fun’?

5. Risks of CF

- ✓ The risks and dangers associated with ‘Chem-Fun’
 - Do you have any side effects?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physical, mental and legal, and impact on personal life, work lif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of playing ‘Chem-Fun’?
 - Why do you still choose to play ‘Chem-Fun’ if it is associated with those risks?
 - Do you have any bottom lines in playing ‘Chem-Fun’?

6. Managing Drug Use

- ✓ Addiction and control of drug use
 - How much did you take in one session of ‘Chem-Fun’?
 - Did you overdose before?
 - Do you think that you can manage the drug use or your drug use is at your control? Are you worried about drug addiction?
 - Have you ever felt that you have lost your control or get addicted?
 - How long did you temporarily stop playing CF? Why did you ‘restart’ playing CF again?
 - Have you ever tried to control your drug use? Why do you decide to control? What ways have you used? Any changes on your health and life? Any relapse? What are the thoughts, emotions and behaviors that trigger your relapse?
 - Is it difficult to manage drug use? What is the struggle?
 - Have you thought of decreasing the practice of or even quitting CF? Any struggles of quitting CF? Why did you finally give up quitting CF?
 - What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your quitting?

7. Perceptions on CF

- ✓ The perceptions and self-evaluations of ‘Chem-Fun’
 - What are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Chem-Fun’ and ‘Normal-Fun’?
 - How did you, as a person, change after playing ‘Chem-Fun’?
 - Would you choose to play ‘Chem-Fun’ if you could restart your life?
 - Do you think ‘Chem-Fun’ is important to you?
 - Have you thought of death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CF?
- ✓ The self-image in relation to ‘Chem-Fun’
 - Do you use the term ‘*kap duk*’ to describe yourself?
 - Do you use the term ‘drug abuse’ to describe yourself?
 - Do you use the term ‘sexual promiscuity’ to describe yourself?
 -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drug addicts’?
 -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rug addicts’ and you?
 - Did you ever tell anyone about your practice of CF? If yes, how do they respond? If no, do you feel lonely or like keeping secrets in your heart or your life is splitting into two worlds?
 -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ocietal views toward the practice of CF?

8. HIV and STDs

- Are you afraid of infecting HIV or other STDs?
- Have you ever infected with STDs? Did you get treated? How do you feel about STDs clinics?
- If you get HIV infected, did you tell the HIV clinics about CF?
- What is your current viral load and CD4?
- Have you ever missed taking your ART drug because of participating in CF?
- Have you still engaged in CF even after the diagnosis of HIV positive? Have you practiced safer sex or barebacking? Any special thoughts before, in the meantime or afterwards? Are you worried about cross infection and infecting the others during CF?
- Have you thought of or tried using CF to escape from the reality of contracting HIV?
- Do you think that CF will easily lead to the spread of HIV?
- Do you think that you will stop playing CF if you are HIV positive?

9. Treatment/Service and Education

- ✓ Treatment/service
 - (If the interviewee has struggled to manage drug use)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receiving drug advice or service? Do you know any drug service? What is your impression on them? Would you like to seek help from gay service, drug service or sexual health service?
 - (If the interviewee has received service) Is it helpful? In what ways?
- ✓ Education
 -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have a specific drug education campaign for the gay community?
 - If yes, what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if the interviewee has no ideas, could probe the interviewee with the following: do you think that we should talk about the 'high' of CF? the harm? harm reduction information, etc.)
 - What are your feelings when seeing the ads about AIDS and anti-drugs campaign?
 - Do you think it is good to have apps outreach program or group exploring lust and desire?

10. Overall Views

- ✓ In overall, hav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life before and after playing CF? (Can ask the interviewee to give a score between 0 to 10)
- ✓ Do you think that your life has been changed because of CF?
- ✓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three identities if you have (gay, drug, and HIV positive)?
- ✓ Can you use one sentence to describe/summarize 'Chem-Fun'?

附件二：15 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名字(化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性角色	關係狀況	首次 CF 年份	曾吸食的药物*	CF 頻率	HIV 感染狀況	服務使用	
1	Bosco	27	學士	程式員	10	單身	2014	P, I, G, V, F	1 個月 3 次	Negative	沒有
2	George	32	碩士	社工	0	拍拖	2015	I, P, G, F	1 個月 8-10 次 (現已停止 1 個月)	Positive (CF 前感染) (不能檢測水平)	沒有
3	Calvin	25	碩士	兼職	10	單身	2014	I, V, F, G, P, E, K, M	1 個月 2-3 次 (現已停止 6 個月)	Positive (不能檢測水平)	機構 A
4	Angus	26	中七	兼職	1	單身	2015	I, P, V, G, E	1 星期 1 次 (現已停止 1 年)	Positive (不能檢測水平)	機構 D
5	Hugo	25	中五	待業	10	單身	2016	I, G, V, E, F, P	1 個月 2 次 (現已停止 1 個月)	Negative	沒有
6	Keith	40	中五	文員	0	拍拖	2015	P, I, G	1 個月 7 次 (現已停止 8 個月)	Positive	機構 C
7	Unicom	39	學士	司機	10	拍拖	2008	E, K, I, V, P, G	(現已停止 1 年)	Positive (不能檢測水平)	機構 C
8	Cyrus	31	副學士	兼職	10	單身	2005	E, K, I, G, V, P, F, M, C	1 個月 2-3 次	Positive (不能檢測水平)	機構 A
9	Raymond	34	學士	工程	1	單身	2015	I, G, F, V, M	1 星期 3 次	Positive	機構 C
10	Ivan	24	高級文憑	學生	10 偏 1	拍拖	2014	I, G, V, P	半年 1 次	Negative	沒有
11	Michael	27	高級文憑	兼職研究員	10	單身	2014	I, V, E, K, P, F, M, G, G-S	1 個月 1 次 (現已停止 1 個月)	Positive (不能檢測水平)	機構 A & C
12	Stephen	35	學士	兼職	10	單身	2006	E, K, I, G, F, C, P, M	1 個月 2 次	不知道	機構 B
13	Osman	24	中七	餐飲	10	拍拖	2013	I, G, P	1 個月少次 1 次 (現已停止 3 個月)	Positive	沒有

14	Clement	34	中五	待業	0	單身	2010	E, K, I, G, P, F	1 個月 1-2 次 (現已停止 1 年)	Positive	沒有
15	Issac	35	學士	社會福利	10 偏 1(雙 性戀者)	拍拖(與 女朋友)	2015	I, V, P, G	1 個月 1-2 次	Positive (不能檢測水平)	機構 A

*P (芳香劑), E (搖頭丸), K (氯胺酮), I (冰毒), G (G 水), F (火狐狸), M (大麻), C (可卡因), G-S (G 點液), V (偉哥)

參考資料

- Advisory Council on AIDS. 2017. *Recommended HIV/AIDS Strategies for Hong Kong 2017-2021*.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Health.
- AIDS Concern, Healthy LGBT Community Project (BGCA), Project HERO – MSM Support Service (HKCS) and SACH-IV Project (TWGHs). 2017. *Policy Brief: Responding to Chemsex Addiction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MSM*.
- Braine, Naomi, Caroline Jean Acker, Laurens van Sluytman, Sam Friedman, and Angus C. Des Jarlais. 2011. "Drug Use, Community Action, and Public Health: Gay Men and Crystal Meth in NYC". *Substance Use & Misuse* 46:368-380.
- Boeri, Miriam Clements, Claire E Sterk, and Kirk W Elifson. 2004. "Rolling beyond raves: Ecstasy use outside the rave setting." *Journal of drug issues* 34(4):831-860.
- Déaz, Rafael M. 1999. "Trips to fantasy island: contexts of risky sex for San Francisco gay men." *Sexualities* 2(1):89-112.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6. *HARiS—HIV and AIDS Response Indicator Survey 2016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Hong Kong: Special Preventive Programm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 Green, Adam Isaiah. 2003. " 'Chem Friendly':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Club Drug' Use in a Sample of Urban Gay Men." *Deviant Behavior* 24(5): 427-447.
- Green, Adam Isaiah, and Perry N Halkitis. 2006. "Crystal Methamphetamine and Sexual Sociality in an Urban Gay Subculture: An Elective Affinity."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8(4):317-333.
- Halkitis, Perry N, Jeffrey T Parsons, and Michael J Stirratt. 2001. "A Double Epidemic."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1(2): 17-35.
- Hurley, Michael, and Garrett Prestage. 2009. "Intensive sex partying amongst gay men in Sydney."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1(6): 597-610.

- Klitzman, Robert. 2006. "From "Male Bonding Rituals" to "Suicide Tuesda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1(3):7-32.
- Kubicek, Katrina, Bryce McDavitt, Julie Carpineto, George Weiss, Ellen F Iverson,
and Michele D Kipke. 2007. "Making informed decisions: How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affect the use of crystal, cocaine, and ecstasy among you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drug issues* 37(3):643-72.
- Lau, Sky Hoi-leung. 2014. "Experiencing Risky Pleasure: The Exploration of
'Chem-Fun' in the Hong Kong Gay Community." i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ky Hoi-leung. 2015. *Study on Gay Youths Living with HIV—TKeithr Quality of
Life, Needs and Difficulties*. Hong Kong: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Maxwell, Jane Carlisle. 2005. "Party drugs: properties, prevalence, patterns, and
problems." *Substance Use & Misuse* 40(9-10): 1203-1240.
- Moore, Karenza and Fiona Measham. 2008. "'It's the most fun you can have for
twenty quid': Motivations, Consequences and Meanings of British Ketamine
Use." *Addic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6(3):231-244.
- O'Byrne, Patrick, and Dave Holmes. 2011. "Desire, drug use and unsafe sex: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gay men who attend gay circuit parties."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3(1):1-13.
- Patterson, David A. and Silver Wolf. 2010. "Analyzing HIV/AIDS and Alcohol and
Other Drug Use as a Social Problem."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22:211-225.
- Race, Kane. 2009. *Pleasure consuming medicine: The queer politics of dru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Shernoff, Michael. 2006. *Without Condoms: Unprotected sex, gay men, and
barebacking*. New York: Routledge.
- Slavin, Sean. 2004. "Drugs, Space, and Sociality in a Gay Nightclub in Sydne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3:265-293.
- Sterk, Claire E, Katherine P. Theall, and Kirk W. Elifson. 2006. "Young Adult Ecstasy
Use Patterns: Quantities and Combinations." *Journal of Drug Issues* 36(1):201-
228.
- Stockman, J.K. and S.A. Strathdee. 2010. "HIV Among People Who Use Drugs: A
Global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s at Risk." *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 55(Supp 1): S17-S22.
- Westhaver, Russell. 2005. "'Coming Out of Your Skin': Circuit Parties, Pleasure and
the Subject." *Sexualities* 8(3): 347-374.
- Westhaver, Russel. 2006. "Flaunting and Empowerment: Thinking about Circuit

Parties, the Body, and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6):611-64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IV and Othe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Transgender People: Recommendations for a Public Health Approach*.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msm_guidelines2011/en/index.html (accessed March 19, 2018).

Xu, Jun-Jie et al. 2014. "Recreational Drug Use and Risks of HIV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Chines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ediation Through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hips."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4(14): 642-648.